

世說新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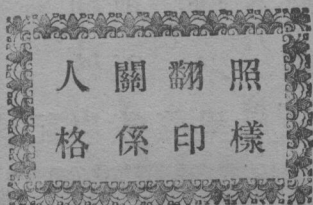


文林

28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初版

世說新語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



照樣印刷關係人格

著者

劉義慶

加註者

劉孝標

標點者

王明

校閱者

周鳳岐

發行者

新文化書社

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新文化書社

各省各書局均有代售

品藻第九

汝南陳仲舉，潁川李元禮二人，共論其功德，不能定先後，蔡伯喈評之曰：「陳仲舉彊於犯上，李元禮嚴於攝下。犯上難，攝下易。」仲舉遂在三君之下，元禮居八俊之上。

【註】 ①續漢書曰：「蔡伯喈，陳留圉人。通達有雋才，博學善屬文，伎藝術數，無不精綜。仕至左中郎將，爲王允所誅。」 ②張璠漢紀曰：「時人爲之語曰：『不畏彊禦，陳仲舉，天下模楷李元禮。』」 ③謝沈漢書曰：「三君者，一時之所貴也。竇武，劉叔，陳蕃：少有高操，海內尊而稱之，故得因以爲目。」 ④薛瑩漢書曰：「李膺，王暢，荀緄，朱寓，魏朗，劉佑，杜楷，趙典：爲八俊。」 ⑤謝沈書曰：「俊者，卓出之名也。」 姚信士緯曰：「陳仲舉體氣高烈，有王臣之節；李元禮忠壯正直，有社稷之能；海內論之未決，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，疑論乃定。」

龐士元至吳，吳人並友之。見陸績，顧劭，全琮，而爲之目曰：「陸子

所謂駑馬，有逸足之用；顧子所謂駑牛，可以負重致遠。——或問：『如所目陸爲勝邪？』曰：『駑馬雖精速，能致一人耳！駑牛一日行百里，所致豈一人哉？』吳人無以難。——『全子好聲名，似汝南樊子昭。』^④

【註】①蜀志曰：『周瑜領南郡，士元爲功曹，瑜卒，士元送喪至吳，吳人多聞其名，及當還西，並會閭門與士元言。』②文士傳曰：『績字公紀，幼有儁朗才數，博學多通。龐士元年長於績，共爲交友。仕至鬱林太守，自知亡日，年三十二而卒。』③環濟吳紀曰：『琮字子黃，吳郡錢塘人。有德行義概，爲大司馬。』④蔣濟萬機論曰：『許子將褒貶不平，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，劉曄難曰：「子昭拔自賈豎，年至七十，退能守靜，進不苟競。」濟答曰：「子昭誠自幼至長，容貌完潔；然觀其插齒牙，樹頰頰，吐唇吻，自非文休之敵。」』

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，問曰：『聞子名知人，吾與足下孰愈？』曰：『陶冶世俗，與時浮沈，吾不如子。論王霸之餘策，覽倚仗之要害，吾似有一日之長。』

劭亦安其言。

【註】 吳志曰：『劭好樂人倫，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事，往來相見，或諷議而去，或結友而別，風聲流聞，遠近稱之。』

諸葛瑾○弟亮，及從弟誕，○並有盛名，各在一國。于時以爲蜀得其龍，吳得其虎，魏得其狗。誕在魏，與夏侯玄齊名；瑾在吳，吳朝服其弘量。○

【註】 ○吳書曰：『瑾字子瑜。其先葛氏，琅邪諸縣人，後徙陽都，陽都先有姓葛者，時人謂諸葛，因爲氏。瑾少以至孝稱，累遷豫州牧，六十八卒。』 ○魏志曰：『誕字公休。爲吏部郎，人有所屬託，輒顯其言而亟用之。後有當不，則公議其得失，以爲褒貶。自是羣寮莫不愼其所舉。累遷揚州刺史，鎮東將軍，司空。謀逆伏誅。』 ○吳書曰：『瑾避亂渡江，大皇帝取爲長史，遣使蜀，但與弟亮公會相見，反無私面。而又有容貌思度。時人服其弘量。』

司馬文王問武陔，『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？』陔曰：『通雅博暢，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者，不如也；明練簡至，立功立事，過之。』

正始中人士比論，以五荀方五陳：荀淑方陳寔，荀靖○方陳譔，荀爽方陳

紀，荀彧^㉑，方陳羣，荀顗^㉒，方陳泰。又以八裴方八王：裴徽方王祥，裴楷方王夷甫，裴康^㉔，方王綏，裴綽^㉕，方王澄，裴瓚^㉖，方王敦，裴遐方王導，裴頌方王戎，裴邈方王玄。

【註】^㉑逸士傳曰：「靖字叔慈，潁川人。有雋才，以孝著名。兄弟八人，號八龍。隱身修學，動止合禮。弟爽，亦有才學，顯名當世。或問汝南許章，「爽與靖孰賢？」章曰：「二人皆玉也：慈明外朗，叔慈內潤。」太尉辟不就，年五十終，時人惜之，號玄行先生。」^㉒典略曰：「彧字文若，潁川人，爲漢侍中守尚書令。彧爲人英偉，折節待士，坐不累席。其在臺閣間，不以私欲撓意。年五十薨，諡曰敬侯。以其德高，追贈太尉。」^㉓晉諸公贊曰：「顗字景倩，彧之子。蹈禮立德，思義溫雅，加深識國體，累遷光祿大夫。晉受禪，封臨淮公。典朝儀，刊正國式，爲一代之制。轉太尉爲台輔，德望清重，留心禮教。卒諡康公。」^㉔晉百官名曰：「康字仲豫，徽之子。」晉諸公贊曰：「康有弘量，歷太子左率。」^㉕王朝目錄曰：「綽字仲舒，徽楷弟也，名亞於楷。歷中書黃門侍郎。」^㉖晉諸公贊曰：「瓚字國寶，楷之子。才氣爽儁，終中書郎。」

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，俱總角爲成器，淮與裴頠樂廣友善，遣見之。頠性弘方，愛喬之有高韻，謂淮曰：「喬當及卿，髦小減也。」廣性清淳，愛髦之有神檢，謂淮曰：「喬自及卿，然髦尤精出。」淮笑曰：「我二兒之優劣，乃裴樂之優劣。」論者評之，以爲喬雖高韻，而檢不匝，樂言爲得，然並爲後出之儁。

【註】○荀綽冀州記曰：「喬字國彥，爽朗有遠意；髦字士彥，清平有貴識：並爲後出之儁，爲裴頠樂廣所重。」晉諸公贊曰：「喬似淮而疎，皆爲二千石。髦爲石勒所害。」

劉令言始入洛，見諸名士而歎曰：「王夷甫太解明，樂彥輔我所敬，張茂先我所不解，周弘武巧於用短，杜方叔拙於用長。」

【註】劉氏譜曰：「納字令言，彭城叢亭人。祖瑾，樂安長。父魁，魏洛陽令。納歷司隸校尉。」○王隱晉書曰：「周恢字弘武，汝南人。祖斐，永寧少府。父隆，州從事。恢仕至秦相，秩中二千石。」○晉諸公贊曰：「杜育字方叔，襄城鄧陵人；杜襲孫也。育幼便岐嶷，號神童；及長，美風姿，有才藻，時人號曰杜聖。累遷國子祭

酒，洛陽將沒，爲賊所殺。』

王夷甫云：『閻丘沖○優於滿奮、郝隆，○此三人並是高才，沖最先

達。』

【註】○荀綽兖州記曰：『沖字賓卿，高平人，家世二千石。沖清平有鑒識，博學有文義，累遷太傅長史。雖不能立功蓋世，然聞義不惑當世，蒞事務於平允，操持文案，必引經誥，飾以文采，未嘗有滯。性尤通達，不矜不假。好音樂，侍婢在側，不釋弦管。出入乘四望車，居之甚夷，不能虧損恭素之行，淡然肆其心志。論者不以爲侈，不以爲僭。至於白首，而清名令望，不渝於始。爲光祿勳，京邑未潰，乘車出，爲賊所害，時人皆痛惜之。』○晉諸公贊曰：『隆，字弦始，高平人。爲人通亮清識。爲吏部郎，揚州刺史。齊王冏起義，隆應檄稽留，爲參軍王邃所殺。』○兖州記曰：『于時高平人士偶盛，滿奮、郝隆、達在沖前，名位已顯，而劉寶、王夷甫猶以沖之虛貴，足先二人。』

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，故王中郎作碑云：『當時標榜，爲樂廣之儷。』

【註】江左名士傳曰：『承言理辯物，但明其旨要，不爲辭費，有識伏其約而能通。太尉王夷甫一世龍門，見而雅重之，以比南陽樂廣。』

庾中郎(敦)與王平子雁行。

【註】晉陽秋曰：「初王澄有通朗稱，而輕薄無行；兄夷甫有盛名，時人許以人倫鑒識。常爲天下士目曰：「阿平第一，子嵩第二，處仲第三。」敦以澄敦莫己若也，及澄喪敦敗，敦世譽如初。」

王大將軍(敦)在西朝時，見周侯(顗)輒扇障面不得住，後度江左，不能復爾，王嘆曰：「不知我進，伯仁退？」

【註】沈約晉書曰：「周顗，王敦素憚之，見輒面熱，雖復臘月，亦扇面不休，其憚如此。」

會稽虞駿，元皇時與桓宣武(溫)同俠，其人有才理勝望，王丞相(導)嘗謂駿曰：「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，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，兼之者，其在卿乎？」駿未達而喪。

【註】○虞光祿傳曰：「駿字思行，會稽餘姚人；虞翻曾孫，右光祿潭兄子也。雖機幹

不及潭，而至行過之。歷吏部郎，吳興守，徵爲金紫光祿大夫卒。○會稽後賢記曰：『潭字世康，山陰人；吳司徒固曾孫也。沈婉有雅望，少與孔愉齊名。仕至光祿大夫。』晉陽秋曰：『孔敬康，丁世康，張偉康：俱著名；時謂會稽三康。偉康名茂，嘗夢得大象，以問萬雅，雅曰：『君當爲大郡，而不善也。象大獸也，取其音狩，故爲大郡。然象以齒喪身。』後爲吳郡，果爲沈充所殺。』

明帝問周伯仁：『卿自謂何如郗鑒？』周曰：『鑒方臣如有功夫。』復問郗郗曰：『周顛比臣有國士門風。』

王大將軍下，庾公問：『聞卿有四友，○何者是？』答曰：『君家中郎，（庾敳）我家太尉（夷甫）阿平，（澄）胡母彥國，阿平故當最劣。』庾曰：『似未肯劣。』庾又問：『何者居其右？』王曰：『自有人。』又問：『何者是？』王曰：『噫！其自有公論。』○左右躡公，公乃止。

【註】○八王故事曰：『胡母輔之少有雅俗鑒識，與王澄，庾敳，王敦，王夷甫：爲四友。』○敦自謂右者在己也。

人問丞相（王導）：「周侯何如和嶠？」答曰：「長輿嵯嶮。」

【註】虞預晉書曰：「嶠厚自封植，巍然不羣。」

明帝問謝鯤：「君自謂何如庾亮？」答曰：「端委廟堂，使百僚準則，臣不如亮；一丘一壑，自謂過之。」

【註】晉陽秋曰：「鯤隨王敦下，入朝見太子於東宮，語及夕，太子從容問鯤曰：「論者以君方庾亮，自謂孰愈？」對曰：「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，臣不如亮。縱意丘壑，自謂過之。」」鄧粲晉紀曰：「鯤與王澄之徒，慕竹林諸人，散首披髮，裸袒箕踞，謂之八達。故鄰家之女，折其兩齒，世爲謠曰：「任達不已，幼輿折齒。」鯤有勝情遠概，爲朝廷之望，故時以庾亮方焉。」

王丞相二弟不過江，曰穎曰敞。○時論以穎比鄧伯道，敞比溫忠武，議郎祭酒者也。

【註】○王氏譜曰：「穎字茂英，位至議郎，年二十卒。敞字茂平，丞相祭酒不就，襲爵堂邑公，年二十有二而卒。」

明帝問周侯：『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？』周曰：『陛下不須牽顓比。』

【註】按，顓死彌年，明帝乃即位，世說此言妄矣。

王丞相云：『頃下論以我比安期，千里亦推此，二人唯共推太尉，此君特秀。』

【註】晉諸公贊曰：『夷甫性矜峻，少爲同志所推。』

宋禕曾爲王大將軍妾，後屬謝鎮西，（尚）鎮西問禕：『我何如王？』答曰：

『王比使君，田舍貴人耳！』鎮西妖冶故也。

明帝問周伯仁：『卿自謂何如庾元規？』對曰：『蕭條方外，亮不如臣，從

容廊廟，臣不如亮。』

【註】按，諸書皆以謝鯤比亮，不聞周顓。

王丞相辟王藍田爲掾，庾公問丞相：『藍田何似？』王曰：『真獨簡貴，不

滅父祖然曠澹處，故當不如爾。」

卜望之云：「郗公體中有三反：方於事上，好下佞己，一反；治身清貞，大脩計校，二反；自好讀書，憎人學問，三反。」

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，時名輩共說人物，第一將盡之間，溫常失色。

【註】 溫氏譜序曰：「晉大夫郗至封於溫，子孫因氏；居太原祁縣，爲郡著姓。」

王丞相云：「見謝仁祖，恆令人得上。」與何次道語，唯舉手指地曰：「正自爾馨！」

【註】 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，謂必代己相，而此章以手指地，意如輕詆，或清言析理，何不逮謝故邪？

何次道爲宰相，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，阮思曠慨然曰：「次道自不至。」

此，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，可恨！唯此一條而已。

【註】語林曰：「阮光祿聞何次道爲宰相，嘆曰：『我當何處生活？』」此則阮未許何爲鼎輔，二說便相符也。

王右軍少時，丞相云：「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？」

郗司空（鑒）家有僮奴，知及文章，事事有意，王右軍向劉尹（惔）稱之。劉問：「何如方回？」曰：「此正小人有意向耳，何得便比方回？」劉曰：「若不如方回，故是常奴耳！」

【註】○郗愔別傳曰：「愔字方回，高平金鄉人；太宰鑒長子也。淵靖純素，無執無競，簡私暱，罕交遊。歷會稽內史、侍中、司徒。」

時人道阮思曠「骨氣不及右軍，簡秀不如眞長，韶潤不如仲祖，思致不如淵源，而兼有諸人之美。」

【註】中興書曰：「裕以人不須廣學，正應以禮讓爲先，故終日頽然，無所修綜，而物

自宗之。」

簡文云：「何平叔巧累於理，嵇叔夜僞傷其道。」

【註】理本真率，巧則乖其致；道唯虛澹，僞則違其宗；所以二子不免也。

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，其失孰多，多謂立惠帝爲重。桓温曰：「不然，使子繼父業，弟成家祀，有何不可？」

【註】晉陽秋曰：「齊王攸字大猷，文帝第二子。孝敬忠肅，清和平允，親賢下士，仁惠好施。能屬文，善尺牘。初荀勗馮統爲武帝親幸，攸惡勗之佞，勗懼攸或嗣立，必誅已，且攸甚得衆心，朝賢景附。會帝有疾，攸及皇太子入問訊，朝士皆屬目於攸，而不在太子，至是勗從容曰：「陛下萬年後，太子不得立也。」帝曰：「何故？」勗曰：「百寮內外，皆歸心於齊王，太子安得立乎？陛下試詔齊王歸國，必舉朝謂之不可。若然，則臣言徵矣。」侍中馮統又曰：「陛下必欲建諸侯，成五等，宜從親始，親莫若齊王。」帝從之，於是下詔使攸之國。攸聞勗統間已，憂忿不知所爲，入辭出，歐血薨。帝哭之慟，馮統侍曰：「齊王名過其實，而天下歸之，今自薨殞，陛下何哀之甚？」帝乃止。劉毅聞之，故終身稱疾焉。」武帝兆禍亂，覆神州，在斯而已。

。輿隸且知其若此，况宣武之弘儒乎？此言非也。

人問殷淵源：「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，云何？」殷曰：「故當以識通暗處。」

【註】 遐與浩並能清言。

撫軍（簡文）問殷浩：「卿定何如裴逸民？」良久答曰：「故當勝耳。」

桓公（溫）少與殷侯（浩）齊名，常有競心。桓問殷：「卿何如我？」殷云：「

我與我周旋久，寧作我。」

撫軍問孫興公：「劉眞長何如？」曰：「清蔚簡令。」王仲祖何如？」曰：「

溫潤恬和。」桓溫何如？」曰：「高爽邁出。」謝仁祖何如？」曰：「清易令達。」

「阮思曠何如？」曰：「弘潤通長。」袁羊何如？」曰：「洸洸清便。」殷洪遠何

如？」曰：「遠有致思。」卿自謂何如？」曰：「下官才能所經，悉不如諸賢。至於斟

酌時宜，籠罩當世，亦多所不及。然以不才，時復託懷玄勝，遠詠老莊，蕭條高寄，不與時務經懷，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。」

桓大司馬○下都，問眞長曰：「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？」劉曰：「極進，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！」桓曰：「第一流復是誰？」劉曰：「正是我輩耳！」

【註】○桓溫別傳曰：「興寧九年，以溫克復舊京，肅靜華夏，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，加黃鉞，使入參朝政。」

殷侯既廢，桓公語諸人曰：「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，我棄去，已輒取之，故當出我下。」

【註】續晉陽秋曰：「簡文輔政，引殷浩爲揚州，欲以抗桓，桓素輕浩，未之憚也。」

人問撫軍：「殷浩談竟何如？」答曰：「不能勝人，差可獻酬羣心。」

簡文云：「謝安南（奉）清令不如其弟，○學義不及孔巖，○居然自勝。」

【註】○謝氏譜曰：『奉弟聘，字弘遠，歷侍中廷尉卿。』○中興書曰：『巖字彭祖，會稽山陰人。父儉，黃門侍郎。巖有才學，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，在朝多所匡正。爲吳興太守，大得民和。後卒於家。』

未廢海西公時，王元琳問桓元子：『箕子比干迹異心同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？』曰：『仁稱不異，寧爲管仲！』

劉丹陽（談）王長史（濛）在瓦官寺集，桓護軍（伊）亦在坐，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，或問：『杜弘治何如衛虎？』桓答曰：『弘治膚清，衛虎奕奕神令。』王劉善其言。

【註】虎，衛玠小字。玠別傳曰：『永和中，劉眞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，或問「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？」謝曰：「安得比？其閒可容數人。」』江左名士傳曰：『劉眞長曰：「吾請評之，弘治膚清，叔寶神清。」論者謂爲知言。』

劉尹（談）撫王長史背曰：『阿奴○比丞相，但有都○長。』

【註】

○阿奴，濛小字也。

○都，美也。司馬相如傳曰：「閑雅甚都。」

語林曰：

「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，每曰：『阿奴比丞相，條達清長。』」

劉尹王長史同坐，長史酒酣起舞，劉尹曰：「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！」

桓公問孔西陽（巖）：「安石何如仲文？」孔思未對，反問公曰：「何如？」答

曰：「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，故乃勝也。」

謝公與時賢共賞說，遇○胡兒並在坐，公問李弘度曰：「卿家平陽○何

如樂令？」於是李潸然流涕曰：「趙王篡逆，樂令親授璽綬，○亡伯雅正，恥處

亂朝，遂至仰藥，恐難以相比！此自顯於事實，非私親之言。」○謝公語胡兒曰：

「有識者果不異人意。」

【註】○遇，謝玄小字。

○晉諸公贊曰：「李重字茂曾，江夏鍾武人。少以清尚見稱

。歷吏部郎，平陽太守。

○晉陽秋曰：「趙王倫篡位，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。」

○晉諸公贊曰：「趙王爲相國，取重爲左司馬，重以倫將篡，辭疾不就。敦喻之，

重不復自治，至於篤甚，扶曳受拜，數日卒，時人惜之。贈散騎常侍。」

王脩齡問王長史：「我家臨川，何如卿家宛陵？」長史未答，脩齡曰：「臨川譽貴。」長史曰：「宛陵未爲不貴。」

【註】中興書曰：「羲之自會稽王友，改授臨川太守，王述從驃騎功曹，出爲宛陵令。述之爲宛陵，多脩爲家之具，初有勞苦之聲，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：「名父之子，屈臨小縣，甚不宜爾。」述答曰：「足自當止。」時人未之達也。後屢臨州郡，無所造作，世始歎服之。」

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，時荀子年十三，倚牀邊聽，旣去，問父曰：「劉尹語何如尊？」長史曰：「韶音令辭，不如我往，輒破的勝我。」

【註】劉惔別傳曰：「惔有雋才，其談詠虛勝，理會所歸，王濛略同，而敍致過之，其詞當也。」

謝萬壽春敗後，簡文問郗超：「萬自可敗，那得乃爾失士氣？」超曰：「

伊以率任之性，欲區別智勇。」

【註】中興書曰：「萬之爲豫州，氏羌暴掠，司豫鮮卑屯結并翼，萬既受方任，自率衆入潁，以援洛陽。萬矜豪傲物，失士衆之心。北中郎郝曇以疾還彭城，萬以爲賊盛致退，便向還南，遂自潰亂，狼狽單歸。太宗責之，廢爲庶人。」

劉尹謂謝仁祖曰：「自吾有四友，門人加親。」謂許玄度曰：「自吾有由，惡言不入於耳。」二人皆受而不恨。

【註】尚書大傳曰：「孔子曰：『文王有四友，自吾得回也，門人加親，是非胥附邪？自吾得賜也，遠方之士至，是非奔走邪？自吾得師也，前有輝，後有光，是非先後邪？自吾得由也，惡言不入於耳，是非禦侮邪？』」

世目殷中軍（浩）：「思緯淹通，比羊叔子。」

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，桓公停欲言，中悔曰：「卿喜傳人語，不能復語卿。」

王中郎（坦之）嘗問劉長沙曰：『我何如荀子？』劉答曰：『卿才乃當不勝荀子，然會名處多。』王笑曰：『癡！』

【註】○大司馬官屬名曰：『劉爽字文時，彭城人。』劉氏譜曰：『爽祖視，彭城內史。父濟，臨海令。爽歷車騎咨議長沙相散騎常侍。』

支道林問孫興公：『君何如許掾？』孫曰：『高情遠致，弟子蚤已服膺；一吟一詠，許將北面。』

王右軍問許玄度：『卿自言何如安石？』許未答，王因曰：『安石故相爲雄，阿萬當裂眼爭邪？』

【註】中興書曰：『萬器量不及安石，雖居藩任，安在私門之時，名稱居萬上也。』

劉尹云：『人言江彪田舍，江乃自田宅屯。』

謝公（安）云：『金谷中蘇紹最勝。』紹是石崇姊夫，蘇則孫愉子也。

【註】石崇金谷詩敘曰：『余以元康六年，從太僕卿出爲使，持節監青徐諸軍事。征虜將軍有別廬，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，或高或下，有清泉茂林，衆果竹柏藥草之屬，莫不畢備。又有水碓魚池土窟，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。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，當還長安，余與衆賢共送，往澗中，晝夜遊宴。屢遷其坐；或登高臨下，或列坐水濱。時琴瑟笙筑，合載車中，道路並作。及住，令與鼓吹遞奏。遂各賦詩，以敘中懷。或不能者，罰酒三斗。感性命之不永，懼凋落之無期，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，又寫詩著後。後之好事者，其覽之哉！凡三十人。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，蘇紹字世嗣，年五十，爲首。』魏書曰：『蘇則字文師，扶風武功人。剛直疾惡，常慕汲黯之爲人。仕至侍中潯東相。』晉百官名曰：『愉字休豫，則次子。』山濤啓事曰：『愉忠義有智意，位至光祿大夫。』

劉尹曰庾中郎『雖言不愔愔似道，突兀差可以擬道。』

【註】名士傳曰：『歎頽然淵放，莫有動其聽者。』

孫承公○云：『謝公清於無奕，潤於林道。』○

【註】○中興書曰：『孫統，字承公，太原人。善屬文，時人謂其有祖楚風。仕至餘姚令。』○陳達別傳曰：『達字林道，潁川許昌人。祖淮，太尉。父畛，光祿大夫。』

達少有幹，以清敏立名。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，領梁淮南二郡太守。」

或問林公：『司州何如二謝？』林公曰：『故當攀安提萬。』

【註】王胡之別傳曰：『胡之好談諧，善屬文辭，爲當世所重。』

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，或重許高情，則鄙孫穢行；或愛孫才藻，而無取於許。

【註】宋明帝文章志曰：『綽博涉經史，長於屬文，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。詢卒不降志，而綽嬰綸世務焉。』續晉陽秋曰：『綽雖有文才，而誕縱多穢行，時人鄙之。』

郗嘉賓道謝公：『造剋雖不深徹，而纏綿綸至。』又曰：右軍詣嘉賓，嘉賓聞之云：『不得稱詣，政得謂之朋耳。』謝公以嘉賓言爲得。

【註】凡徹詣者，蓋深覈之名也。謝不徹，王亦不詣，謝王於理，相與爲朋儔也。

庾道季云：『思理倫和，吾愧康伯；志力彊正，吾愧文度；自此以還，吾皆百之。』

王僧恩○輕林公，藍田曰：『勿學汝兄，汝兄自不如伊。』

【註】僧恩，王禕之小字也。王氏世家曰：『禕之字文劭，述次子。少知名，尙尋陽公主。仕至中書郎，未三十而卒。坦之悼念，與桓溫稱之，贈散騎常侍。』

簡文問孫興公：『袁羊何似？』答曰：『不知者不負其才，知之者無取其

體。』

蔡叔子云：『韓康伯雖無骨幹，然亦膚立。』

郗嘉賓問謝太傅（安）曰：『林公（支遁）談何如嵇公（康）？』謝云：『嵇公勤著脚，裁可得去耳。』又問：『殷何如支？』謝曰：『正爾有超拔，支乃過殷，然亶亶論辯，恐口欲制支。』

庾道季云：『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，懍懍恆如有生氣。曹蜎○李志○雖見在，厭厭如九泉下人。人皆如此，便可結繩而治，但恐狐狸獐貉噉盡。』

【註】○蝮，曹茂之小字也。曹氏譜曰：『茂之字永世，彭城人也。祖韶，鎮東將軍司馬。父曼，少府卿。茂之仕至尚書郎。』○晉百官名曰：『志字溫祖，江夏鍾武人。』李氏譜曰：『志祖重，散騎常侍。父慕，純陽令。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。』

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，謝公問孫僧奴○『君家道衛君長云何？』孫曰：『去是世業人。』謝曰：『殊不爾。衛自是理義人。』於時以比殷洪遠。

【註】○僧奴，孫騰小字也。晉百官名曰：『騰字伯海，太原人。』中興書曰：『騰，統子也，博學。歷中庶子廷尉。』

王子敬問謝公：『林公何如庾公？』謝殊不受，答曰：『先輩初無論，庾公自足沒林公。』

【註】殷羨言行曰：『時有人稱庾太尉理者，羨曰：「此公好舉宗本槌人。」』

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，謝公云：『先輩初不臧貶七賢。』

【註】魏氏春秋曰：『山濤通簡有德；秀，威，戎，伶，朗達有儁才；於時之談，以阮爲首，王戎次之，山向之徒，皆其倫也。』若如盛言，則非無臧貶，此言謬也。

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，車騎聞之曰：「伊窟窟成就！」

【註】續晉陽秋曰：「坦之雅貴有識量，風格峻整。」

謝太傅謂王孝伯：「劉尹亦奇自知，然不言勝長史。」

王黃門兄弟三人，俱詣謝公，子猷子重，○多說俗事，子敬寒溫而已。既出，

坐客問謝公：「向三賢孰愈？」謝公曰：「小最者勝！」客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謝

公曰：「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，推此知之。」

【註】○王氏譜曰：「操之字子重，羲之第六子。歷祕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。」

謝公問王子敬：「君書何如君家尊？」答曰：「固當不同！」公曰：「外人

論殊不爾。」王曰：「外人那得知！」

【註】宋明帝文章志曰：「獻之善隸書，變右軍法爲今體，字畫秀媚，妙絕時倫，與父俱得名。其章草疏弱，殊不及父。或訊獻之云：「羲之書勝不？」莫能判。有問羲之云：「一世論卿書不逮獻之。」答曰：「殊不爾也。」它日見獻之，問「尊君書何如？」

獻之不答。又問：「論者云，君固當不如。」獻之笑而答曰：「人那得知之也？」
王孝伯問謝太傅：「林公何如長史？」太傅曰：「長史韶興。」問：「何如劉尹？」謝曰：「噫！劉尹秀。」王曰：「若如公言，並不如此二人邪？」謝云：「身意正爾也。」

人有問太傅：「子敬可是先輩誰比？」謝曰：「阿敬近撮王劉之標。」

【註】 續晉陽秋曰：「獻之文義並非所長，而能撮其勝會，故擅名一時，爲風流之冠也。」

謝公語孝伯：「君祖比劉尹，故爲得逮。」孝伯云：「劉尹非不能逮，直不逮。」

袁彥伯爲吏部郎，子敬與郗嘉賓書曰：「彥伯已入，殊足頓興往之氣，故知捶撻自難爲人，冀小卻當復差耳！」

王子猷子敬兄弟，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，子猷云：「未若

長卿慢世」

【註】嵇康高士傳曰：「井字大春，扶風郿人。博學高論；京師爲之語曰：『五經紛綸井大春，未嘗書刺謁一人。』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，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，不得已而行。侯設麥飯蔥菜以觀其意，丹推卻曰：『以君侯能供美膳，故來相過，何謂如此？』乃出盛饌。侯起，左右進輦，丹笑曰：『聞桀紂駕人車，此所謂人車者邪？』侯卽去輦越騎。梁松貴震朝廷，請交丹，丹不肯見。後丹得時疾，松自將醫視之。病愈久之，松失大男磊，丹一往弔之，時賓客滿廷，丹裘褐不完，入門，坐者皆悚望其顏色。丹四向長揖，前與松語，客主禮畢後，長揖徑坐，莫得與語。不肯爲吏，徑出。後遂隱遁。其贊曰：「井丹高潔，不慕榮貴。抗節五王，不交非類。顯譏輦車，左右失氣。披褐長揖，義陵羣萃。」司馬相如者，蜀郡成都人，字長卿。初爲郎事景帝，梁孝王來朝，從遊說士鄒陽等，相如說之。因病免遊梁，後過臨邛，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，好音，相如以琴心挑之，文君奔之，俱歸成都。後居貧，至臨邛買酒舍，文君當壚，相如著犢鼻褌，滌器市中。爲人口吃，善屬文，仕宦不慕高爵，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。終於家。其贊曰：「長卿慢世，越禮自放。犢鼻居市，不恥其狀。託疾避官

，蔑此卿相。乃賦大人，超然莫尙。」

有人問袁侍中○曰：「殷仲堪何如韓康伯？」答曰：「理義所得優劣，乃復未辨，然門庭蕭寂，居然有名士風流，殷不及韓。」故殷作誄云：「荆門晝掩，閒庭晏然。」

【註】○袁氏譜曰：「恪之字元祖，陳郡陽夏人。祖王孫，司徒從事中郎。父綸，臨汝令。恪之仕黃門侍郎，義熙初爲侍中。」

王子敬問謝公：「嘉賓何如道季？」答曰：「道季誠復鈔撮清悟，嘉賓故自上。」

王珣疾，臨困，問王武岡○曰：「世論以我家領軍（洽）比誰？」武岡曰：「世比比王北中郎。」東亭轉臥向壁，嘆曰：「人固不可以無年！」○

【註】○中興書曰：「謚字雅遠，丞相導孫，車騎劭子。有才器。襲爵武岡侯，位至司徒。」○領軍，王洽；珣之父也，年二十六卒。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，故

致此論。

王孝伯道謝公『濃至』又曰『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』王孝伯問謝公『林公何如右軍』謝曰『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』

桓玄爲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○曰『我何如卿第七叔』
○于時賓客爲之咽氣王徐徐答曰『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』一坐懽然。

【註】○王氏譜曰：『楨之字公幹，琅邪人，徽之子。歷侍中大司馬長史。』○第七叔，獻之也。

桓玄問劉太常○曰『我何如謝太傅』劉答曰『公高太傅深』又曰：『何如賢舅子敬』答曰『櫛梨橘柚各有其美』

【註】○劉瑾集敘曰：『瑾字仲璋，南陽人。祖遐，父暢。暢娶王羲之女，生瑾。瑾有才力，歷尚書太常卿。』

舊以桓謙○比殷仲文，桓玄時，仲文入，桓於庭中望見之，謂同坐曰：『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？』

【註】○中興書曰：『謙字敬祖，沖第三子。尚書僕射中軍將軍。』晉安帝紀曰：『仲文有器貌才思。』

規箴第十

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，帝欲申憲，乳母求救東方朔。朔曰：「此非唇舌所爭，爾必望濟者，將去時，但當屢顧帝，慎勿言，此或可萬一冀耳。」乳母既至，朔亦侍側，因謂曰：「汝癡耳！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？」帝雖才雄心忍，亦深有情戀，乃悽然愍之，即敕免罪。②

【註】①漢書曰：「朔字曼倩，平原厭次人。」朔別傳曰：「朔，南陽步廣里人。」列仙傳曰：「朔，是楚人。武帝時上書說便宜，拜郎中。宣帝初，棄官而去，共謂歲星也。」②史記滑稽傳曰：「漢武帝少時，東武侯母嘗養帝，後號大乳母。其子孫從奴，橫暴長安中，當道奪人衣物。有司請徙乳母於邊。奏可，乳母入辭。帝所幸倡郭舍人，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，然令人主和說；乳母乃先見，爲下泣。舍人曰：「即入辭，勿去，數還顧。」乳母如其言。舍人疾言罵之曰：「咄！老女子何不疾行？陛下已壯矣，寧尙須乳母活邪？尙何還顧邪？」於是人主憐之，詔止毋徙，罰請者。」

京房與漢元帝共論，因問帝：「幽厲之君何以亡？所任何人？」答曰：「其任人不忠。」房曰：「知不忠而任之，何邪？」曰：「亡國之君，各賢其臣，豈知不忠而任之？」房稽首曰：「將恐今之視古，亦猶後之視今也！」

【註】漢書曰：「京房字君明，東郡頓丘人。尤好鍾律，知音聲。以孝廉爲郎。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，及友人五鹿充宗爲尙書令，與房同經，論議相是非，而此二人用事。房嘗宴見，問上曰：「幽厲之君何以亡？所任何人？」上曰：「君亦不明，而臣巧佞。」房曰：「知其巧佞而任之邪？將以爲賢邪？」上曰：「賢之。」房曰：「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？」上曰：「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。」房曰：「是任賢而理，任不肖而亂，自然之道也。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？何爲卒任不肖以至亡？」於是上曰：「亂亡之君，各賢其臣。令皆覺悟，安得亂亡之君？」房曰：「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疑之，而任豎刁趙高，政治日亂邪？」上曰：「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。」房曰：「自陛下卽位，盜賊不禁，刑人滿市，……今治也？亂也？」上曰：「然愈於彼。」房曰：「前二君皆然，臣恐後之視今，猶今之視前也！」上曰：「今爲亂者誰？」房曰：「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。」房指謂石顯及充宗。顯等乃建言，宜試房以郡守。遂以房爲東郡。顯發其私事，坐棄市。」

陳元方遭父喪，哭泣哀慟，軀體骨立。其母慙之，竊以錦被蒙上。郭林宗弔而見之，謂曰：「卿海內之雋才，四方是則，如何當喪錦被蒙上？」孔子曰：「衣夫錦也，食夫稻也，於汝安乎？」吾不取也！」奮衣而去。自後賓客絕百所（所一作許）曰。

孫休○好射雉，至其時，則晨去夕反。羣臣莫不止諫：「此爲小物，何足甚耽？」休曰：「雖爲小物，耿介過人，朕所以好之。」

【註】○環濟吳紀曰：「休字子烈，吳大帝第六子。初封琅邪王，夢乘龍上天，顧不見尾。孫琳廢少主，迎休立之。銳意典籍，欲畢覽百家之事。頗好射雉，至春，晨出莫反，唯此時舍書。崩諡景皇帝。」

孫皓問丞相陸凱○曰：「卿一宗在朝有幾人？」陸曰：「二相五侯，將軍十餘人。」皓曰：「盛哉！」陸曰：「君賢臣忠，國之盛也；父慈子孝，家之盛也。今政荒民弊，覆亡是懼，臣何敢言盛！」

【註】○吳錄曰：「凱字敬風，吳人，丞相遜族子。忠鯁有大節，篤志好學。初爲建忠校尉，雖有軍事，手不釋卷。累遷左丞相。時後主暴虐，凱正直彊諫，以其宗族彊盛，不敢加誅也。」

何晏，鄧颺，令管輅作卦云：「不知位至三公不？」卦成，輅稱引古義，深以戒之。颺曰：「此老生之常談。」晏曰：「知幾其神乎？古人以爲難交，疎吐誠，今人以爲難。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，可謂「明德惟馨」！詩不云乎？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！」」

【註】輅別傳曰：「輅字公明，平原人也。明周易，聲發徐州。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，謂曰：「何鄧二尙書有經國才略，於物理無不精也。何尙書神明清徹，殆破秋豪，君當慎之。自言不解易中九事，必當相問。比至洛，宜善精其理。」輅曰：「若九事，皆至義，不足勞思。若陰陽者，精之久矣。」輅至洛陽，果爲何尙書問九事，皆明。何曰：「君論陰陽，此世無雙也。」時鄧尙書在，曰：「此君善易，而語初不論易中辭義，何邪？」輅答曰：「夫善易者，不論易也。」何尙書含笑贊之曰：「可謂要言不煩也！」因謂輅曰：「聞君非徒善論易，至於分著思爻，亦爲神妙，試爲作一卦，

知位當至三公不？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，驅之不去，有何意故？」輅曰：「鴟鴞，天下賤鳥也；及其在林食桑椹，則懷我好音。况輅心過草木，注情葵藿，敢不盡忠？唯察之爾！昔元凱之相重華，宣慈惠和，仁義之至也。周公之翼成王，坐以待旦，敬慎之至也。故能流光六合，萬國咸寧。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，調陰陽而濟兆民。此履道之休應，非卜筮之所明也。今君侯位重山岳，勢若雷霆，望雲赴景，萬里馳風，而懷德者少，畏威者衆，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。又鼻者，艮也；此天中之山，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也。今青蠅臭惡之物，而集之焉。位峻者顛，輕豪者亡，必至之分也。夫變化雖相生，極則有害；虛滿雖相受，溢則有竭。聖人見陰陽之性，明存亡之理，損益以爲衰，抑進以爲退。是故山在地中曰謙，雷在天上曰大壯。謙則裒多益寡，大壯則非禮不履。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，下思尼父象象之義，則三公可決，青蠅可驅。」鄧曰：「此老生之常談。」輅曰：「夫老生者見不生，常談者見不談也。」名士傳曰：「是時曹爽輔政，識者慮有危機，晏有重名，與魏姻戚，內雖懷憂，而無復退也。著五言詩以言志曰：「鴻鵠比翼遊，羣飛戲太清。常畏大網羅，憂禍一旦并。豈若集五湖，從流唼浮萍？永寧曠中懷，何爲怵惕驚？」蓋因輅言，懼而賦詩。」

晉武帝旣不悟太子之愚，必有傳後意，諸名臣亦多獻直言。帝嘗在陵雲

臺上坐，衛瓘在側，欲申其懷，因如醉跪帝前，以手撫牀曰：「此坐可惜！」帝雖悟，因笑曰：「公醉邪？」

【註】晉陽秋曰：「初惠帝之爲太子，咸謂不能親政事，衛瓘每欲陳啓廢之，而未敢也。後因會醉，遂跪牀前曰：『臣欲有所啓。』帝曰：『公所欲言者何邪？』瓘欲言而復止者三，因以手撫牀曰：『此坐可惜？』帝意乃悟，因謬曰：『公真大醉也！』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，令左右齋尙書處事以示太子，令處決，太子不知所對。賈妃以問外人，代太子對，多引古詞義。給使張弘曰：『太子不學，陛下所知，宜以見事斷，不宜引書也。』妃從之。弘具草奏，令太子書呈。帝大說，以示瓘。於是賈充語妃曰：『衛瓘老奴，幾敗汝家！』妃由是怨瓘，後遂誅之。」

王夷甫婦，郭泰寧女，才拙而性剛，聚斂無厭，干豫人事。夷甫患之，而不能禁。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，京師大俠，猶漢之樓護，郭氏憚之。夷甫驟諫之，乃曰：「非但我言卿不可，李陽亦謂卿不可！」郭氏小爲之損。

【註】○晉諸公贊曰：「郭豫字太寧，太原人。仕至相國參軍，知名早卒。」○晉百

官名曰：『陽字景祖，高尚人。武帝時爲幽州刺史。』語林曰：『陽性遊俠，盛暑，一日詣數百家別，賓客與別，常填門，遂死於几下，故懼之。』
③漢書遊俠傳曰：『護字君卿，齊人。學經傳，甚得名譽，母死送葬，車三千兩。仕至天水太守。』

王夷甫雅尚玄遠，常嫉其婦貪濁，口未嘗言「錢」字。婦欲試之，令婢以錢遶牀，不得行。夷甫晨起，見錢闔行，呼婢曰：『舉卻阿堵物！』

【註】晉陽秋曰：『夷甫善施舍，父時有假貸者，皆與焚券，未嘗謀貨利之事。』王隱晉書曰：『夷甫求富貴得富貴，資財山積，用不能消，安須問錢乎？而世以不問爲高，不亦惑乎？』

王平子年十四五，見王夷甫妻郭氏貪，欲令婢路上儻糞，平子諫之，並言不可。郭大怒，謂平子曰：『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，不以新婦囑小郎！』急捉衣裾，將與杖。平子饒力，爭得脫，踰窗而走。

元帝過江，猶好酒，王茂弘與帝有舊，常流涕諫，帝許之，命酌酒一酣，從是

遂斷。

【註】鄧粲晉紀曰：「上身服儉約，以先時務，性素好酒，將渡江，王導深以諫帝，乃令左右進觴，飲而覆之，自是遂不復飲。克己復禮，官脩其方，而中興之業隆焉。」

謝鯤爲豫章太守，從大將軍（王敦）下，至石頭，敦謂鯤曰：「余不得復爲盛德之事矣！」鯤曰：「何爲其然？但使自今已後，日亡日去耳！」敦又稱疾不朝，鯤諭敦曰：「近者明公之舉，雖欲大存社稷，然四海之內，實懷未達。若能朝天子，使羣臣釋然，萬物之心，於是乃服。仗民望以從衆懷，盡沖退以奉主上，如斯則勳侔一匡，名垂千載。」時人以爲名言。

【註】晉陽秋曰：「鯤爲豫章太守，王敦將肆逆，以鯤有時望，逼與俱行。既克京邑，將旋武昌，鯤曰：「不就朝覲，鯤懼天下私議也！」敦曰：「君能保無變乎？」對曰：「鯤近日入覲，主上側席，遲得見公，宮省穆然，必無不虞之慮。公若入朝，鯤請侍從。」敦曰：「正復殺君等數百，何損於時？」遂不朝而去。」

元皇帝時，廷尉張闔○在小市居，私作都門，蚤閉晚開。羣小患之，詣州府訴，不得理。遂至樞登聞鼓，猶不被判。聞賀司空○出，至破岡，連名詣賀訴。賀曰：「身被徵作禮官，不關此事。」羣小叩頭曰：「若府君復不見治，便無所訴！」賀未語，令且去，見張廷尉當爲及之。張聞，卽毀門，自至方山迎賀。賀出見，辭之曰：「此不必見關，但與君門情，相爲惜之！」張愧謝曰：「小人有如此，始不卽知，蚤已毀壞。」

【註】○葛洪富民塘頌曰：「闔字敬緒，丹陽人；張昭孫也。」中興書曰：「闔晉陵內史，甚有威德，轉至廷尉卿。」○賀循別傳曰：「循字彥先，會稽山陰人。本姓慶，高祖純避漢帝諱，改爲賀氏。父劭，吳中書令，以忠正見害。循少嬰家禍，流放荒裔，吳平乃還。乘節高舉，元帝爲安東王，循爲吳國內史。」

郝太尉（鑿）晚節好談，旣雅非所經，而甚矜之。後朝覲，以王丞相（導）末年多可恨，每見必欲苦相規誡。王公知其意，每引作它言。臨還鎮，故命駕詣丞相，

丞相翹須厲色上坐，便言：「方當乖別，必欲言其所見。」意滿口重，辭殊不流。王公攝其次曰：「後面未期，亦欲盡所懷，願公勿復談！」郗遂大瞋，冰衿而出，不得一言。

王丞相爲揚州，遣八部從事之職，顧和時爲下傳，還，同時俱見，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，至和獨無言。王問顧曰：「卿何所聞？」答曰：「明公作輔，寧使網漏吞舟，何緣采聽風聞，以爲察察之政？」丞相咨嗟稱佳，諸從事自視缺然也。

蘇峻東征沈充，請吏部郎陸邁與俱。將至吳，密勅左右令入闔門放火以示威，陸知其意，謂峻曰：「吳治平未久，必將有亂，若爲亂階，請從我家始。」峻遂止。

【註】○晉陽秋曰：「充字士居，吳興人。少好兵，諂事王敦。敦克京邑，以充爲車騎。」

將軍，領吳國內史。明帝伐王敦，充率衆就王舍，謂其妻曰：「男兒不建豹尾，不復歸矣！」敦死，充將吳儒斬首於京都。」
②陸碑曰：「邁字功高，吳郡人。器識清敏，風檢澄峻。累遷振威太守尙書吏部郎。」

陸玩拜司空，有人詣之，索美酒，得便自起，瀉箸梁柱間地，祝曰：「當今乏才，以爾爲柱石之用，莫傾人棟梁！」玩笑曰：「戢卿良箴。」

【註】玩別傳曰：「是時王導，郗鑒，庾亮，相繼薨殂，朝野憂懼，以玩德望，乃拜司空。玩辭讓不獲，乃嘆息謂朋友曰：「以我爲三公，是天下無人矣！」時人以爲知言。」

小庾（翼）在荊州，公朝大會，問諸僚佐曰：「我欲至漢高魏武何如？」一坐莫答。長史江彪曰：「願明公爲桓文之事，不願作漢高魏武也！」

【註】宋明帝文章志曰：「庾翼名輩，豈應狂狷如此哉？時若有斯言，亦傳聞者之謬矣。」

羅君章爲桓宣武（溫）從事，謝鎮西（尚）作江夏，往檢校之。羅旣至，初不

問郡事，徑就謝，數日飲酒而還。桓公問有何事。君章云：「不審公謂謝尙何似人？」桓公曰：「仁祖是勝我許人。」君章云：「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？」故一無所問。桓公奇其意，而不責也。

王右軍與王敬仁，許玄度並善，二人亡後，右軍爲論議更克。孔巖誠之曰：「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，及逝沒之後，無愼終之好，民所不取！」右軍甚愧。謝中郎（萬）在壽春敗，臨奔走，猶求玉帖鐙。太傅在軍前後，初無損益之言，爾日猶云：「當今豈須煩此？」

【註】按，萬未死之前，安猶未仕，高臥東山，又何肯輕入軍旅邪？世說此言，迂謬已甚。

王大語東亭：「卿乃復論成不惡，那得與僧彌戲？」

【註】續晉陽秋曰：「珉有雋才，與兄珣並有名聲，出珣右，故時人爲之語曰：「法護

非不佳，僧溺難爲兄。」

殷顓病困，看人政見半面，殷荊州（仲堪）與晉陽之甲，往與顓別，涕零屬以消息所患。顓答曰：「我病自當差，正憂汝患耳！」

【註】晉安帝紀曰：「殷仲堪舉兵，顓弗與同，且以己居小任，唯當守局而已，晉陽之事，非所宜豫也。仲堪每邀之，顓輒曰：「吾進不敢同，退不敢異。」遂以憂卒。」

遠公在廬山中，雖老，講論不輟。弟子中或有惰者，遠公曰：「桑榆之光，理無遠照，但願朝陽之暉，與時並明耳。」執經登坐，諷誦朗暢，詞色甚苦。高足之徒，皆肅然增敬。

桓南郡（玄）好獵，每田狩，車騎甚盛，五六十里中，旌旗蔽隰，騁良馬，馳擊若飛，雙甄所指，不避陵壑。或行陳不整，譽免騰逸，參佐無不被繫束。桓道恭，玄之族也，時爲賊曹參軍，頗敢直言，常自帶絳綿繩箸腰中，玄問：「此何爲？」

答曰：「公獵好縛人士，會當被縛，手不能堪，芒也。」玄自此小差。

【註】○桓氏譜曰：「道恭字祖猷，彝同堂弟也。父赤之，太學博士。道恭歷淮南太守，僞楚江夏相。義熙初伏誅。」

王緒，王國寶○相爲唇齒，並上下權要，王大不平其如此，乃謂緒曰：「汝爲此歛歛，曾不慮獄吏之爲貴乎？」

【註】○王氏譜曰：「緒字仲業，太原人。祖延，父义，撫軍。」晉安帝紀曰：「緒爲會稽王從事中郎，以佞邪親幸。王珣，王恭，惡國寶與緒亂政，與殷仲堪克期同舉，內匡朝廷。及恭表至，乃斬緒以說諸侯。國寶，平北將軍坦之第三子。太傅謝安，國寶婦父也，惡而抑之不用。安薨，相王輔政，遷中書令。有妾數百。從弟緒有寵於王，深爲其說，國寶權動內外。王珣，王恭，殷仲堪爲孝武所待，不爲相王所眄，恭抗表討之，車胤又爭之，會稽王旣不能拒諸侯兵，遂委罪國寶，付廷尉賜死。」○史記曰：「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，文帝下之廷尉，勃旣出，嘆曰：「吾嘗將百萬之軍，安知獄吏之爲貴也！」」

桓玄欲以謝太傅(安)宅爲營，謝混曰：「召伯之仁，猶惠及甘棠，文靖之德，更不保五畝之宅。」玄慙而止。

捷悟第十一

楊德祖○爲魏武(曹操)主簿，時作相國門，始構榱桷，魏武自出看，使人題門作「活」字，便去。楊見，卽令壞之。既竟，曰：「門中「活」，「闊」字，王正嫌門大也。」

【註】○文士傳曰：「楊脩字德祖，弘農人；太尉彪子。少有才學，思榦。魏武爲丞相，辟爲主簿。脩常白事，知必有反覆，教豫爲答對數紙，以次牒之而行，敕守者曰：「向白事，必教出相反覆，若按此次第連答之。」已而風吹紙，次亂，守者不別，而遂錯誤。公怒推問，脩慚懼。然以所白甚有理，終亦是脩。後爲武帝所誅。」

人餉魏武一杯酪，魏武噉少許，蓋頭上題「合」字以示衆，衆莫能解。次至楊脩，脩便噉，曰：「公教人噉一口也，復何疑？」

魏武嘗過曹娥碑，下，楊脩從碑背上，見題作「黃絹幼婦，外孫豔白」八字，魏武謂脩曰：「解不？」答曰：「解。」魏武曰：「卿未可言，待我思之。」行二

十里，魏武乃曰：「吾已得。」令脩別記所知。脩曰：「黃絹，色絲也，於字爲「絕」；幼婦，少女也，於字爲「妙」；外孫，女子也，於字爲「好」；蠶白，受辛也，於字爲「辭」。所謂「絕妙好辭」也。」魏武亦記之，與脩同，乃歎曰：「我才不及卿，乃覺三十里！」

【註】○會稽典錄曰：「孝女曹娥者，上虞人。父盱，能撫節按歌，婆娑樂神。漢安二年，迎伍君神，泝濤而上，爲水所淹，不得其尸。娥年十四，號慕思盱，乃投瓜於江，存其父尸曰：「父在此，瓜當沈。」旬有七日，瓜偶沈，遂自投於江而死。縣長度尙悲憐其義，爲之改葬，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爲之作碑。」異苑曰：「陳留蔡邕避難過吳，讀碑文，以爲詩人之作，無詭妄也，因刻石旁作八字。魏武見而不能了，以問羣寮，莫有解者。有婦人浣於汾渚，曰：「第四車解。」旣而禰正平也。衡卽以離合義解之。或謂此婦人，卽娥靈也。」

魏武征袁本初，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，咸長數寸，衆云並不堪用，正令燒除。太祖思所以用之，謂可爲竹棹楫，而未顯其言，馳使問主簿楊德祖，應聲答

之，與帝心同，衆服其辯悟。

王敦引軍垂至大桁，明帝自出中堂，溫嶠爲丹陽尹，帝令斷大桁，故未斷，帝大怒，瞋目，左右莫不悚懼。召諸公來，嶠至不謝，但求酒炙。王導須臾至，徒跣下地，謝曰：「天威在顏，遂使溫嶠不容得謝。」嶠於是下謝，帝迺釋然。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。

【註】按，晉陽秋鄧紀，皆云「敦將至，嶠燒朱雀橋，以阻其兵；」而云「未斷大桁致帝怒，」大爲譌謬。一本云「帝自勸嶠入；」一本作「噉飲帝怒，」此則近也。

郗司空（鑒）在北府，桓宣武（溫）惡其居兵權，郗於事機素暗，遣賤詣桓，方欲共獎王室，脩復園陵。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，聞信至，急取賤視，竟寸寸毀裂，便回還更作賤，自陳「老病不堪人閒，欲乞閑地自養。」宣武得賤，大喜，卽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。

【註】晉陽秋曰：「大司馬將討慕容暉，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愔，及袁真等嚴辦；愔以羸疾求退，詔大司馬領愔所任。」按中興書愔辭此行，溫責其不從，轉授會稽，世說爲謬。

王東亭（珣）作宣武主簿，嘗春月與石頭[○]兄弟乘馬出郊，時彥同遊者，連鑣俱進，唯東亭一人常在前，覺數十步，諸人莫之解。石頭等既疲倦，俄而乘輿回，諸人皆似從官，唯東亭奕奕在前，其悟捷如此。

【註】[○]石頭，桓遐小字。中興書曰：「遐字伯道，溫長子也。仕至豫州刺史。」

夙惠第十二

賓客詣陳太丘宿。太丘使元方季方炊，客與太丘論議，二人進火，俱委而竊聽，炊忘箸筭，飯落釜中。太丘問：「炊何不餽？」元方季方長跪曰：「大人與客語，乃俱竊聽，炊忘箸筭，飯今成糜。」太丘曰：「爾頗有所識不？」對曰：「彷彿志之。」二子俱說，更相易奪，言無遺失。太丘曰：「如此，但糜自可，何必飯也！」

何晏七歲，明惠若神，魏武（曹操）奇愛之，因晏在宮內，欲以爲子，晏乃畫地令方，自處其中，人問其故，答曰：「何氏之廬也。」魏武知之，卽遣還。

【註】 魏略曰：「晏父蚤亡，太祖爲司空時，納晏母，其時秦宜祿阿鰥，亦隨母在宮，並寵如子，常謂晏爲假子也。」

晉明帝數歲，坐元帝榻上，有人從長安來，元帝問洛下消息，潸然流涕，明帝問何以致泣，具以東渡意告之，因問明帝：「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？」答曰：

「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，居然可知。」元帝異之。明日集羣臣宴會，告以此意，更重問之。乃答曰：「日近。」元帝失色，曰：「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？」答曰：「舉目見日，不見長安。」

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，張玄之顧敷○是中外孫，年並七歲，在牀邊戲。于時聞語，神情如不相屬，瞑於燈下，二兒共敍客主之言，都無遺失。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：「不意衰宗復生此寶！」

【註】○顧愷之家傳曰：「敷字祖根，吳郡吳人。滔然有大成之量。仕至著作郎，二十三卒。」

韓康伯數歲，家酷貧，至大寒，止得襦，母殷夫人自成之，令康伯捉熨斗；謂康伯曰：「且箸襦，尋作複幘。」兒云：「已足不須複幘也。」母問其故，答曰：「火在熨斗中而柄熱，今既箸襦，下亦當煖，故不須耳。」母甚異之，知爲國器。

晉孝武年十二時，冬天晝日不箸複衣，但箸單練衫五六重；夜則累茵褥。謝公（安）諫曰：「聖體宜令有常，陛下晝過冷，夜過熱，恐非攝養之術。」帝曰：「晝動夜靜。」謝公出，歎曰：「上理不減先帝！」

【註】簡文帝善言理也。

桓宣武（溫）薨，桓南郡（玄）年五歲，服始除，桓車騎○與送故文武別，因指與南郡，「此皆汝家故吏佐！」玄應聲慟哭，酸感傍人。車騎每自自己坐曰：「靈寶○成人，當以此坐還之！」鞠愛過於所生。

【註】○桓沖別傳曰：「沖字玄叔，溫弟也。累遷車騎將軍，都督七州諸軍事。」○靈寶，玄小字也。

世說新語 夙惠第十二

豪爽第十三

王大將軍(敦)年少時，舊有田舍名，語音亦楚，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，人皆多有所知，唯王都無所關，意色殊惡，自言知打鼓吹，帝令取鼓與之，於坐振袖而起，揚榷奮擊，音節諧捷，神氣豪上，傍若無人，舉坐歎其雄爽。

【註】或曰：「敦嘗坐武昌釣臺，聞行船打鼓，嗟稱其能。俄而一槳小異，敦以扇柄撞几曰：『可恨！』應侍側，曰：『不然；此是回颿槳。』使視之，云：『船人入夾口。』應知鼓又善於敦也。」

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，嘗荒恣於色，體爲之敝，左右諫之。處仲曰：「吾乃不覺爾如此者，甚易耳。」乃開後閣，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，任其所之。時人歎焉。

【註】鄧粲晉紀曰：「敦性簡脫，口不言財，其高尚如此。」

王大將軍眉目高朗疎率，學通左氏。」

【註】晉陽秋曰：「敦少稱高率，通朗有鑒裁。」

王處仲每酒後，輒詠「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。」○以如意打睡壺，壺口盡缺。

【註】○魏武帝樂府詩。

晉明帝欲起池臺，元帝不許，帝時爲太子，好養武士，一夕中作池，比曉便成，今太子西池是也。

【註】丹陽記曰：「西池孫登所創，吳史所稱西苑也，明帝脩復之耳。」

王大將軍始欲下都，處分樹置，先遣參軍告朝廷，諷旨時賢。祖車騎尙未鎮壽春，瞋目厲聲，語使人曰：「卿語阿黑，○何敢不遜！催攝面去，須臾不爾，我將三千兵槩脚令上。」王聞之而去。

【註】○阿黑，敦小字也。

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，文康時權重，未在此。及季堅作相，忌兵畏禍，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，乃果行，傾荆漢之力，窮舟車之勢，師次于襄陽，大會參佐，陳其旌甲，親授弧矢曰：『我之此行，若此射矣！』遂三起三疊，徒衆屬目，其氣十倍。

【註】漢晉春秋曰：『翼風儀美劭，才能豐贍，少有經緯大略。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，有匡維內外，掃蕩羣凶之志。是時杜乂殷浩諸人，盛名冠世，翼未之貴也。常曰：「此輩宜束之高閣，俟天下清定，然後議其所任耳。」其意氣如此。唯與桓溫友善，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。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，率大軍入沔，將謀伐狄，遂次於襄陽。』翼別傳曰：『翼爲荊州，雅有正志，每以「門地威重，兄弟寵授，不陳力竭誠，何以報國？雖蜀阻險塞，胡負凶力，然皆無道酷虐，易可乘滅。當此時不能掃除二寇，以復王業，非丈夫也！」於是徵役三州，悉其帑實，成衆五萬，兼率荒附，治戎大舉，直指魏趙，軍次襄陽，耀威漢北也。』

桓宣武（溫）平蜀，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，巴蜀搢紳莫不來萃。桓既素有

雄情爽氣，加爾日音調英發，敍古今成敗由人，存亡繫才，其狀磊落，一坐歎賞。既散，諸人追味餘言，于時尋陽周馥曰：「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！」

【註】○中興書曰：「馥，周撫孫也，字湛。隱有將略，曾作敦掾。」

桓公（溫）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，○便擲去曰：「誰能作此豁刻自處？」

【註】○皇甫謐高士傳曰：「陳仲子字子終，齊人。兄戴，相齊食祿萬鍾，仲子以兄祿爲不義，乃適楚，居於陵。曾乏糧三日，匍匐而食井李之實，三咽而後能視。身自織屨，令妻辟糲，以易衣食。嘗歸省母，有饋其兄生鵝者，仲子嘔頰曰：「惡用此醜醜爲哉？」後母殺鵝，仲子不知而食之，兄自外入曰：「醜醜肉邪！」仲子出門，哇而吐之。楚王聞其名，聘以爲相，乃夫婦逃去，爲人灌園。」

桓石虔，○司空豁○之長庶也，小字鎮惡，年十七八，未被舉，而童隸已呼爲鎮惡郎。嘗住宣武齋頭，從征枋頭，車騎沖沒陳，左右莫能先救，宣武謂曰：「汝叔落賊，汝知不？」石虔聞之，氣甚奮，命朱辟爲副，策馬於數萬衆中，莫有抗

者，徑致沖還，二軍歎服。河朔後以其名斷瘡。

【註】○中興書曰：「石虔有才幹，有史學，累有戰功，仕至豫州刺史，贈後軍將軍。」
○豁別傳曰：「豁字朗子，溫之弟。累遷荊州刺史，贈司空。」

陳林道在西岸，○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，陳理既佳，人欲共言折，陳以如意拄頰，望鷄籠山歎曰：「孫伯符○志業不遂！」於是竟坐不得談。

【註】○晉陽秋曰：「逵爲西中郎將，領淮南太守，戍歷陽。」○吳錄曰：「長沙桓王諱策，字伯符；吳郡富春人。少有雄姿風氣，年十九而襲業，衆號孫郎，平定江東。爲許貢客射破其面，引鏡自照，謂左右曰：「面如此，豈可復立功乎？」乃謂張昭曰：「中國方亂，夫以吳越之衆，三江之固，足以觀成敗。公等善相吾弟！」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：「舉江東之衆，決機於兩陳之間，卿不如我。任賢使能，各盡其心，我不如卿。慎勿北渡！」語畢而薨，年二十有六。」

王司州（胡之）在謝公（安）坐，詠「入不言兮，出不辭；乘回風兮，載雲旗！」

○語人云：「當爾時，覺一坐無人！」

【註】○離騷九歌少司命之辭。

桓玄西下，入石頭，外白司馬梁王○○奔叛，玄時事形已濟，在平乘上笳鼓並作，直高詠云：『簫管有遺音，梁王安在哉？』○

【註】○續晉陽秋曰：『梁王珍之，字景度。』中興書曰：『初桓玄篡位，國人有孔璞者，奉珍之奔尋陽；義旗既興，歸朝廷。仕至太常卿，以罪誅。』○阮籍詠懷詩也。

容止第十四

魏武（曹操）將見匈奴使，自以形陋，○不足雄遠國，使崔季珪○代，帝自捉刀立牀頭。既畢，令閒諜問曰：『魏王何如？』匈奴使答曰：『魏王雅望非常，然牀頭捉刀人，此乃英雄也！』魏武聞之，追殺此使。

【註】○魏氏春秋曰：『武王姿貌短小，而神明英發。』○魏志曰：『崔琰字季珪，清河東武城人。聲姿高暢，眉目疎朗，鬚長四尺，甚有威重。』

何平叔美姿儀，面至白，魏明帝疑其傅粉，正夏月，與熱湯餅，既噉，大汗出，以朱衣自拭，色轉皎然。

魏明帝使后弟毛曾，與夏侯玄共坐，時人謂『蒹葭倚玉樹。』

【註】魏志曰：『玄爲黃門侍郎，與毛曾並坐，玄甚恥之，曾說形於色。明帝恨之，左遷玄爲羽林監。』

時人曰夏侯太初，朗朗如日月之入懷；李安國，○積唐如玉山之將崩。

【註】

○魏略曰：「李豐字安國，衛尉李義子也。識別人物，海內注意。明帝得吳降人，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，以安國對之。是時豐爲黃門郎，改名宜。上問安國所在，左右公卿，卽具以豐對。上曰：「豐名乃被於吳越邪？」仕至中書令，爲晉王所誅。」

嵇康身長七尺八寸，風姿特秀。見者歎曰：「蕭蕭肅肅，爽朗清舉。」或云：「肅肅如松下風，高而徐引。」山公（濤）曰：「嵇叔夜之爲人也，巖巖若孤松之獨立；其醉也，傀俄若玉山之將崩。」

【註】

康別傳曰：「康長七尺八寸，偉容色，土木形骸，不加飾厲，而龍章鳳姿，天質自然，正爾在羣形之中，便自知非常之器。」

裴令公（楷）目王安豐（戎）：「眼爛爛如巖下電。」

【註】

王戎形狀短小，而目甚清炤，視日不眩。

潘岳妙有姿容，好神情。○少時挾彈出洛陽道，婦人遇者，莫不連手共縈。

之左太冲絕醜。亦復效岳遨遊，於是羣嫗齊共亂唾之，委頓而返。

【註】①岳別傳曰：『岳姿容甚美，風儀開暢。』②續文章志曰：『思貌醜頓，不持儀飾。』語林曰：『安仁至美，每行，老嫗以果擲之，滿車。張孟陽至醜，每行，小兒以瓦石投之，亦滿車。』二說不同。

王夷甫容貌整麗，妙於談玄，恆捉白玉柄麈尾，與手都無分別。

潘安仁、夏侯湛並有美容，喜同行，時人謂之「連璧」。

【註】八王故事曰：『岳與湛最契，故好同遊。』

裴令公有儁容姿，一旦有疾至困，惠帝使王夷甫往看，裴方向壁臥，聞王使至，強回視之。王出，語人曰：『雙目閃閃若巖下電，精神挺動，體中故小惡。』

【註】名士傳曰：『楷病困，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，楷回眸屬夷甫云：「竟未相識。」夷甫還，亦歎其神儁。』

有人語王戎曰：『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鷄羣。』答曰：『君未見其父。』

耳！

裴令公有雋容儀，脫冠冕羸服，亂頭皆好，時人以爲「玉人」。見者曰：「見裴叔則，如玉山上行，光映照人！」

劉伶身長六尺，貌甚醜陋，而悠悠忽忽，土木形骸。

【註】梁祚魏國統曰：「劉伶字伯倫，形貌醜陋，身長六尺。然肆意放蕩，悠焉獨暢，自得一時，常以宇宙爲狹。」

驃騎王武子，是衛玠之舅，雋爽有風姿，見玠輒歎曰：「珠玉在側，覺我形穢！」

【註】玠別傳曰：「驃騎王濟，玠之舅也。嘗與同遊，語人曰：『昨日吾與外生共坐，若明珠之在側，朗然來照人！』」

有人詣王太尉，（夷甫）遇安豐（戎）大將軍（敦）丞相（導）在坐，往別屋

見季胤，平子還，語人曰：「今日之行，觸目見琳琅珠玉！」

【註】○石崇金谷詩敘曰：『王詡字季胤，琅邪人。』王氏譜曰：『詡，夷甫弟也。仕至脩武令。』

王丞相見衛洗馬（玠）曰：『居然有羸形，雖復終日調暢，若不堪羅綺。』

【註】玠別傳曰：『玠素抱羸疾。』西京賦曰：『始徐進而羸形，似不勝乎羅綺。』

王大將軍稱太尉，『處衆人中，似珠玉在瓦石間！』

庾子嵩長不滿七尺，腰帶十圍，頽然自放。

衛玠從豫章至下都，人久聞其名，觀者如堵牆。玠先有羸疾，體不堪勞，遂成病而死。時人謂『看殺衛玠。』

【註】玠別傳曰：『玠在羣伍之中，實有異人之望，鄙齷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，咸曰：『誰家璧人？』於是家門州黨，號爲璧人。』按，永嘉流人名曰：『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，其年六月二十日卒。』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，豈暇至下都而亡乎？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，而不云在下都也。

周伯仁道桓茂倫『嶽崎歷落可笑人』或云謝幼輿言。

周侯(顗)說王長史(濛)父○「形貌既偉，雅懷有概，保而用之，可作諸許物也。」

【註】○王氏譜曰：「訥字文開，太原人。祖默，尚書。父祐，散騎常侍。訥始過江，仕至新淦令。」

祖士少見衛君長云：「此人有旄仗下形！」

石頭事故朝廷傾覆。

【註】晉陽秋曰：「蘇峻自姑孰至於石頭，逼遷天子，峻以倉屋爲宮，使人守衛。」靈鬼志謠徵曰：「明帝未有謠歌：「側側力，放馬出山側。大馬死，小馬餓。」後峻遷帝於石頭，御膳不具。」

溫忠武(嶠)與庾文康(亮)投陶公(侃)求救。陶公云：「肅祖顧命不見及，且蘇峻作亂，釁由諸庾，誅其兄弟，不足以謝天下！」于時庾在溫船後，聞之，憂怖無計。別日溫勸庾見陶，庾猶豫未能往。溫曰：「溪狗我所悉，卿但見之，必

無憂也』庾風姿神貌，陶一見便改觀，談宴竟日，愛重頓至。

【註】徐廣晉紀曰：『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，而進大臣官，陶侃祖約不在其例。侃約疑亮僭遺詔也。』中興書曰：『初庾亮欲徵蘇峻，卞壺不許，溫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，亮不聽，下制曰：「妄起兵者誅！」故峻得作亂京邑也。』

庾太尉（亮）在武昌，秋夜氣佳景清，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，登南樓理詠，音調始適，聞函道中有履聲甚厲，定是庾公。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，諸賢欲起避之。公徐云：『諸君少住，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！』因便據胡牀，與諸人詠謔，竟坐甚得任樂。後王逸少下，與丞相言及此事，丞相曰：『元規爾時風範，不得不小積。』右軍答曰：『唯丘壑獨存。』

【註】孫綽庾亮碑文曰：『公雅好所託，常在塵垢之外。雖柔心應世，夔屈其迹，而方寸湛然，固以玄對山水。』

王敬豫有美形，問訊王公，王公撫其肩曰：『阿奴恨才不稱！』又云敬豫

事事似王公。

【註】語林曰：「謝公云：『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，便覺清風來拂人！』」

王右軍見杜弘治，歎曰：『面如凝脂，眼如點漆，此神仙中人！』時人有稱

王長史形者，蔡公（謨）曰：『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！』

【註】江左名士傳曰：『永和中，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，或曰：『杜弘治清標令上，爲後來之美；又面如凝脂，眼如點漆，粗可得方諸衛玠。』』

劉尹（惔）道桓公（溫）『鬢如反狷皮，眉如紫石稜，自是孫仲謀』○司馬

宣王○一流人！』

【註】宋明帝文章志曰：『溫爲溫嶠所賞，故名溫。』○吳志曰：『孫權字仲謀，策

弟也。漢使者劉琬語人曰：『吾觀孫氏兄弟，雖並有才秀明達，皆祿祚不終。唯中弟孝廉，形貌魁偉，骨體不恆，有大貴之表。』○晉陽秋曰：『宣王天姿傑邁，有英雄之略。』

王敬倫風姿似父，作侍中，加授桓公公服，從大門入，桓公望之曰：『大奴

固自有鳳毛！

【註】大奴，王劭也。中興書曰：「劭美姿容，持儀操。」

林公（支遁）道王長史，「斂衿作一來，何其軒軒韶舉！」

【註】語林曰：「王仲祖有好儀形，每覽鏡自照曰：「王文開那生如響兒！」時人謂之達也。」

時人目王右軍，「飄如遊雲，矯若驚龍。」

王長史嘗病，親疎不通，林公來，守門人遽啓之曰：「一異人在門，不敢不啓。」王笑曰：「此必林公！」

【註】按，語林曰：「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，阮曰：「欲聞其言，惡見其面。」此則林公之形，信當醜異。」

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，桓大司馬（溫）曰：「諸君莫輕道仁祖，企腳北窗下彈琵琶，故自有天際眞人想！」

【註】晉陽秋曰：『尙善音樂。』裴子云：『丞相嘗曰：「堅石挈脚枕琵琶，有天際想。』』堅石，尙小名。

王長史爲中書郎，往敬和許，爾時積雪，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，尙書著公服，敬和遙望歎曰：『此不復似世中人！』

簡文作相王時，與謝公（安）共詣桓宣武（溫），王珣先在內，桓語王：『卿嘗欲見相王，可住帳裏。』二客旣去，桓謂王曰：『定何如？』王曰：『相王作輔，自然湛若神君。』公亦萬夫之望，不然，僕射（謝安）何得自沒？』

【註】○續晉陽秋曰：『帝美風姿，舉止端詳。』

海西時，諸公每朝，朝堂猶暗，唯會稽王（簡文）來，軒軒如朝霞舉。

謝車騎（玄）道謝公：『遊肆復無乃高唱，但恭坐捻鼻顧睐，便自有寢處。』

山澤閒儀』

謝公云：「見林公，雙眼黯黯明黑。」孫興公見林公，「稜稜露其爽。」庾長仁與諸弟入吳，欲住亭中宿，諸弟先上，見羣小滿屋，都無相避意。長仁曰：「我試觀之。」乃策杖將一小兒，始入門，諸客望其神姿，一時退匿。有人歎王公形茂者云：「濯濯如春月柳。」

世說新語 卷第十四

自新第十五

周處年少時，兇彊俠氣，爲鄉里所患；又義興水中有蛟，山中有遘跡虎，並皆暴犯百姓；義興人謂爲三橫。而處尤劇。或說處殺虎斬蛟，實冀三橫唯餘其一。處卽刺殺虎，又入水擊蛟，蛟或浮或沒，行數十里，處與之俱，經三日三夜，鄉里皆謂已死，更相慶。竟殺蛟而出，聞里人相慶，始知爲人情所患，有自改意。乃自吳尋二陸，平原（機）不在，正見清河（雲），具以情告，並云：『欲自修改，而年已蹉跎，終無所成！』清河曰：『古人貴朝聞夕死，况君前途尙可！且人患志之不立，亦何憂令名不彰邪？』處遂改勵，終爲忠臣孝子。

【註】處別傳曰：『處字子隱，吳郡陽羨人。父魴，吳鄱陽太守。處少孤，不治細行。』晉陽秋曰：『處輕果薄行，州郡所棄。』又曰：『處仕晉爲御史中丞，多所彈糾。』氏人齊萬年反，乃令處距萬年。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，處曰：『忠孝之道，何當得兩』

全？」乃進戰。斬首萬計，弦絕矢盡，左右勸退，處曰：「此是吾授命之日。」遂戰而沒。」

戴淵少時遊俠，不治行檢，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。陸機赴假還洛，輜重甚盛，淵使少年掠劫，淵在岸上，據胡牀，指麾左右，皆得其宜。淵既神姿峯穎，雖處鄙事，神氣猶異。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：「卿才如此，亦復作劫邪？」淵便泣涕，投劍歸機，辭厲非常。機彌重之，定交作筆薦焉。過江，仕至征西將軍。

【註】虞預晉書曰：「機薦淵於趙王倫曰：『蓋聞繁弱登御，然後高壙之功顯；孤竹在肆，然後降神之曲成。伏見處士戴淵，砥節力行，有井渫之潔；安窮樂志，無風塵之慕。誠東南之遺寶，朝廷之貴璞也！若得寄跡康衢，必能結軌驥跡；耀質廊廟，必能垂光瑜璠。夫枯岸之民，果於輸珠；潤山之客，烈於貢玉。蓋明暗呈形，則庸識所甄也。』倫卽辟淵。」

企羨第十六

王丞相（導）拜司空，桓廷尉（彝）作兩髻葛巾，策杖路邊窺之。歎曰：「人言阿龍（超），阿龍故自超！」不覺至臺門。

【註】（一）阿龍，丞相小字。

王丞相過江，自說昔在洛水邊，數與裴成公（顧）、阮千里諸賢共談道；羊曼曰：「人久以此許卿，何須復爾？」王曰：「亦不言我須此，但欲（一作歎）爾時不可得耳！」

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，又以已敵石崇，甚有欣色。

【註】王羲之臨河敘曰：「永和九年，歲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，修禊事也。羣賢畢至，少長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嶺，茂林修竹；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帶左右。引以為流觴曲水，列坐其次。是日也，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。娛目騁懷，信可樂。」

也！雖無絲竹管絃之盛，一觴一詠，亦足以暢敘幽情矣。故列序時人，錄其所述。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……等二十六人；賦詩如左。前餘姚令會稽謝勝……等十五人；不能賦詩，罰酒各三斗。」

王司州（胡之）先爲庾公（亮）記室參軍，後取殷浩爲長史，始到，庾公欲遣王使下都，王自啓求住，曰：「下官希見盛德，淵源始至，猶貪與少日周旋。」

郗嘉賓得人，以己比苻堅，大喜。

孟昶○未達時，家在京口，嘗見王恭乘高輿，被鶴氅裘，于時微雪，昶於籬間窺之，歎曰：「此真神仙中人！」

【註】○晉安帝紀曰：「昶字彥達，平昌人。父馥，中護軍。昶矜嚴有志局，少爲王恭所知。豫義旗之勳，遷丹陽尹。盧循既下，昶慮事不濟，仰藥而死。」

傷逝第十七

王仲宣○好驢鳴，既葬，文帝臨其喪，顧與同遊曰：「王好驢鳴，可各作一聲以送之。」赴客皆一作驢鳴。

【註】魏志曰：「王粲字仲宣，山陽高平人。曾祖襲，父暢：皆爲漢三公。粲至長安見蔡邕，邕奇之，倒屣迎之，曰：「此王公孫，有異才，吾不及也！吾家書籍，盡當與之。」避亂荊州，依劉表，以粲貌寢通脫，不甚重之。太祖以從征吳，道中卒。」按，戴叔鸞母好驢鳴，叔鸞每爲驢鳴以說其母，人之所好，儻亦同之。

王濬沖爲尙書令，箸公服，乘輜車，經黃公酒壚○下過，顧謂後車客：「吾昔與嵇叔夜、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，竹林之遊，亦預其末。自嵇生天，阮公亡以來，便爲時所羈縻，今日視此，雖近，邈若山河！」

【註】○韋昭漢書注曰：「壚，酒肆也。以土爲墮，四邊高似壚也。」

孫子荆以有才，少所推服，唯雅敬王武子。武子喪時，名士無不至者。子荆後來，臨屍慟哭，賓客莫不垂涕。哭畢，向靈牀曰：「卿常好我作驢鳴，今我爲卿作。」體似真聲，賓客皆笑。孫舉頭曰：「使君輩存，令此人死！」

【註】語林曰：「王武子葬，孫子荆哭之，甚悲，賓客莫不垂涕。既作驢鳴，賓客皆笑。孫曰：「諸君不死，而令武子死乎！」賓客皆怒。」

王戎喪兒萬子，山簡往省之，王悲不自勝。簡曰：「孩抱中物，何至於此？」王曰：「聖人忘情，最下不及情，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。」簡服其言，更爲之慟。

【註】一說是王夷甫喪子，山簡弔之。

有人哭和長輿曰：「峨峨若千丈松崩。」

衛洗馬（玠）以永嘉六年喪，謝鯤哭之，感動路人。○咸和中，丞相王公教

曰：「衛洗馬當改葬，此君風流名士，海內所瞻，可修薄祭，以敦舊好。」○

【註】○永嘉流人名曰：「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，葬南昌城，許徵墓東。玠之墓，謝幼輿發哀於武昌，感慟不自勝。人問「子何卹而致哀如是？」答曰：「棟梁折矣，何得不哀？」」○玠別傳曰：「玠咸和中改遷於江寧，丞相王公教曰：「洗馬明當改葬，此君風流名士，海內民望，可修三牲之祭，以敦舊好。」」

顧彥先平生好琴，及喪，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。張季鷹往哭之，不勝其慟，遂徑上牀，鼓琴，作數曲竟，撫琴曰：「顧彥先頗復賞此不？」因又大慟，遂不執孝子手而出。

庾亮兒遭蘇峻難，遇害，諸葛道明女爲庾亮兒婦，旣寡，將改適，與亮書及之。亮答曰：「賢女尙少，故其宜也。感念亡兒，若在初沒。」

庾文康亡，何揚州（充）臨葬云：「埋玉樹簪土中，使人情何能已！」

【註】搜神記曰：「初庾亮病，術士戴洋曰：「昔蘇峻事，公於白石祠中，許賽車下牛，從來未解，爲此鬼所考，不可救也。」明年亮果亡。」靈鬼志謠徵曰：「文康初鎮武昌，出石頭，百姓看者於岸歌曰：「庾公上武昌，翩翩如飛鳥。庾公還揚州，白馬

牽旒旒。」又曰：「庾公初上時，翩翩如飛鷗。庾公還揚州，白馬牽旒車。」後連徵不入，尋薨下都，葬焉。」

王長史（濛）病篤，寢臥燈下，轉塵尾視之，嘆曰：「如此人，曾不得四十！」及亡，劉尹（惔）臨殯，以犀柄塵尾箸柩中，因慟絕。

【註】濛別傳曰：「濛以永和初卒，年三十九。沛國劉惔，與濛至交，及卒，惔深悼之，雖友于之愛，不能過也。」

支道林喪法虔○之後，精神盡喪，風味轉墜。常謂人曰：「昔匠石廢斤於郢人，○牙生輟弦於鍾子，○推己外求，良不虛也！冥契既逝，發言莫賞，中心蘊結，余其亡矣！」卻後一年，支遂殞。

【註】○支遁傳曰：「法虔，道林同學也。儁朗有理義，遁甚重之。」○莊子曰：「

郢人堊漫其鼻端，若蠅翼，使匠石運斤斲之，堊盡而鼻不傷，郢人立不失容。」○

韓詩外傳曰：「伯牙鼓琴，鍾子期聽之，方鼓琴志在太山，子期曰：「善哉乎鼓琴！

巍巍乎若太山。」莫景之間，志在流水，子期曰：「善哉乎鼓琴！洋洋乎若流水。」

鍾子期死，伯牙擗琴絕絃，終身不復鼓之。以爲在者無足爲之鼓琴也。」

郗嘉賓喪，左右白郗公，「郎喪。」旣聞不悲，因語左右：「殯時可道。」公往臨殯，一慟幾絕。

【註】中興書曰：「超年四十一，先愔卒。超所交友，皆一時俊乂，及死之日，貴賤爲誅者，四十餘人。」續晉陽秋曰：「超黨戴桓氏，爲其謀主，以父愔忠於王室，不令知之。將亡，出一小書箱付門生，云：『一本欲焚此，恐官年尊必以傷怒爲斃，我亡後，若大損眠食，則呈此箱。』愔後果慟悼成疾，門生乃如超旨，則與桓溫往反密計。愔見，卽大怒曰：『小子死恨晚！』後不復哭。」

戴公（遠）見林法師墓，曰：「德音未遠，而拱木已積，冀神理緜緜，不與氣運俱盡耳！」

【註】支遁傳曰：「遁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，因葬焉。」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：「余以寧康二年，命駕之剡石城山，卽法師之丘也。高墳鬱爲荒楚，丘壠化爲宿莽，遺跡未滅，而其人已遠。感想平昔，觸物悽懷！」其爲時賢所惜如此。

王子敬與羊綏善，綏清淳簡貴，爲中書郎，少亡。王深相痛悼，語東亭云：「是國家可惜人！」

王東亭（珣）與謝公（安）交惡。○王在東聞謝喪，便出都詣子敬，道欲哭謝公。子敬始臥，聞其言，便驚起曰：「所望於法護！」○王於是往哭。督帥刁約不聽前，曰：「官平生時，不見此客。」王亦不與語，直前哭，甚慟，不執末婢，○手而退。

【註】○中興書曰：「珣兄弟皆壻謝氏，以猜嫌離婚。太傅既與珣絕婚，又離妻，由是二族遂成仇讐。」○法護，珣小字。○末婢，謝琰小字。琰字瑗度，安少子。開率有大度。爲孫恩所害，贈侍中司空。

王子猷，子敬俱病篤，而子敬先亡。子猷問左右：「何以都不聞消息，此已喪矣。」語時了不悲，便索輿來奔喪，都不哭。子敬素好琴，便徑入坐靈牀上，取子敬琴彈，絃既不調，擲地云：「子敬，子敬，人琴俱亡！」因慟絕良久，月餘亦卒。

【註】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，年四十五。幽明錄曰：「泰元中，有一師從遠來，莫知所出，云人命應終，有生樂代者，則死者可生。若逼人求代，亦復不過少。時人聞此，咸怪其虛誕。王子猷子敬兄弟，特相和睦。子敬疾屬續，子猷謂之曰：「吾才不如弟，位亦通塞，請以餘年代弟。」師曰：「夫生代死者，以己年限有餘，得以足亡者耳。今賢弟命既應終，君侯算亦當盡，復何所代？」子猷先有背疾，子敬疾篤，恆禁來往。聞亡，便撫心悲惋，都不得一聲，背即潰裂。推師之言，信而有實。」

孝武山陵夕，王孝伯入臨，告其諸弟曰：「雖榱桷惟新，便自有黍離之哀！」
【註】中興書曰：「烈宗喪，會稽王道子執政，寵幸王國寶，委以機任。王恭入赴山陵，故有此嘆。」

羊孚年三十一卒，桓玄與羊欣書曰：「賢從情所信寄，暴疾而殞，祝予之嘆，如何可言！」

【註】○宋書曰：「欣字敬元，太山南城人。少懷靜默，秉操無競。美姿容，善笑言，長於草隸。」羊氏譜曰：「孚即欣從祖。」○公羊傳曰：「顏淵死，子曰：「噫！天喪予！」子路亡，子曰：「噫！天祝予！」何休曰：「祝者，斷也。天將亡夫

子耳。』

桓玄當篡位，語卜鞠云：『昔羊子道恆禁吾此意，今腹心喪羊孚，爪牙失

索元，而恩慝作此詆突，詎允天心？』

【註】

○索氏譜曰：『元字天保，燉煌人。父緒，散騎常侍。元歷征虜將軍，歷陽太守

。』幽明錄曰：『元在歷陽疾病，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，自言爲神所降，來與元相聞，許爲治護。元性剛直，以爲妖惑，收以付獄，戮之於市中。女臨死曰：『卻後十七日，當令索元知其罪。』如期元果亡。』

樓逸第十八

阮步兵（籍）嘯，聞數百步。蘇門山中忽有真人，樵伐者咸共傳說。阮籍往觀，見其人擁却巖側，籍登嶺就之，箕踞相對。籍商略終古，上陳黃農玄寂之道，下考三代盛德之美，以問之；佗然不應。復敍有爲之教，棲神導氣之術，以觀之；彼猶如前，凝矚不轉。籍因對之長嘯，良久，乃笑曰：「可更作。」籍復嘯，意盡退還，半嶺許，聞上啗然有聲，如數部鼓吹，林谷傳響。顧看，迺向人嘯也。

【註】魏氏春秋曰：「阮籍常率意獨駕，不由徑路，車跡所窮，輒慟哭而反。嘗遊蘇門山，有隱者莫知姓名，有竹實數斛，杵臼而已。籍聞而從之，談太古無爲之道，論五帝三王之義。蘇門先生愴然，曾不眴之。籍乃嘯然長嘯，韻響寥亮。蘇門先生乃適爾而笑。籍既降，先生喟然高嘯，有如鳳音。籍素知音，乃假蘇門先生之論，以寄所懷。其歌曰：「日沒不周西，月出丹淵中。陽精晦不見，陰光代爲雄。亭亭在須臾，厭厭將復隆。富貴俛仰閒，貧賤何必終？」」竹林七賢論曰：「籍歸，遂著大人先生論。」

，所言皆胸懷間本趣；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。觀其長嘯相和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。」

嵇康遊於汲郡山中，遇道士孫登，遂與之遊。康臨去，登曰：「君才則高矣，保身之道不足。」

【註】康集序曰：「孫登者，不知何許人；無家，於汲郡北山土窟住。夏則編草爲裳，冬則被髮自覆。好讀易，鼓一絃琴。見者皆親樂之。」魏氏春秋曰：「登性無喜怒，或沒諸水，出而觀之，登復大笑。時時出入人間，所經家設衣食者，一無所辭，去皆舍去。」文士傳曰：「嘉平中，汲縣民共入山中，見一人，所居懸巖百仞，叢林鬱茂，而神明甚察。自云孫姓登名，字公和。康聞，乃從遊三年。問其所圖，終不答。然神謀所存良妙，康每齠然歎息。將別，謂曰：「先生竟無言乎？」登乃曰：「子識火乎？生而有光，而不用其光，果然在於用光。人生有才，而不用其才，果然在於用才。故用光在乎得薪，所以保其曜；用才在乎識物，所以全其年。今子才多識寡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！子無多求！」康不能用。及遭呂安事在獄，爲詩自責云：「昔慚下惠，今愧孫登！」」王隱晉書曰：「孫登卽阮籍所見者也，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。魏晉去就，易生嫌疑，貴賤並沒，故登或默也。」

山公（濤）將去選曹，欲舉嵇康，康與書告絕。

【註】康別傳曰：『山巨源爲吏部郎遷散騎常侍，舉康，康辭之，并與山絕。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邪？亦欲標不屈之節，以杜舉者之口耳。乃答濤書，自說不堪流俗，而非薄湯武。大將軍聞而惡之。』

李廡是茂曾第五子，清真有遠操，而少羸病，不肯婚宦，居在臨海，住兄侍中墓下。既有高名，王丞相欲招禮之，故辟爲府掾。廡得賤命，笑曰：『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！』

【註】文字志曰：『廡字宗子，江夏鍾武人。祖康，秦州刺史。父重，平陽太守。世有名望。廡好學，善草隸，與兄式齊名。躄疾不能行坐，常仰臥彈琴，讀誦不輟。河間王辟太尉掾，以疾不赴。後避難隨兄南渡，司徒王導復辟之。廡曰：『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！』永和中卒。廡嘗爲二府辟，故號李公府也。式字景則，廡長兄也。思理儒隱，有平素之譽。渡江，累遷臨海太守侍中，年五十四而卒。』

何驃騎（充）弟以高情避世，而驃騎勸之令仕。答曰：『予弟五之名，何必

滅驃騎？

【註】中興書曰：『何準字幼道，廬江灑人；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。雅好高尚，徵聘一無所就。充位居宰相，權傾人主，而準散帶衡門，不及世事。于時名德皆稱之。年四十七卒。有女爲穆帝皇后，贈光祿大夫，子恢讓不受。』

阮光祿（裕）在東山，蕭然無事，常內足於懷。○有人以問王右軍，右軍曰：『此君近不驚寵辱，雖古之沈冥，○何以過此？』

【註】○阮裕別傳曰：『裕居會稽剡山，志存肥遁。』○楊子曰：『蜀莊沈冥。』李軌注曰：『沈冥猶玄寂，泯然無迹之貌。』

孔車騎（愉）少有嘉遁意，年四十餘，始應安東命。未仕宦時，嘗獨寢歌吹，自箴誨，自稱孔郎，遊散名山。百姓謂有道術，爲生立廟。今猶有孔郎廟。

【註】孔愉別傳曰：『永嘉大亂，愉入臨海山中，不求聞達。中宗命爲參軍。』

南陽劉麟之，高率，善史傳，隱於陽岐。於時苻堅臨江，荊州刺史桓沖將盡

許謨之益，徵爲長史，遣人船往迎，贈貲甚厚。麟之聞命，便升舟，悉不受所餉。緣道以乞窮乏，比至上明亦盡。一見沖，因陳無用，憊然而退。居陽岐積年，衣食有無，常與村人共。值己匱乏，村人亦如之，甚厚爲鄉閭所安。

【註】鄧粲晉紀曰：「麟之字子驥，南陽安衆人。少尚質素，虛退寡欲。好遊山澤間，志存遁逸。桓沖嘗至其家，麟之方條桑，謂沖「使君旣枉駕光臨，宜先詣家君。」沖遂詣其父。父命麟之，然後乃還，拂短褐與沖言。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菹菜供賓，沖敕人代之，父辭曰：「若使官人，則非野人之意也。」沖爲慨然，至昏乃退。因請爲長史，固辭。居陽岐，去道斥近，人士往來，必投其家。麟之身自供給，贈致無所受。去家百里有孤嫗，疾將死，謂人曰：「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。」麟之身往候之，值終，爲治棺殯。其仁愛皆如此。以壽卒。」

南陽翟道淵，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，共隱於尋陽。庾太尉（亮）說周以當世之務，周遂仕。翟秉志彌固，其後周詣翟，翟不與語。

【註】晉陽秋曰：「翟湯字道淵，南陽人；漢方進之後也。篤行任素，義讓廉潔，餽

贈一無所受。值亂多寇，聞湯名德，皆不敢犯。尋陽記曰：「初庾亮臨江州，聞翟湯之風，束帶躡屐而詣焉，亮禮甚恭。湯曰：「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。」亮稱其能言，表薦之，徵國子博士，不赴。主簿張玄曰：「此君臥龍，不可動也。」終於家。」

孟萬年及弟少孤，居武昌陽新縣。萬年遊宦，有盛名當世。少孤未嘗出京邑，人士思欲見之，乃遣信報少孤，云兄病篤，狼狽至都。時賢見之者，莫不嗟重，因相謂曰：「少孤如此，萬年可死！」

【註】○袁宏孟處士銘曰：「處士名陋，字少孤，武昌陽新人；吳司空孟宗後也。少而希古，布衣蔬食，棲遲蓬藿之下，絕人間之事，親族慕其孝。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，稱疾不至。相府歷年虛位，而澹然無悶，卒不降志。時人奇之。」

康僧淵在豫章，去郭數十里，立精舍，旁連嶺，帶長川，芳林列於軒庭，清流激於堂宇。乃閒居研講，希心理味。庾公諸人多往看之，觀其運用吐納，風流轉佳。加已處之怡然，亦有以自得，聲名乃興，後不堪遂出。

戴安道既厲操東山，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。謝太傅曰：『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？』戴曰：『下官不堪其憂，家弟不改其樂。』

【註】

○續晉陽秋曰：『逵不樂當世，以琴書自娛，隱會稽剡山。國子博士徵，不就。』

○戴氏譜曰：『逵字安丘，譙國人。祖頌，父綏，有名位。逵以武勇顯。有功封廣陵侯，仕至大司農。』

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，每致四方諸侯之遺。或謂許曰：『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。』許曰：『筐篚苞苴，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。』

范宣未嘗入公門，韓康伯與同載，遂誘俱入郡，范便於車後趨下。

【註】

續晉陽秋曰：『宣少尚隱遁，家於豫章，以清潔自立。』

郗超每聞欲高尙隱退者，輒爲辦百萬資，并爲造立居宇。在剡爲戴公起宅，甚精整。戴始往舊居，與所親書曰：『近至剡，如官舍。』郗爲傅約，亦辦百萬資，傅隱事差互，故不果遣。

【註】

○約，瓊小字。

許掾好遊山水，而體便登陟，時人云：「許非徒有勝情，實有濟勝之具！」

郗尚書（恢）與謝居士○善，常稱「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，可以累心處

都盡。」

【註】

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：「謝敷字慶緒，會稽人。崇信釋氏，初入太平山中，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爲業，招引同事，化納不倦。以母老，還南山若邪中。內史郗愔表薦之，徵博士，不就。初月犯少微星，一名處士星，占云，以處士當之。時戴逵居剡，旣美才藝，而交遊貴盛，先敷著名，時人憂之。俄而敷死，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：「吳中高士，便是求死不得！」」

賢媛第十九

陳嬰者，東陽人。少修德行，箸稱鄉黨。秦末大亂，東陽人欲奉嬰爲主。母曰：『不可。自我爲汝家婦，少見貧賤，一旦富貴，不祥。不如以兵屬人。事成，少受其利；不成，禍有所歸。』

【註】史記曰：『嬰故東陽令史，居縣素信爲長者，東陽人欲立長，乃請嬰。嬰母見之，乃以兵屬項梁，梁以嬰爲上柱國。』

漢元帝宮人既多，乃令畫工圖之，欲有呼者，輒披圖召之。其中常者，皆行貨賂。王明君姿容甚麗，志不苟求，工遂毀爲其狀。後匈奴來和，求美女於漢帝，帝以明君充行。既召見而惜之，但名字已去，不欲中改，於是遂行。

【註】漢書匈奴傳曰：『竟寧元年，呼韓邪單于來朝，自言願娶漢氏以自親，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——字明君——賜之。單于歡喜，上書願保塞。』文穎曰：『昭君本蜀郡秭

歸人也。」琴操曰：「王昭君者，齊國王穰女也。年十七，儀形絕麗，以節聞國中。長者求之，王皆不許，乃獻漢元帝。帝造次不能別房帷，昭君恚怒之。會單于遣使帝，令宮人裝出，使者請一女。帝乃謂宮中曰：「欲至單于者起！」昭君喟然越席而起。帝視之，大驚悔。是時使者並見，不得止，乃賜單于。單于大說，獻諸珍物。昭君有子曰世遠，單于死，世遠繼立。凡爲胡者，父死妻母；昭君問世遠曰：「汝爲漢也？爲胡也？」世遠曰：「欲爲胡耳。」昭君乃吞藥自殺。」石季倫曰：「昭以觸文帝諱，故改爲明。」

漢成帝幸趙飛燕，飛燕讒班婕妤好祝詛，於是考問。辭曰：「妾聞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修善尙不蒙福，爲邪欲以何望？若鬼神有知，不受邪佞之訴；若其無知，訴之何益？故不爲也。」

【註】漢書外戚傳曰：「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，初生，父母不舉，三日不死，乃收養之。及壯，屬河南主家學歌舞，號曰飛燕。帝微行過主，見而說之，召入宮，大得幸，立爲后。班婕妤者，鴈門人。成帝初選入宮，大得幸，立爲婕妤。帝遊後庭，常欲與同輦，婕妤辭之。趙飛燕譖許皇后及婕妤，婕妤對有辭致，上憐之，賜黃金百斤。」

飛燕嬌妬，婕妤恐見危，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。帝崩，婕妤充奉園陵。薨，葬園中。」

魏武帝崩，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，及帝病困，卞后○出看疾，太后入戶，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，太后問：「何時來邪？」云：「正伏魄時過。」因不復前，而歎曰：「狗鼠不食汝餘，死故應爾！」至山陵，亦竟不臨。

【註】○魏書曰：「武宣卞皇后，琅邪開陽人。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，有黃氣滿室移日。父敬侯怪之，以問卜者王越。越曰：「此吉祥也！」年二十，太祖納於譙。性約儉，不尚華麗，有母儀德行。」

趙母嫁女，女臨去，敕之曰：「慎勿爲好！」女曰：「不爲好，可爲惡邪？」母曰：「好尚不可爲，其况惡乎？」

【註】列女傳曰：「趙姬者，桐鄉令東郡虞謹妻，潁川趙氏女也。才敏多覽。謹既沒，文皇帝敬其文才，召入宮省。上欲自征公孫淵，姬上疏以諫。作列女傳解，號趙母注，賦數十萬言。赤烏六年卒。」淮南子曰：「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，曰：「爾爲善，

善人疾之。」對曰：「然則當爲不善乎？」曰：「善尙不可爲，而况不善乎？」景獻羊皇后曰：「此言雖鄙，可以命世人。」

許允 婦是阮衛尉女，德如妹。奇醜，交禮竟，允無復入理，家人深以爲憂。會允有客至，婦令婢視之，還答曰：「是桓郎。」桓郎者，桓範也。婦云：「無憂，桓必勸入。」桓果語許云：「阮家旣嫁醜女與卿，故當有意，卿宜察之。」許便回入內，旣見婦，卽欲出，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，便捉裾停之。許因謂曰：「婦有四德，卿有其幾？」婦曰：「新婦所乏，唯容耳。然士有百行，君有幾？」許云：「皆備。」婦曰：「夫百行以德爲首，君好色不好德，何謂皆備？」允有慚色，遂相敬重。

【註】 魏略曰：「允字士宗，高陽人。少與清河崔贊，俱發名於冀州。仕至領軍將軍。」

陳劉志名曰：「阮共字伯彥，尉氏人。清真守道，動以禮讓。仕魏至衛尉卿。少子侃，字德如。有俊才，而飭以名理，風儀雅潤。與嵇康爲友。仕至河內太守。」

③魏略曰：「範字允明，沛郡人。仕至大司農，爲宣王所誅。」

許允爲吏部郎，多用其鄉里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。其婦出誠允曰：「明主可以理奪，難以情求。」旣至，帝覈問之。允對曰：「舉爾所知，臣之鄉人，臣所知也。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？若不稱職，臣受其罪。」旣檢校，皆官得其人，於是乃釋。允衣服敗壞，詔賜新衣。初允被收，舉家號哭，阮新婦自若，云：「勿憂，尋還。」作粟粥待。頃之，允至。

【註】魏氏春秋曰：「初允爲吏部選，遷郡守，明帝疑其所用非次，將加其罪。允妻阮氏跳出謂曰：『明主可以理奪，不可以情求。』允領之而入。帝怒詰之。允對曰：『某郡太守雖限滿，文書先至，年限在後，日限在前。』帝前取事視之，乃釋然。遣出，望其衣敗，曰：『清吏也！』」

許允爲晉景王所誅，門生走入告其婦，婦正在機中，神色不變，曰：「蚤知爾耳！」門人欲藏其兒，婦曰：「無豫諸兒事。」後徙居墓所，景王遣鍾會看之，

若才流及父，當收兒以咨母。母曰：「汝等雖佳，才具不多，率胸懷與語，便無所憂。不須極哀，會止便止。又可少問朝事。」兒從之。會反，以狀對，卒免。

【註】魏志曰：「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，有詐作尺一詔書，以玄爲大將軍，允爲太尉，共錄尚書事。無何，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，門吏曰：「有詔。」因便驅走。允投書燒之，不以關呈景王。」魏略曰：「明年李豐被收，允欲往見大將軍，已出門，允回遑不定，中道還取袴，大將軍聞而怪之曰：「我自收李豐，士大夫何爲怱怱乎？」會鎮北將軍劉靜卒，以允代靜，大將軍與允書曰：「鎮北雖少事，而都典一方，念足下震華鼓，建朱節，歷本州，此所謂著繡畫行也！」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殺乞諸俳及其官屬滅死徒邊道死。」魏氏春秋曰：「允之爲鎮北，喜謂其妻曰：「吾知免矣！」妻曰：「禍見於此，何免之有？」」晉諸公贊曰：「允有正情，與文帝不平，遂幽殺之。」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，陳允禍患所起，辭甚酸愴，文多不錄。世語曰：「允二子，奇字子太，猛字子豹：並有治理。」晉諸公贊曰：「奇泰始中爲太常丞，世祖嘗祠廟，奇應行事，朝廷以奇受害之門，不令接近，出爲長史。世祖下詔述允宿望，又稱奇才，擢爲尚書祠部郎。猛禮學儒博，加有才識，爲幽州刺史。」

王公淵○娶諸葛誕女，入室言語始交，王謂婦曰：「新婦神色卑下，殊不

似公休！婦曰：「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，而令婦人比蹤英傑！」

【註】○魏氏春秋曰：「王廣字公淵，王陵子也。有風量才學，名重當世。與傅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。」魏志曰：「廣有志，尙學行。陵誅，并死。」

王經少貧苦，仕至二千石。母語之曰：「汝本寒家子，仕至二千石，此可以止乎？」經不能用。爲尙書，助魏，不忠於晉，被收。涕泣辭母曰：「不從母敕，以至今日！」母都無憾容，語之曰：「爲子則孝，爲臣則忠，有孝有忠，何負吾邪？」

【註】世語曰：「經字彥偉，清河人。高貴鄉公之難，王沈王業馳告文王，經以正直不出，因沈業申意，後誅經，及其母。」晉諸公贊曰：「沈業將出，呼經不從，曰：『吾子行矣！』」漢晉春秋曰：「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，經諫曰：『昔魯昭不忍季氏，敗走失國，爲天下笑。今權在其門久矣，朝廷四方，皆爲之致死，不顧逆順之理，非一日也。且宿衛空闕，寸刃無有，陛下何所資用？而一旦如此，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？』」髦不聽。後殺經并及其母。將死，垂泣謝母，母顏色不變，笑而謂曰：「人誰不死？往所以止汝者，恐不得其所也。以此并命，何恨之有？」干寶晉紀曰：「經正直不忠於我，故誅之。」按，傅暢干寶所記，則是經實忠貞於魏，而世語既謂其正

直，復云因沈業申意，何其相反乎？故二家之言深得之。

山公（濤）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。山妻韓氏，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，問公曰：『我當年可以爲友者，唯此二生耳！』妻曰：『負羈之妻，亦親觀狐趙，意欲窺之，可乎？』他日，二人來，妻勸公止之宿，具酒肉，夜穿墉以視之，達旦忘反。公入曰：『二人何如？』妻曰：『君才致殊不如，正當以識度相友耳。』公曰：『伊輩亦常以我度爲勝。』

【註】晉陽秋曰：『濤雅素恢達，度量宏遠，心存事外，而與時俛仰。嘗與阮籍嵇康諸人，箸忘言之契。至於羣子，屯蹇於世，濤獨保浩然之度。』王隱晉書曰：『韓氏有才識，濤未仕時，戲之曰：「忍寒我當作三公，不知卿堪爲夫人不耳？」』

王渾妻鍾氏，生女令淑，武子爲妹，求簡美對而未得，有兵家子有儁才，欲以妹妻之，乃白母曰：『誠是才者，其地可遺，然要令我見。』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，使母帷中察之。旣而母謂武子曰：『如此衣形者，是汝所擬者。』

非邪？武子曰：「是也。」母曰：「此才足以拔萃，然地寒不有長年，不得申其才用，觀其形骨，必不壽，不可與婚。」武子從之。兵兒數年果亡。

【註】○虞預晉書曰：「渾字玄冲，太原晉陽人；魏司徒昶子。仕至司徒。」○王氏

譜曰：「鍾夫人名琰之，太傅繇之孫。」

賈充前婦，是李豐女。豐被誅，離婚徙邊。○後遇赦得還，充先已取郭配女，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。李氏別住外，不肯還充舍。○郭氏語充，欲就省李。充曰：「彼剛介有才氣，卿往不如不去。」○郭氏於是盛威儀，多將侍婢。既至，入戶，李氏起迎，郭不覺脚自屈，因跪再拜。既反，語充。充曰：「語卿道何物。」

【註】○婦人集曰：「充妻李氏，名婉，字淑文。豐誅，徙樂浪。」○賈氏譜曰：「

郭氏名玉璜，即廣宣君也。」○晉諸公贊曰：「世祖踐阼，李氏赦還，而齊獻王妃

欲令充遣郭氏，更納其母，充不許，爲李氏築宅，而不往來。充母柳氏將亡，充問所欲言者。柳曰：「我教汝迎李新婦，尙不肯，安問他事！」○充別傳曰：「李氏

有淑性令才也。』按，晉諸公贊曰：『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，又郭氏是太子妃母，無離絕之理，乃下詔敕斷不得往還。』而王隱晉書亦云：『充既與李絕婚，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，名槐。李禁錮解，詔充置左右夫人。充母柳，亦敕充迎李。槐怒，攘臂責充曰：「刑定律令，爲佐命之功，我有其分，李那得與我並？」充乃架屋永年里中，以安李。槐晚乃知，充出，輒使人尋充。詔許充置左右夫人，充答詔，以謙讓不敢當盛禮。』晉贊既云世祖下詔不遣李還，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立左右夫人，充憚郭氏不敢迎李，三家之說並不同，未詳孰是。然李氏不還，別有餘故，而世說云自不肯還，謬矣。且郭槐彊狠，豈能就李而爲之拜乎？皆爲虛也。

賈充妻李氏，作女訓行於世。李氏女，齊獻王妃。郭氏女，惠帝后。充卒，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，經年不決。賈后廢，李氏乃祔葬，遂定。

【註】晉諸公贊曰：『李氏有才德，世稱李夫人訓者。生女合，亦才明，卽齊王妃。』婦人集曰：『李氏至樂浪，遣二女典式八篇。』王隱晉書曰：『賈后字南風，爲趙王所誅。』

王汝南（湛）少無婚，自求郝普（女）司空（女）以其癡，會無婚處，任其意，便

許之既婚，果有令姿淑德，生東海，遂爲王氏母儀。或問汝南何以知之？曰：「嘗見井上取水，舉動容止不失常，未嘗忤觀，以此知之。」

【註】○郝氏譜曰：「普字道匡，太原襄城人。仕至洛陽太守。」○魏氏志曰：「王昶字文舒，仕至司空。」汝南別傳曰：「襄城郝仲將，門至孤陋，非其所偶也。君嘗見其女，便求聘焉。果高朗英邁，母儀冠族。其通識餘裕，皆此類。」

王司徒婦鍾氏女，太傅曾孫，亦有俊才女德。○鍾郝爲姊姒，雅相親重。鍾不以貴陵郝，郝亦不以賤下鍾。東海家內，則郝夫人之法；京陵家內，範鍾夫人之禮。

【註】○王氏譜曰：「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。」婦人集曰：「夫人有文才，其詩賦頌誄行於世。」

李平陽（重）秦州○子，中夏名士，于時以比王夷甫。孫秀○初，欲立威權，咸云：「樂令（廣）民望不可殺，滅李重者又不足殺。」遂逼重自裁。初重在家，

有人走從門入，出警中，疏示重，重看之色動，入內示其女，女直叫絕了，其意出則自裁。此女甚高明，重每咨焉。

【註】

○永嘉流人名曰：「康字玄胄，江夏人。魏秦州刺史。」

○晉諸公贊曰：「孫

秀字俊忠，琅邪人。初趙王倫封琅邪，秀給爲近職小吏。倫數使秀作書疏，文才稱倫意。倫封趙，秀徙戶爲趙人，用爲侍郎，信任之。」晉陽秋曰：「倫篡位，秀爲中書令，事皆決於秀。爲齊王所誅。」按，諸書皆云：「重知趙王倫作亂，有疾不治，遂以致卒。」而此書乃言自裁，甚乖謬。且倫秀兇虐，動加誅夷，欲立威權，自當顯戮，何爲逼令自裁？

周浚○作安東時，行獵值暴雨，過汝南李氏。李氏富足，而男子不在，有女名絡秀，聞外有貴人，與一婢於內宰猪羊，作數十人飲食，事事精辦，不聞有人聲。密覘之，獨見一女子，狀貌非常，浚因求爲妾。父兄不許。絡秀曰：「門戶殄瘁，何惜一女？若連孀，貴族將來，或大益。」父兄從之。遂生伯仁兄弟。絡秀語伯仁等：「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，門戶計耳。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，吾亦不惜。」

餘年！伯仁等悉從命。由此李氏在世，得方幅齒遇。

【註】○八王故事曰：『浚字開林，汝南安城人。少有才名。太康初，平吳，自御史中丞出爲揚州刺史。元康初，加安東將軍。』按，周氏譜，浚取同郡李伯宗女，此云爲妾，妄耳。

陶公（侃）少有大志，家酷貧，與母湛氏同居。同郡范逵，素知名，舉孝廉，投侃宿，于時冰雪積日，侃室如懸磬，而逵馬僕甚多，侃母湛氏語侃曰：『汝但出外留客，吾自爲計。』湛頭髮委地，下爲二髮（一作鬚）賣得數斛米，斫諸屋柱，悉割半爲薪，剉諸薦以爲馬草，日夕遂設精食，從者皆無所乏。逵既歎其才辯，又深愧其厚意，明日去，侃追送不已，且百里許。逵曰：『路已遠，君宜還。』侃猶不返。逵曰：『卿可去矣，至洛陽當相爲美談。』侃迺返。逵及洛，遂稱之於羊祜，顧榮諸人，大獲美譽。

【註】晉陽秋曰：『侃父丹，娶新淦湛氏女，生侃。湛虔恭有智算，以陶氏貧賤，紡績

以資給侃，使交結勝己。侃少爲尋陽吏，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，時大雪，侃家無草，逵徹所臥薦剉給，陰截髮賣以供調。逵聞之歎息。逵去，侃追送之。逵曰：「豈欲仕乎？」侃曰：「有仕郡意。」逵曰：「當相談致。」過廬江，向太守張夔稱之。召補吏，舉孝廉，除郎中。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：「君奈何與小人同輿？」晫曰：「此寒俊也。」王隱晉書曰：「侃母旣截髮供客，聞者歎曰：『非此母不生此子！』」乃進之於張夔。羊晫亦簡之。後晫爲十郡中正，舉侃爲鄱陽小中正，始得上品也。」

陶公少時，作魚梁吏，嘗以坩餼餉母。母封餼付使，反書責侃曰：「汝爲吏，以官物見餉，非唯不益，乃增吾憂也！」

【註】侃別傳曰：「母湛氏，賢明有法訓。侃在武昌，與佐吏從容飲燕，常有飲限。或勸尤可少進，侃悽然良久曰：『昔年少曾有酒失，二親見約，故不敢踰限。』」及侃丁母憂，在墓下，忽有二客來弔，不哭而退。儀服鮮異，知非常人，遣隨視之，但見雙鶴沖天而去。」幽明錄曰：「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，自謂其池曰鶴門。」按，吳司徒孟宗爲雷池監，以鱸餉母，母不受，非侃也。疑後人因孟假爲此說。

桓宣武溫平蜀，以李勢妹爲妾，甚有寵，常著齋後。主○始不知，旣聞，與

數十婢拔白刃襲之。正值李梳頭，髮委藉地，膚色玉曜，不爲動容。徐曰：「國破家亡，無心至此，今日若能見殺，乃是本懷！」主慚而退。

【註】○續晉陽秋曰：「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。」妬記曰：「溫平蜀，以李勢女爲妾，郡主兇妬，不卽知之。後知，乃拔刃往李所，因欲斫之。見李在窗梳頭，姿貌端麗，徐徐結髮，斂手向主，神色閑正，辭甚悽惋。主於是趨前抱之曰：「阿子，我見汝亦憐，何況老奴？」遂善之。」

庾玉臺○希之弟也。希誅將戮玉臺。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。○徒跣求進，閹禁不內，女厲聲曰：「是何小人，我伯父門，不聽我前！」因突入，號泣請曰：「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，當復能作賊不？」宣武笑曰：「增故自急。」遂原玉臺一門。

【註】○玉臺，庾友小字。庾氏譜曰：「友字惠彥，司空冰第三子。歷中書郎東陽太守。」○庾氏譜曰：「友字弘之，長子宣，娶宣武弟桓豁之女，字女幼。」中興書曰：「桓溫殺庾希弟倩，希聞難而逃，希弟友當伏誅，子婦桓氏女請溫得宥。」

謝公夫人幃諸婢，使在前作伎，使太傅暫見，便下幃，太傅索更開，夫人云：『恐傷盛德。』

桓車騎（沖）不好箸新衣，浴後，婦故送新衣與，車騎大怒，催使持去，婦更持還，傳語云：『衣不經新，何由而故？』桓公大笑，箸之。

【註】桓氏譜曰：『沖娶琅邪王恬之女，字女宗。』

王右軍郗夫人，謂二弟司空（愔）中郎（徽）曰：『王家見二謝，傾筐倒屣，見汝輩來，平平爾，汝可無煩復往。』

【註】○郗曇別傳曰：『曇字重熙，鑿少子。性韻方質，和正沉簡。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，徐兗二州刺史。』

王凝之謝夫人，既往王氏，大薄凝之，既還謝家，意大不說，太傅慰釋之曰：『王郎逸少之子，人身亦不惡，汝何以恨乃爾？』答曰：『一門叔父，則有阿大

中郎羣從兄弟，則有封胡、遏末，不意天壤之中，乃有王郎！

【註】封胡，謝韶小字。遏末，謝淵小字。韶字穆度，萬子；車騎司馬。淵字叔度，奔第二子；義興太守。時人稱其尤彥秀者，或曰封胡、遏末；封謂朗，遏謂玄，末謂韶。朗玄淵，一作胡謂淵，遏謂玄，末謂韶也。

韓康伯母隱古几，毀壞，卞鞠。見几，惡欲易之。答曰：『我若不隱此，汝何以得見古物？』

【註】鞠，卞範之母之外孫也。

王江州（凝之）夫人語謝遏曰：『汝何以都不復進？爲是塵務經心，天分有限。』

【註】夫人玄之妹。

郗嘉賓喪，婦兄弟欲迎妹還，終不肯歸。曰：『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，死寧不同穴！』

【註】 郝氏譜曰：「超娶汝南周閔女，名馬頭。」

謝遏絕重其姊，張玄常稱其妹，欲以敵之。有濟尼者，並遊張謝二家，人問其優劣。答曰：「王夫人神情散朗，故有林下風氣。顧家婦清心玉映，自是閨房之秀。」

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，問：「眼耳未覺惡不？」答曰：「髮白齒落，屬乎形骸；至於眼耳，關於神明，那可便與人隔？」

【註】 〇宋書曰：「惠字令明，琅邪人。歷吏部尚書，贈太常卿。」 婦人集載謝表曰：「妾年九十，孤骸獨存，願蒙哀矜，賜其鞠養。」

韓康伯母殷，隨孫繪之。〇之衡陽，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（玄），卜鞠是其外孫，時來問訊。謂鞠曰：「我不死，見此豎二世作賊。」在衡陽數年，繪之遇桓景真。〇之難也。殷撫屍哭曰：「汝父昔罷豫章，徵書朝至夕發，汝去郡邑數年，

爲物不得動，遂及於難，夫復何言？

【註】①韓氏譜曰：『繪之字季倫。父康伯，太常卿。繪之仕至衡陽太守。』②續晉陽秋曰：『桓亮字景眞，大司馬溫之孫。父濟，給事中。叔父玄，篡逆見誅。亮聚衆於長沙，自號湘州刺史。殺太宰甄恭，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。爲劉毅軍人郭珍斬之。』

世說新語

賢媛第十九

術解第二十一

荀勗善解音聲，時論謂之闇解。遂調律呂，正雅樂。每至正會，殿庭作樂，自調宮商，無不諧韻。阮咸妙賞，時謂神解。每公會作樂，而心謂之不調。既無一言直勗意，忌之，遂出阮爲始平太守。後有一田父耕於野，得周時玉尺，便是天下正尺。荀試以校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，皆覺短一黍，於是伏阮神識。

【註】晉後略曰：『鐘律之器，自周之末廢，而漢成哀之間，諸儒修而治之。至後漢末，復墮矣。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，不能考之典禮，徒依於時絲管之聲，時之尺寸而制之，甚乖失禮度。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，依典制定鐘律。既鑄律管，募求古器，得周時玉律數枚，比之不差。又諸郡舍倉庫，或有漢時故鐘，以律命之，皆不叩而應，聲響韻合，又若俱成。』晉諸公贊曰：『律成，散騎侍郎阮咸，謂「勗所造聲高，高則悲。夫亡國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今聲不合雅，懼非德政中和之音。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。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，不與勗律相應，音聲舒雅，而久不知夔所造，時人爲之，不足改易。」勗性自矜，乃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，而病卒。後得

地中古銅尺，校度勗今尺短四分，方明成果解音，然無能正者。『千寶晉紀曰：『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，以魏杜夔所制律呂，校大樂本音不和。後漢至魏尺，長於古四分有餘，而夔據之，是以失韻。勗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，以度古器，符於本銘，遂以爲式，用之郊廟。』

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，進飯，謂在坐人曰：『此是勞薪炊也。』坐者未之信，密遣問之，實用故車脚。

人有相羊祜父墓，後應出受命君，祜惡其言，遂掘斷墓後，以壞其勢。相者立視之，曰：『猶應出折臂三公。』俄而祜墜馬折臂，位果至公。

【註】幽明錄曰：『羊祜工騎乘，有一兒五六歲，端明可喜。掘墓之後，兒卽亡。羊時爲襄陽都督，因盤馬落地，遂折臂。於時士林咸歎其忠誠。』

王武子善解馬性，嘗乘一馬，箸連錢障泥，前有水，終日不肯渡。王云：『此必是惜障泥。』使人解去，便徑渡。

【註】語林曰：「武子性愛馬，亦甚別之。故杜預道「王武子有馬癖，和長輿有錢癖。」武子問杜預：「卿有何癖？」對曰：「臣有左傳癖。」」

陳述○爲大將軍（王敦）掾，甚見愛重，及亡，郭璞往哭之，甚哀，乃呼曰：「嗣祖焉知非福？」俄而大將軍作亂，如其所言。

【註】○陳氏譜曰：「述字嗣祖，潁川許昌人。有美名。」

晉明帝解占塚宅，聞郭璞爲人葬，帝微服往看，因問主人：「何以葬龍角？此法當滅族！」主人曰：「郭云：「此葬龍耳。不出三年，當致天子。」」帝問：「爲是出天子耶？」答曰：「非出天子，能致天子問耳。」

【註】青烏子相冢書曰：「葬龍之角，暴富貴，後當滅門。」

郭景純過江，居于暨陽，墓去水不盈百步，時人以爲近水。景純曰：「將當爲陸。」今沙漲，去墓數十里，皆爲桑田。其詩曰：「北阜烈烈，巨海混混。壘壘三

墳唯母與昆。」

【註】璞別傳曰：「璞少好經術，明解卜筮。永嘉中，海內將亂，璞投策嘆曰：『黔黎將同異類矣！』便結親暱十餘家，南渡江，居於暨陽。」

王丞相（導）令郭璞試作一卦，卦成，郭意色甚惡，云：「公有震厄！」王問：「有可消伏理不？」郭曰：「命駕西出數里，得一柏樹，截斷如公長，置牀上，常寢處，災可消矣。」王從其語，數日中，果震柏粉碎，子弟皆稱慶。大將軍云：「君乃復委罪於樹木！」

【註】王隱晉書曰：「璞消災轉禍，扶厄擇勝，時人咸言京管不及。」

桓公（溫）有主簿善別酒，有酒輒令先嘗，好者謂「青州從事」，惡者謂

「平原督郵。」——青州有齊郡，平原有鬲縣，「從事」言「到臍」，「督郵」言在

「鬲上住。」

郗愔信道甚精勤，常患腹內惡，諸醫不可療，聞于法開有名，往迎之。既來，便脈云：「君侯所患，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。」合一劑湯與之，一服，卽大下，去數段許紙如拳大，剖看，乃先所服符也。

殷中軍（浩）妙解經脈，中年都廢，有常所給使，忽叩頭流血。浩問其故，云：「有死事。」終不可說。詰問良久，乃云：「小人母年垂百歲，抱疾來久，若蒙官一脈，便有活理，訖就屠戮無恨。」浩感其至性，遂令舁來，爲診脈處方。始服一劑湯，便愈。於是悉焚經方。

世說新語

術解第二十

巧藝第二十一

彈棊始自魏宮內，用妝奩戲。文帝於此戲特妙，用手巾角拂之，無不中。有客自云能，帝使爲之。客箸葛巾角，低頭拂棊，妙踰於帝。

【註】傅玄彈棊賦敘曰：『漢成帝好蹴鞠，劉向以謂勞人體，竭人力，非至尊所宜。御乃因其體，作彈棊。今觀其道，蹴鞠道也。按玄此言，則彈棊之戲，其來久矣。且梁冀傳云：『冀善彈棊格五。』而此云起魏世，謬矣。』

陵雲臺樓觀精巧，先稱平衆木輕重，然後造構，乃無錙銖相負。揭臺雖高峻，常隨風搖動，而終無傾倒之理。魏明帝登臺，懼其勢危，別以大材扶持之，樓卽頽壞。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。

【註】洛陽宮殿簿曰：『陵雲臺，上壁方十三丈，高九尺。樓方四丈，高五丈。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。』

韋仲將能書，魏明帝起殿，欲安榜，使仲將登梯題之。既下，頭鬢皓然，因敕兒孫勿復學書。

【註】文章敘錄曰：「韋誕字仲將，京兆杜陵人；太僕端子。有文學，善屬辭。以光祿大夫卒。」衛桓四體書勢曰：「誕善楷書，魏宮觀多誕所題。明帝立陵霄觀，誤先釘榜，乃籠盛誕，轆轤長緝引上，使就題之。去地二十五丈，誕甚危懼，乃戒子孫絕此楷法，箸之家令。」

鍾會是荀濟北從舅，二人情好不協。荀有寶劍可直百萬，常在母鍾夫人許。會善書，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，仍竊去不還。荀勗知是鍾，而無由得也，思所以報之。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，甚精麗，未得移住。荀極善畫，乃潛往畫鍾門堂，作太傅（繇）形象，衣冠狀貌如平生。二鍾入門，便大感動，宅遂空廢。

【註】世語曰：「會善學人書，伐蜀之役，於劍閣要鄧艾章表，皆約其言，令詞旨倨傲，多自矜伐。艾由此被收也。」孔氏志怪曰：「於時咸謂勗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。彼此書畫，巧妙之極。」

羊長和博學工書，能騎射，善圍碁。諸羊後多知書，而射弈餘藝莫逮。

【註】文字志曰：「忱性能草書，亦善行隸，有稱於一時。」

戴安道就范宣學，視范所爲，范讀書亦讀書，范抄書亦抄書。唯獨好畫，范以爲無用，不宜勞思於此。戴乃畫南都賦圖。范看畢咨嗟，甚以爲有益，始重畫。

【註】中興書曰：「遠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，宣見達，異之，以兄女妻焉。」

謝太傅（安）云：「顧長康畫，有蒼生來所無！」

【註】續晉陽秋曰：「愷之尤好丹青，妙絕於時。曾以一廚畫寄桓玄，皆其絕者，深所珍惜，悉糊題其前。桓乃發廚後取之，好加理。後愷之見封題如初，而畫並不存，直云妙畫通靈，變化而去，如人之登仙矣。」

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，庾道季看之，語戴云：「神明太俗，由卿世情未盡。」戴云：「唯務光。」○當免卿此語耳！

【註】○列仙傳曰：「務光，夏時人也。耳長七寸，好鼓琴，服菖蒲韭根。湯將伐桀，

謀於光。光曰：「非吾事也。」湯曰：「伊尹何如？」務光曰：「彊力忍詬，不知其它。」湯克天下，讓於光。光曰：「吾聞無道之世，不踐其土。况讓我乎？」負石自沈於盧水。」

顧長康畫裴叔則，頰上益三毛。人問其故。顧曰：「裴楷儁朗有識具，正此是其識具。」看畫者尋之，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，殊勝未安時。

【註】愷之歷畫古賢，皆爲之贊。

王中郎（坦之）以圍碁是坐隱，支公（遁）以圍碁爲手談。

【註】博物志曰：「堯作圍碁，以教丹朱。」語林曰：「王以圍碁爲手談，故其在哀制中，辭後客來，方幅會戲。」

顧長康好寫起人形，欲圖殷荊州，殷曰：「我形惡，不煩耳。」顧曰：「明府正爲眼爾。」但明點童子，飛白拂其上，使如輕雲之蔽日。（日，一作月）

【註】仲堪眇目故也。

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，人問其所以。顧曰：「謝云：『一丘一壑，自謂過之。』」此子宜置丘壑中。」

顧長康畫人，或數年不點目精。人問其故。顧曰：「四體妍蚩，本無關於妙處，傳神寫照，正在阿堵中。」

顧長康道畫，「手揮五絃易，目送歸鴻難。」

世說新語

巧藝第二十一

寵禮第二十二

元帝正會，引王丞相（導）登御牀，王公固辭，中宗引之彌苦。王公曰：「使太陽與萬物同暉，臣下何以瞻仰！」

【註】中興書曰：「元帝登尊號，百官陪位，詔王導升御坐，固辭然後止。」

桓宣武（溫）嘗請參佐入宿，袁宏伏滔相次而至，蒞名府中，復有袁參軍，彥伯疑焉，令傳教更質。傳教曰：「參軍是袁伏之袁，復何所疑？」

王珣，郗超，並有奇才，爲大司馬（桓溫）所眷拔，珣爲主簿，超爲記室參軍。超爲人多須，珣狀短小，于時荊州（殷浩）爲之語曰：「顧參軍，短主簿，能令公喜，能令公怒。」

【註】續晉陽秋曰：「超有才能，珣有器望，並爲溫所暱。」

許玄度停都一月，劉尹（恢）無日不往，乃歎曰：「卿復少時不去，我成輕薄京尹！」

【註】語林曰：「玄度出都，真長九日十一詣之，曰：『卿尚不去，使我成薄德二千石！』」

孝武在西堂會，伏滔預坐，還下車呼其兒，○語之曰：「百人高會，臨坐未得他語，先問伏滔何在？在此不？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，何如？」

【註】○兒卽系也。丘淵之文章錄曰：「系字敬魯，仕至光祿大夫。」

卞範之爲丹陽尹，羊孚南州暫還，往卞許，云：「下官疾動不堪坐。」卞便開帳拂褥，羊徑上大牀，入被須枕。卞回坐傾眄，移晨達暮。羊去，卞語曰：「我以第一理期卿，卿莫負我！」

【註】丘淵之文章錄曰：「範之字敬祖，濟陰宛句人。祖嶠，下邳太守。父循，尙書郎。桓玄輔政，範之遷丹陽尹，玄敗伏誅。」

任誕第二十三

陳留阮籍，譙國嵇康，河內山濤，三人年皆相比，康年少亞之。預此契者，沛國劉伶，陳留阮咸，河內向秀，琅邪王戎。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，肆意酣暢，故世謂「竹林七賢」。

【註】晉陽秋曰：「於時風譽扇於海內，至於今詠之。」

阮籍遭母喪，在晉文王坐進酒肉，司隸何曾亦在坐，曰：「明公方以孝治天下，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，宜流之海外，以正風教！」文王曰：「嗣宗毀頓如此，君不能共憂之，何謂？」且有疾而而飲酒食肉，固喪禮也。」籍飲噉不輟，神色自若。

【註】○晉諸公贊曰：「何曾字穎考，陳郡陽夏人。父夔，魏太僕。曾以高雅稱，加性

仁孝。累遷司隸校尉，用心甚正，朝廷憚之。仕晉至太宰。』 干寶晉紀曰：「何曾嘗謂阮籍曰：『卿恣情任性，敗俗之人也。今忠賢執政，綜核名實，若卿之徒，何可長也？』復言之於太祖。籍飲噉不輟。故魏晉之間，有被髮夷傲之事，背死忘生之人，反謂行禮者，籍爲之也。』魏氏春秋曰：『籍性至孝，居喪雖不率常禮，而毀幾滅性。然爲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，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，而不加害也。』

劉伶病酒渴甚，從婦求酒，婦捐酒毀器，涕泣諫曰：「君飲太過，非攝生之道，必宜斷之！」伶曰：「甚善。我不能自禁，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，便可具酒肉。」婦曰：「敬聞命。」供酒肉於神前，請伶祝誓。伶跪而祝曰：「天生劉伶，以酒爲名。一飲一斛，五斗解醒。婦人之言，慎不可聽。」便引酒進肉，隗然已醉矣。

○劉公榮 與人飲酒，雜穢非類，人或譏之。答曰：「勝公榮者，不可不與飲；不如公榮者，亦不可不與飲；是公榮輩者，又不可不與飲。故終日共飲而醉。」

【註】 ○劉氏譜曰：「昶字公榮，沛國人。」晉陽秋曰：「昶爲人通達，仕至兖州刺史。」

步兵校尉缺，廚中有貯酒數百斛，阮籍乃求爲步兵校尉。

【註】文士傳曰：「籍放誕有傲世情，不樂仕宦，晉文帝親愛籍，恆與談戲，任其所欲，不迫以職事。籍常從容曰：「平生曾遊東平，樂其土風，願得爲東平太守。」文帝說，從其意。籍便騎驢徑到郡；皆壞府舍諸壁障，使內外相望，然後教令清寧。十餘日，便復騎驢去。後聞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，忻然求爲校尉。於是入府舍，與劉伶酣飲。」

劉伶恆縱酒放達，或脫衣裸形在屋中，人見譏之。伶曰：「我以天地爲棟宇，屋室爲幃衣，諸君何爲入我幃中？」

【註】鄧粲晉紀曰：「客有詣伶，值其裸袒，伶笑曰：「吾以天地爲宅舍，以屋宇爲幃衣，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，又何惡乎？」其自任若是。」

阮籍妓嘗還家，籍見與別，或譏之。籍曰：「禮豈爲我輩設也？」

【註】曲禮：「嫂叔不通問。」故譏之。

阮公（籍）鄰家婦有美色，當壚酤酒，阮與王安豐（戎）常從婦飲酒，阮醉，

便眠其婦側。夫始殊疑之，伺察終無他意。

【註】王隱晉書曰：「籍鄰家處子有才色，未嫁而卒。籍與無親，生不相識，往哭盡哀而去。其達而無檢，皆此類也。」

阮籍當葬母，蒸一肥豚，飲酒二斗，然後臨訣，直言窮矣，都得一號，因吐血，廢頓良久。

【註】鄧粲晉紀曰：「籍母將死，與人圍碁如故，對者求止，籍不肯，留與決賭。既而飲酒三斗，舉聲一號，嘔血數升，廢頓久之。」

阮仲容（咸）步兵居道南，諸阮居道北，北阮皆富，南阮貧。七月七日，北阮盛曬衣，皆紗羅錦綺；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。人或怪之，答曰：「未能免俗，聊復爾耳！」

【註】竹林七賢論曰：「諸阮前世皆儒學，善居室，唯咸一家尚道棄事，好酒而貧。舊俗，七月七日，法當曬衣。諸阮庭中爛然錦綺，咸時總角，乃豎長竿挂犢鼻褌也。」

阮步兵（籍）喪母，裴令公（楷）往弔之。阮方醉，散髮坐牀，箕踞不哭。裴至，下席於地，哭弔嘑畢，便去。或問裴：「凡弔，主人哭，客乃爲禮；阮既不哭，君何爲哭？」裴曰：「阮方外之人，故不崇禮制；我輩俗中人，故以儀軌自居。」時人歎爲兩得其中。

【註】名士傳曰：「阮籍喪親，不率常禮，裴楷往弔之，遇籍方醉，散髮箕踞，旁若無人。楷哭泣盡哀而退，了無異色。其安同異如此。」戴逵論之曰：「若裴公之制，弔欲冥外以護內，有達意也，有弘防也。」

諸阮皆能飲酒，仲容至宗人間共集，不復用常桮斟酌，以大罍盛酒，圍坐相向大酌。時有羣豬來飲，直接去，上便共飲之。

阮渾長成，風氣韻度似父，亦欲作達。步兵曰：「仲容已預之，卿不得復爾！」

【註】竹林七賢論曰：「籍之抑渾，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爲達也。後咸兄子簡，亦以曠達自居，父喪，行遇大雪寒凍，遂詣浚儀令，令爲它賓設黍臠，簡食之，以致清議，

廢頓幾三十年。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，而禮教尙峻，迨元康中，遂至放蕩越禮。樂廣譏之曰：「名教中自有樂地，何至於此？」樂令之言有旨哉！謂彼非玄心，徒利其縱恣而已。」

裴成公（頽）婦王戎女。王戎晨往裴許，不通徑前，裴從牀南下，女從北下，相對作賓主，了無異色。

【註】裴氏家傳曰：「頽取戎長女。」

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，及居母喪，姑當遠移，初云當留婢，既發，定將去，仲容借客驢，箸重服自追之，累騎而返，曰：「人種不可失！」卽遙集之母也。

【註】竹林七賢論曰：「咸既追婢，於是世議紛紛然，自魏末沈淪閭巷，逮晉咸寧中，始登王途。」阮孚別傳曰：「咸與姑書曰：「胡婢遂生胡兒。」姑答書曰：「魯靈光殿賦曰，胡人遙集於上楹，可字曰遙集也。」故孚字遙集。」

任愷○既失權勢，不復自檢括，或謂和嶠曰：「卿何以坐視元稹敗而不救？」和曰：「元稹如北夏門拉攏，自欲壞，非一木所能支。」

【註】○晉諸公贊曰：「愷字元稷，樂安博昌人。有雅識國幹，萬機大小多綜之。與賈充不平，充乃啓愷掌吏部，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，坐免官，世祖情遂薄焉。」

劉道真少時，常漁草澤，善歌嘯，聞者莫不留連。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，甚樂其歌嘯，乃殺豚進之。道真食豚盡，了不謝。嫗見不飽，又進一豚，食半餘半，迺還之。後爲吏部郎，嫗兒爲小令史，道真超用之，不知所由，問母，母告之。於是齋牛酒詣道真。道真曰：「去去，無可復用相報！」

阮宣子常步行，以百錢挂杖頭，至酒店便獨酣暢，雖當世貴盛，不肯詣也。

【註】名士傳曰：「脩性簡任。」

山季倫爲荊州時，出酣暢，人爲之歌曰：「山公時一醉，徑造高陽池。日莫倒載歸，茗芋無所知。復能乘駿馬，倒箸白接籬。舉手問葛彊，何如并州兒？」高陽池在襄陽，彊是其愛將，并州人也。

【註】襄陽記曰：『漢侍中習郁於岷山南，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，池邊有高隄，種竹及長楸，芙蓉菱芡覆水，是遊燕名處也。山簡每臨此池，未嘗不大醉而還，曰：「此是我高陽池也！」襄陽小兒歌之。』

張季鷹縱任不拘，時人號爲江東步兵。或謂之曰：『卿乃可縱適一時，獨不爲身後名邪？』答曰：『使我有身後名，不如卽時一杯酒！』

【註】文士傳曰：『翰任性自適，無求當世，時人貴其曠達。』

畢茂世○云：『一手持蟹螯，一手持酒杯，拍浮酒池中，便足了一生。』

【註】晉中興書曰：『畢卓字茂世，新蔡人。少傲達，爲胡毋輔之所知。太興末，爲吏部郎，嘗飲酒廢職。比舍郎釀酒熟，卓因醉，夜至其甕間，取飲之。主者謂是盜，執而縛之，知爲吏部也，釋之。卓遂引主人燕讎側，取醉而去。溫嶠素知愛卓，請爲平南長史卒。』

賀司空（循）入洛赴命，爲太孫舍人，經吳閶門，在船中彈琴。張季鷹本不相識，先在金閶亭聞絃甚清，下船就賀，因共語，便大相知說。問賀：『卿欲何之？』

賀曰：『入洛赴命，正爾進路。』張曰：『吾亦有事北京，因路寄載。』便與賀同發。初不告家，家追問，迺知。

祖車騎（逖）過江時，公私儉薄，無好服玩。王庾諸公共就祖，忽見裘袍重疊，珍飾盈列，諸公怪問之。祖曰：『昨夜復南塘一出。』祖于時恆自使健兒鼓行劫鈔，在事之人，亦容而不問。

【註】晉陽秋曰：『逖性通濟，不拘小節。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，逖待之皆如子弟。永嘉中，流民以萬數，揚土大饑，賓客攻剽，逖輒擁護全衛，談者以此少之，故久不得調。』

鴻臚卿孔羣好飲酒，王丞相（導）語云：『卿何爲恆飲酒？不見酒家覆瓶布，日月糜爛。』羣曰：『不爾，不見糟肉，乃更堪久。』羣嘗書與親舊：『今年田得七百斛秣米，不了麴蘖事。』

有人譏周僕射(顓)與親友言戲，穢雜無檢節。周曰：『吾若萬里長江，何能不千里一曲？』

【註】鄧粲晉紀曰：『王導與周顓及朝士，詣尚書紀瞻觀伎，瞻有愛妾，能爲新聲，顓於衆中欲通其妾，露其醜穢，顏無怍色，有司奏免顓官，詔特原之。』

溫太真位未高時，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，與輒不競。嘗一過大輸物戲，屈無因得反，與庾亮善，於舫中大喚亮曰：『卿可贖我！』庾卽送直，然後得還。經此數四。

【註】中興書曰：『嶠有儁朗之目，而不拘細行。』

溫公(嶠)喜慢語，下令(壺)禮法自居，至庾公(亮)許，大相剖擊。溫發口鄙穢，庾公徐曰：『太真終日無鄙言！』

周伯仁風德雅重，深達危亂，過江積年，恆大飲酒，嘗經三日不醒。時人謂

之「三日僕射」。

【註】晉陽秋曰：「初顓以雅望獲海內盛名，後屢以酒失，庾亮曰：『周侯末年，可謂鳳德之衰也！』」語林曰：「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，姑喪二日醉，大損資望。每醉，諸公常共屯守。」

衛君長爲溫公長史，溫公甚善之，每率爾提酒脯就衛，箕踞相對彌日。衛往溫許，亦爾。

蘇峻亂，諸庾逃散，庾冰時爲吳郡，單身奔亡，民吏皆去，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，蘆條覆之。時峻賞募覓冰，屬所在搜檢甚急，卒捨船市渚，因飲酒醉還，舞棹向船曰：「何處覓庾吳郡？此中便是。」冰大惶怖，然不敢動。監司見船小裝狹，謂卒狂醉，都不復疑，自送過淞江，寄山陰魏家，得免。後事平，冰欲報卒，適其所願。卒曰：「出自斲下，不願名器。少苦執鞭，恆患不得快飲酒，使其酒足餘年畢矣，無所復須。」冰爲起大舍，市奴婢，使門內有百斛酒，終其身時。

謂此卒非唯有智，且亦達生。

【註】中興書曰：『冰為吳郡，蘇峻作逆，遣軍伐冰，冰棄郡奔會稽。』

殷洪喬○作豫章郡，臨去，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，既至石頭，悉擲水中，因

祝曰：『沉者自沉，浮者自浮，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。』

【註】○殷氏譜曰：『羨字洪喬，陳郡人。父識，鎮東司馬。羨仕至豫章太守。』

王長史○濛，謝仁祖同為王公○導，掾長史云：『謝掾能作異舞。』謝便

起舞，神意甚暇。○王公熟視，謂客曰：『使人思安豐。』○

【註】○晉陽秋曰：『尚性通任，善音樂。』語林曰：『謝鎮西酒後，於槃案間為洛市肆工鳩鶴舞，甚佳。』○戎性通任，尚類之。

王○濛，劉○惔，共在杭南，酣宴於桓子野家，謝鎮西○尚，往尚書○哀，墓

還，葬後三日反哭，諸人欲要之，初遣一信，猶未許，然已停車，重要，便回駕，諸人門外迎之，把臂便下，裁得脫幘，箸帽酣宴，半坐，乃覺未脫衰。

【註】 尙書謝裒，尙叔也。宋明帝文章志曰：「尙性輕率，不拘細行，兄葬後，往墓還，王濛劉惔共遊新亭，濛欲招尙，先以問惔，曰：「計仁祖正當不爲異同耳。」惔曰：「仁祖韻中，自應來。」乃遣要之。尙初辭，然已無歸意，及再請，卽回軒焉。其率如此。」

桓宣武（溫）少家貧，戲大輸，債主敦求甚切，思自振之方，莫知所出。陳郡袁耽，俊邁多能，宣武欲求救於耽，耽時居艱，恐致疑，試以告焉。應聲便許，略無嫌吝。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，與債主戲。耽素有藝名，債主就局曰：「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？」遂共戲。十萬一擲，直上百萬數，投馬絕叫，傍若無人。探布帽擲對人曰：「汝竟識袁彥道不？」

【註】 袁氏家傳曰：「耽字彥道，陳郡陽夏人；魏中郎令渙曾孫也。魁梧爽朗，高風振邁。少倜儻不羈，有異才，士人多歸之。仕至司徒從事中郎。」郭子曰：「桓公樽蒲失數百斛米，求救於袁耽，耽在艱中，便云：「大快。我必作采，卿但大喚。」卽脫其衰，共出門去。覺頭上有布帽，擲去，箸小帽。旣戲，袁形勢呼袒，擲必盧雉

，二人齊叫，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。」

王光祿(蘊)云：「酒正使人人自遠。」

【註】續晉陽秋曰：「蘊素嗜酒，末年尤甚。及在會稽，略少醒日。」

劉尹云：「孫承公狂士。」每至一處，賞翫累日，或回至半路卻返。

【註】中興書曰：「承公少誕任不羈，家於會稽，性好山水。及求鄞縣，遺心細務，縱意遊肆。名阜盛川，靡不歷覽。」

袁彥道有二妹：一適殷淵源，一適謝仁祖。語桓宣武云：「恨不更有一人

配卿！」

【註】袁氏譜曰：「就大妹名女皇，適殷浩；小妹名女正，適謝尚。」

桓車騎(沖)在荊州，張玄爲侍中，使至江陵，路經陽岐村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，徑來造船，云有魚欲寄作膾。張乃維舟而納之，問其姓字，稱是劉遺民。張素聞其名，大相忻待。謝既知張銜命，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。張甚欲話言，

劉了無停意。既進膾，便去云：『向得此魚，觀君船上當有膾具，是故來耳。』於是便去。張乃追至劉家，爲設酒，殊不清旨。張高其人，不得已而飲之。方共對飲，劉便先起云：『今正伐荻，不宜久廢。』張亦無以留之。

王子猷詣郗雍州，雍州在內，見有髭髥，云：『阿乞，那得此物？』令左右送還家。郗出見之，王曰：『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。』郗無忤色。

【註】○中興書曰：『郗恢字道胤，高平人。父曇，北中郎將。恢長八尺，美頰頰，風神魁梧。烈宗器之，以爲蕃伯之望。自太子左率擢爲雍州刺史。』○阿乞，恢小字。

謝安始出西戲，失車牛，便杖策步歸。道逢劉尹，語曰：『安石將無傷？』謝乃同載而歸。

襄陽羅友○有大韻，少時多謂之癡。嘗伺人祠，欲乞食，往太蚤，門未開。主人迎神出見，問以非時何得在此？答曰：『聞卿祠，欲乞一頓食耳。』遂隱門側。

至曉，得食便退，了無忤容。爲人有記功，從桓宣武平蜀，按行蜀城闕，觀宇內外，道陌廣狹，植種果竹多少，皆默記之。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，友亦預焉，共道蜀中事，亦有所遺忘，友皆名列，曾無錯漏。宣武驗以蜀城闕簿，皆如其言，坐者歎服。謝公云：「羅友詎減魏陽元！」後爲廣州刺史，當之鎮，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。答曰：「民已有前期，主人貧，或有酒饌之費見與，甚有舊請，別日奉命。」征西密遣人察之，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，處之怡然，不異勝達。在益州語兒云：「我有五百人食器。」家中大驚，其由來清，而忽有此物，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椀。

【註】○晉陽秋曰：「友字它仁，襄陽人。少好學，不持節檢。性嗜酒，當其所遇，不擇士庶。又好伺人祠，往乞餘食，雖復營署擗肆，不以爲羞。桓溫常責之云：「君太不逮！須食，何不就身求？乃至於此！」友傲然不屑，答曰：「就公乞食，今乃可得，明日已復無。」溫大笑之。始仕荊州，後在溫府。以家貧乞祿，溫雖以才學遇之，

而謂其誕肆，非治民才，許而不用。後同府人有得郡者，溫爲席起別，友至尤晚。問之。友答曰：「民性飲食嗜味，昨奉教旨，乃是首旦出門。於中路逢一鬼，大見挪揄云：『我只見汝送人作郡，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？』民始怖終慚，回還以解，不覺成淹緩之罪。」溫雖笑其滑稽，而心頗愧焉，後以爲襄陽太守，累遷廣益二州刺史。在藩舉其宏綱，不存小察，甚爲吏民所安說。薨於益州。」

桓子野每聞清歌，輒喚奈何。謝公（安）聞之，曰：「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！」

張湛○好於齋前種松柏，時袁山松出遊，每好令左右作挽歌。○時人謂

張屋下陳屍，袁道上行殯。

【註】○晉東宮官名曰：「湛字處度，高平人。」張氏譜曰：「湛祖嶷，正員郎。父曠，鎮軍司馬。湛仕至中書郎。」○續晉陽秋曰：「袁山松善音樂，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，頗疎質，山松好之，乃爲文其章句，婉其節制，每因酒酣，從而歌之。聽者莫不流涕。初羊曇善唱樂，桓伊能挽歌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，時人謂之三絕。」

羅友作荊州從事，桓宣武爲王車騎（洽）集別，友進坐良久，辭出。宣武曰：「卿向欲咨事，何以便去？」答曰：「友聞白羊肉美，一生未曾得喫，故冒求前

耳，無事可咨。今已飽，不復須駐。」了無慚色。

張麟○酒後挽歌甚悽苦，桓車騎（沖）曰：「卿非田橫門人，何乃頓爾至

致？」

【註】○麟，張湛小字也。○譙子法訓云：「有喪而歌者，或曰：「彼爲樂喪也，有

不可乎？」譙子曰：「書云，四海邊密八音；何樂喪之有？」曰：「今喪有挽歌者，何以哉？」譙子曰：「周聞之，蓋高帝召齊田橫，至千戶鄉亭，自刎奉首，從者挽至於宮，不敢哭，而不勝哀，故爲歌以寄哀音，彼則一時之爲也。鄰有喪，春不相引，挽人銜枚，孰樂喪者邪？」按，莊子曰：「紼謳所生必於斥苦。」司馬彪注曰：「紼，引柩索也。斥，疎緩也。苦，用力也。引紼所以有謳歌者，爲人有用力不齊，故促急之也。」春秋左氏傳曰：「魯哀公會吳伐齊，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。」杜預曰：「虞殯，送葬歌；示必死也。」史記絳侯世家曰：「周勃以吹簫樂喪。」然則挽歌之來久矣，非始起於田橫也。

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，便令種竹。或問：「暫住何煩爾？」王嘯詠良久。

直指竹曰：「何可一日無此君？」

【註】中興書曰：「徽之卓犖不羈，欲爲傲達，放肆聲色頗過度，時人欽其才，穢其行也。」

王子猷居山陰，夜大雪，眠覺，開室，命酌酒，四望皎然，因起彷徨，詠左思招隱詩，忽憶戴安道。時戴在剡，即便夜乘小船就之。經宿方至，造門不前而返。人問其故，王曰：「吾本乘興而行，興盡而返，何必見戴！」

王衛軍（蒼）云：「酒正自引人箸勝地！」

王子猷出都，尙在渚下，舊聞桓子野善吹笛，而不相識。遇桓於岸上過，王在船中，客有識之者云：「是桓子野。」王便令人與相聞云：「聞君善吹笛，試爲我一奏。」桓時已貴顯，素聞王名，即便回下車，踞胡牀，爲作三調。弄畢，便上車去。客主不交一言。

【註】○續晉陽秋曰：「左將軍桓伊，善音樂。孝武飲燕，謝安侍坐，帝命伊吹笛。伊

神色無忤，既吹一弄，乃放笛云：「臣於箏乃不如笛，然自足以韻合歌管。臣有一婢善吹笛，且相便串，請進之。」帝賞其放率，聽召奴。奴既至，吹笛，伊撫箏而歌怨詩，因以爲諫也。」

桓南郡（玄）被召作太子洗馬，○船泊荻渚，王大服散後已小醉，往看桓。桓爲設酒，不能冷飲，頻語左右：「令溫酒來！」桓乃流涕嗚咽。王便欲去，桓以手巾掩淚，因謂王曰：「犯我家諱，何預卿事？」○王歎曰：「靈寶○故自達！」

【註】○玄別傳曰：「玄初拜太子洗馬，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，故抑玄爲素官。」

○晉安帝紀曰：「玄哀樂過人，每歡戚之發，未嘗不至嗚咽。」○靈寶，玄小字也。異苑曰：「玄生而有光照室，善占者云：「此兒生有奇耀，宜目爲天人。」宣武嫌其三，文復言爲「神靈寶」，尤復用三。既難重前，却減神一字，名曰靈寶。」

王孝伯問王大：「阮籍何如司馬相如？」王大曰：「阮籍胸中壘塊，故須酒澆之。」

【註】言阮皆同相如，而飲酒異耳。

王佛大歎言：「三日不飲酒，覺形神不復相親。」

【註】晉安帝紀曰：「忱少慕達，好酒，在荊州轉甚，一飲或至連日不醒，遂以此死。」宋明帝文章志曰：「忱嗜酒，醉輒經日，自號上頓。世彥以大飲爲上頓，起自忱也。」

王孝伯言：「名士不必須奇才，但使常得無事，痛飲酒，熟讀離騷，便可稱

名士。」

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：「琅邪王伯輿，終當爲情死！」

【註】○王氏譜曰：「廞字伯輿，琅邪人。父蒼，衛將軍。廞歷司徒長史。」周祗隆安記曰：「初王恭將唱義，使喻三吳，廞居喪，拔以爲吳國內史。國寶旣死，恭罷兵，令廞反喪服。廞大怒，即日據吳都以叛。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廞，廞敗，不知所在。」

世說新語

任誕第二十三

簡傲第二十四

晉文王功德盛大，坐席嚴敬，擬於王者。唯阮籍在坐，箕踞嘯歌，酣放自若。
【註】漢晉春秋曰：「文王進爵爲王，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，唯王祥長揖不拜。」

王戎弱冠詣阮籍，時劉公榮在坐，阮謂王曰：「偶有二斗美酒，當與君共飲，彼公榮者無預焉。」二人交觴酬酢，公榮遂不得一椀。而言語談戲，三人無異。或有問之者，阮答曰：「勝公榮者，不得不與飲酒；不如公榮者，不可不與飲酒；唯公榮可不與飲酒。」

【註】晉陽秋曰：「戎年十五，隨父渾在郎舍，阮籍見而說焉。每適渾，俄頃輒在戎室。久之，乃謂渾：「濬沖清尚，非卿倫也！」戎嘗詣籍共飲，而劉昶在坐不與焉，昶無恨色。旣而戎問籍曰：「彼爲誰也？」曰：「劉公榮也。」濬沖曰：「勝公榮故與酒，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，唯公榮者可不與酒。」竹林七賢論曰：「初籍與戎父渾，俱爲尙書郎，每造渾，坐未安，輒曰：「與卿語，不如與阿戎語。」就戎，必日夕

而返。籍長戎二十歲，相得如時輩。劉公榮通士，性尤好酒，籍與戎酬酢終日，而公榮不蒙一榻，三人各自得也。戎爲物論所先，皆此類。」

鍾士季精有才理，先不識嵇康，鍾要於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，康方大樹下鍛，向子期爲佐鼓排，康揚槌不輟，傍若無人，移時不交一言。鍾起去，康曰：「何所聞而來？何所見而去？」鍾曰：「聞所聞而來，見所見而去。」

【註】文士傳曰：「康性絕巧，能鍛鐵，家有盛柳樹，乃激水以圍之，夏天甚清涼，恒居其下傲戲，乃身自鍛。家雖貧，有人說鍛者，康不受直。唯親舊以鷄酒往，與共飲，噉清言而已。」魏氏春秋曰：「鍾會爲大將軍兄弟所暱，聞康名而造焉。會名公子，以才能貴幸，乘肥衣輕，賓從如雲。康方箕踞而鍛，會至不爲之禮，會深銜之。後因呂安事，而遂譖康焉。」

嵇康與呂安善，每一相思，千里命駕。安後來，值康不在，喜，出戶延之，不入，題門上作「鳳」字而去。喜不覺，猶以爲欣，故作「鳳」字「凡鳥」也。

【註】晉陽秋曰：「安字中悌，東平人；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。志量開曠，有拔俗風。」

氣。』千寶晉紀曰：『初安之交康也，其相思則率爾命駕。』
○晉百官名曰：『嵇喜字公穆，歷揚州刺史，康兄也。阮籍遭喪，往弔之。籍能爲青白眼，見凡俗之士，以白眼對之。及喜往，籍不哭，見其白眼，喜不懌而退。康聞之，乃齋酒挾琴而造之，遂相與善。』千寶晉紀曰：『安嘗從康，或遇其行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，弗顧獨坐車中。康母就設酒食，求康兒共語戲，良久則去。其輕貴如此。』

陸士衡初入洛，咨張公（華）所宜詣，劉道真是其一。陸既往，劉尙在哀制中，性嗜酒，禮畢，初無他言，唯問『東吳有長柄壺盧，卿得種來不？』陸兄弟殊失望，乃悔往。

王平子出爲荊州，○王太尉（夷甫）及時賢送者傾路。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，平子脫衣巾，徑上樹取鵲子，涼衣拘闔樹枝，便復脫去。得鵲子還下弄，神色自若，傍若無人。

【註】○晉陽秋曰：『惠帝時，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，以弟澄爲荊州刺史，從弟敦爲青

州刺史。澄敦俱詣太尉辭，太尉謂曰：「今王室將卑，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，外可以建霸業，內足以匡帝室，所望於二弟也！」
鄧粲晉紀曰：「澄放蕩不拘，時謂之達。」

高坐道人於丞相坐，恆偃臥其側，見卞令，肅然改容，云：「彼是禮法人。」

【註】高坐傳曰：「王公會詣和上，和上解帶偃伏，悟言神解。見尙書令卞望之，便斂矜飾容。時歎皆得其所。」

桓宣武（溫）作徐州，時謝奕爲晉陵，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，及桓遷荆州，將西之間，意氣甚篤，奕弗之疑，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，○每日：「桓荆州用意殊異，必與晉陵俱西矣！」俄而引奕爲司馬，奕旣上，猶推布衣交，在溫坐岸，憤嘯詠，無異常日，宣武每日：「我方外司馬。」遂因酒轉無朝夕禮，桓舍入內，奕輒復隨去，後至奕醉，溫往主許避之，主曰：「君無狂司馬，我何由得相見？」

【註】○虎子，謝據小字；奕弟也。其妻王氏。

謝萬在兄前，欲起索便器，于時阮思曠在坐，曰：「新出門戶，篤而無禮。」

謝中郎（萬）是王藍田女婿，嘗簪白綸巾，肩輿徑至揚州聽事，見王直

言曰：「人言君侯癡，君侯信自癡。」藍田曰：「非無此論，但晚令耳。」

【註】○謝氏譜曰：「萬取太原王述女，名荃。」○述別傳曰：「述少真獨退靜，人未嘗知，故有晚令之言。」

王子猷作桓車騎（沖）騎兵參軍，桓問曰：「卿何署？」答曰：「不知何署，時見牽馬來，似是馬曹。」桓又問：「官有幾馬？」答曰：「不問馬，何由知其數？」又問：「馬比死多少？」答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

【註】中興書曰：「桓沖引微之爲參軍，蓬首散帶，不綜知其府事。」

謝公（安）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，阿萬欲相與共萃，王恬許，太傅云：「恐伊不必酬汝，意不足爾。」萬猶苦要，太傅堅不回，萬乃獨往。坐少時，王便入

門內，謝殊有欣色，以爲厚待己。良久，乃沐頭散髮而出，亦不坐，仍據胡牀，在中庭曬頭，神氣傲邁，了無相酬對意。謝於是乃還。未至船，逆呼太傅。安曰：「阿螭，不作爾。」

【註】○王恬小字螭虎。

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，桓謂王曰：「卿在府久，比當相料理。」初不答，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：「西山朝來，致有爽氣！」

謝萬北征，常以嘯詠自高，未嘗撫慰衆士。謝公甚器愛萬，而審其必敗，乃俱行。從容謂萬曰：「汝爲元帥，宜數喚諸將宴會，以說衆心。」萬從之。因召集諸將，都無所說，直以如意指四坐云：「諸君皆是勁卒。」諸將甚忿恨之。謝公欲深箸恩信，自隊主將帥以下，無不身造，厚相遜謝。及萬事敗，軍中因欲除之。復云：「當爲隱士。」故幸而得免。

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，甚脩外生禮。及嘉賓死，皆簪高屐，儀容輕慢，命坐，皆云：『有事不暇坐。』既去，郗公慨然曰：『使嘉賓不死，鼠輩敢爾！』
王子猷嘗行過吳中，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，主已知子猷當往，乃灑掃施設，在聽事坐相待。王肩輿徑造竹下，諷嘯良久，主已失望，猶冀還當通，遂直欲出門，主人大不堪，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。王更以此賞主人，乃留坐，盡歡而去。

王子敬自會稽經吳，聞顧辟疆有名園，先不識主人，徑往其家，值顧方集賓友酣燕，而王遊歷既畢，指麾好惡，傍若無人。顧勃然不堪曰：『傲主人，非禮也；以貴驕人，非道也。失此二者，不足齒人，傖耳！』便驅其左右出門。王獨在輿上，回轉顧望，左右移時不至，然後令送箸門外，怡然不屑。

【註】○顧氏譜曰：『辟疆，吳郡人。歷郡功曹平北參軍。』

世說新語

簡傲第二十四

排調第二十五

諸葛瑾爲豫州，遣別駕到臺，語云：「小兒知談，卿可與語。」連往詣恪。恪不與相見。後於張輔吳○坐中相遇，別駕喚恪，「咄咄郎君！」恪因嘲之曰：「豫州亂矣，何咄咄之有？」答曰：「君明臣賢，未聞其亂。」恪曰：「昔唐堯在上，四凶在下！」答曰：「非唯四凶，亦有丹朱！」於是坐大笑。

【註】○江表傳曰：「恪字元遜，瑾長子也。少有才名，發藻岐嶷，辯論應機，莫與爲對，孫權見而奇之，謂瑾曰：「藍田生玉，真不虛也！」仕吳至太傅，爲孫峻所害。」
○環濟吳紀曰：「張昭字子布。忠正有才義。仕吳爲輔吳將軍。」

晉文帝與二陳（篤，泰）共車過喚鍾會同載，卽駛車委去，比出已遠。既至，因嘲之曰：「與人期行，何以遲遲？望卿遙遙不至！」會答曰：「矯然懿實，何必同羣？」帝復問會：「臯繇何如人？」答曰：「上不及堯舜，下不逮周孔，亦一時

之懿士！

【註】會父名繇，故以遙遙戲之。騫父矯，宣帝諱懿，秦父羣，祖父寔，故以此酬之。

鍾毓爲黃門郎，有機警，在景王坐燕飲，時陳羣子玄伯，武周○子元夏同
在坐，共嘲毓。景王曰：「臯繇何如人？」對曰：「古之懿士。」顧謂玄伯元夏曰：

「君子周而不比，羣而不黨。」

【註】魏志曰：「武周字伯南，沛國竹邑人。仕至光祿大夫。」

嵇阮山劉，在竹林酣飲，王戎後往，步兵（阮籍）曰：「俗物已復來，敗人意！」

王笑曰：「卿輩意亦復可敗邪？」

【註】魏氏春秋曰：「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。」

晉武帝問孫皓○：「聞南人好作爾汝歌，頗能爲不？」皓正飲酒，因舉觴

勸帝而言曰：「昔與汝爲鄰，今與汝爲臣，上汝一栝酒，令汝壽萬春！」帝悔之。

【註】○吳錄曰：「皓字元宗，一名彭祖，大皇帝孫也。景帝崩，皓嗣位。爲晉所滅，封歸命侯。」

孫子荆年少時欲隱，語王武子「當枕石漱流」，誤曰「漱石枕流」。王曰：「流可枕，石可漱乎？」孫曰：「所以枕流，欲洗其耳；所以漱石，欲礪其齒。」

頭責秦子羽云：「子曾不如太原溫顛，潁川荀寓，○范陽張華，士卿劉許，

○義陽鄒湛，○河南鄭詡，○此數子者，或嘗喫無宮商，或尪陋希言語，或淹伊多姿態，或謹譁少智諳，或口如含膠飴，或頭如巾齋杵，而猶以文采可觀，意思詳序，攀龍附鳳，並登天府。○

【註】○荀氏譜曰：「寓字景伯。祖式，太尉。父保，御史中丞。」世語曰：「寓少與裴楷，王戎，杜默，俱有名。仕晉至尚書。」○晉百官名曰：「劉許字文生，涿鹿郡人。父放，魏驃騎將軍。許惠帝時爲宗正卿。」按，許與張華同范陽人，故曰士卿，互其辭也。宗正卿，或曰士卿。○晉諸公贊曰：「湛字潤甫，新野人。以文義達。仕至侍中。詡字思淵，滎陽開封人。爲衛尉卿。祖泰，揚州刺史。父褒，司空。」

⑤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：「余友秦生者，雖有姊夫之尊，少而狎焉。同時好曠，有太原溫長仁顯，潁川荀景伯寓，范陽張茂先華，士卿劉文生許，南陽鄒潤甫湛，河南鄭思淵詡。數年之中，繼踵登朝。而此賢身處陋巷，屢沾而無善價，亢志自若，終不衰墮，爲之慨然。又怪諸賢既已在位，曾無伐木嚶鳴之聲，甚違王貢彈冠之義。故因秦生容貌之盛，爲頭責之文以戲之。並以嘲六子焉。雖似諧謔，實有興也。其文曰：『維泰始元年，頭責子羽曰：「吾託子爲頭，萬有餘日矣。大塊稟我以精，造我以形。我爲子植髮膚，置鼻耳，安眉須，插牙齒。眸子摛光，雙額隆起。每至出入之間，遨遊市里，行者辟易，坐者竦蹠。或稱君侯，或言將軍，捧手傾側，佇立崎嶇。如此者：故我形之足偉也！子冠冕不戴，金銀不佩，釵以當笄，帻以代幘，旨味弗嘗，食粟茹菜，隈摧園間，糞壤汗黑，歲莫年過，曾不自悔。子厭我於形容，我賤子乎意態。若此者乎，必子行己之累也！子遇我如讎，我視子如仇，居常不樂，兩者俱憂，何其鄙哉！子欲爲人寶也？則當如臯陶后稷，巫咸伊陟，保父王家，永見封殖。子欲爲名高也？則當如許由子威，卞隨務光，洗耳逃祿，千載流芳。子欲爲遊說也？則當如陳軫蒯通，陸生鄧公，轉禍爲福，令辭從容。子欲爲進趣也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，終軍之請使，砥礪鋒穎，以幹王事。子欲爲恬淡也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，莊周之自逸，廓然離欲，志陵雲日。子欲爲隱遁也？則當如樊期之帶索，漁父之澹澗，棲遲神丘

，垂餌巨壑。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。今子上不希道德，中不效儒墨，塊然窮賤，守此愚惑，察子之情，觀子之志，退不爲於處士，進無望於三事，而徒翫日勞形，習爲常人之所喜，不亦過乎？」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：「凡所教敕，謹聞命矣。以受性拘係，不聞禮義，設以天幸，爲子所寄。今欲使吾爲忠也？卽當如伍胥屈平。欲使吾爲信也？則當殺身以成仁。欲使吾爲介節邪？則當赴水火以全貞。此四者：人之所忌，故吾不敢造意。」頭曰：「子所謂天刑地網，剛德之尤，不登山抱木，則褰裳赴流。吾欲告爾以養性，誨爾以優游，而以蟻蝨同情，不聽我謀，悲哉！俱寓人體，而獨爲子頭！且擬人其倫，喻子儕偶：子不如太原溫顛，潁川荀寓，范陽張華，士卿劉許，南陽鄒湛，河南鄭詡。此數子者：或嘗喫無宮商，或尪陋希言語，或淹伊多姿態，或謹譁少智諳，或口如含膠飴，或頭如巾齋杵。而猶文采可觀，意思詳序，攀龍附鳳，並登天府。夫舐痔得車，沈淵得珠，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，手足沾濡哉？居有事之世，而恥爲權圖，譬猶鑿池抱甕，難以求富。嗟乎子羽！何異檻中之熊，深窞之虎，石間饑蟹，竇中之鼠？事力雖勤，見功甚苦。宜其拳局剪蹙，至老無所希也。支離其形，猶能不困，非命也，夫豈與夫子同處也。」

王渾與婦鍾氏共坐，見武子從庭過，渾欣然謂婦曰：「生兒如此，足慰人

意！婦笑曰：「若使新婦得配參軍，○生兒故可不啻如此？」

【註】○王氏家譜曰：「倫字太冲，司空穆侯中子，司徒渾弟也。醇粹簡遠，貴老莊之學，用心淡如也。爲老子例略，周紀年。二十餘舉孝廉，不行。歷大將軍參軍。年二十五卒，大將軍爲之流涕。」

荀鳴鶴○陸士龍二人未相識，俱會張茂先坐，張令共語，以其竝有大才，「可勿作常語。」陸舉手曰：「雲間陸士龍。」荀答曰：「日下荀鳴鶴。」陸曰：「既開青雲，覩白雉，何不張爾弓，布爾矢？」荀答曰：「本謂雲龍駸駸，定是山鹿野麋，獸弱弩彊，是以發遲。」張乃撫掌大笑。

【註】○晉百官名曰：「荀隱字鳴鶴，潁川人。」荀氏家傳曰：「隱祖昕，樂安太守。父岳，中書郎。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，互相反覆，陸連受屈，隱辭皆美麗。張公稱善，云：「世有此書，尋之未得。」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。」

陸太尉（玩）詣王丞相（導）王公食以酪，陸還遂病，明日與王牋云：「昨

食酪小過，通夜委頓，民雖吳人，幾爲傖鬼。」

元帝皇子生，普賜羣臣，殷洪喬謝曰：「皇子誕育，普天同慶，臣無勳焉，而猥頒厚賚。」中宗笑曰：「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？」

諸葛令（恢）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。王曰：「何不言葛王，而云王葛？」令曰：「譬言驢馬，不言馬驢，驢寧勝馬邪？」

劉眞長始見王丞相，時盛暑之月，丞相以腹熨彈棋局，曰：「何乃洵？」劉旣出，人問：「見王公云何？」劉曰：「未見他異，唯聞作吳語耳。」

【註】○吳人以「冷」爲「洵」。○語林曰：「眞長云：「丞相何奇？止能作吳語，及細睡也。」」

王公與朝士共飲酒，舉瓊瑤盃，謂伯仁曰：「此盃腹殊空，謂之寶器何邪？」答曰：「此盃英英，誠爲清徹，所以爲寶耳。」

謝幼輿謂周侯(顛)曰：『卿類社樹：遠望之，峨峨拂青天；就而視之，其根則羣狐所託，下聚溷而已。』答曰：『枝條拂青天，不以爲高；羣狐亂其下，不以爲濁；聚溷之穢，卿之所保，何足自稱？』

王長豫幼便和令，丞相愛恣甚篤，每共圍碁，丞相欲舉行，長豫按指不聽。丞相笑曰：『詎得爾，相與似有瓜葛。』

明帝問周伯仁：『眞長何如人？』答曰：『故是千金犗特。』王公笑其言。伯仁曰：『不如捲角犗，有盤辟之好。』

王丞相枕周伯仁，指其腹曰：『卿此中何所有？』答曰：『此中空洞無物，然容卿輩數百人。』

干寶○向劉眞長敘其按神記，○劉曰：『卿可謂鬼之董狐！』

【註】○中輿書曰：『寶字令升，新蔡人。祖正，吳奮武將軍。父瑩，丹陽丞。寶少以

博學才器著稱。歷散騎常侍。」

○孔氏志怪曰：「寶父有嬖人，寶母至妒，葬寶父

時，因推著藏中。經十年而母喪，開墓，其婢伏棺上，就視猶煖，漸有氣息。輿還家

，終日而蘇。說寶父常致飲食，與之接寢，恩情如生。家中吉凶輒語之，校之悉驗。

平復數年，後方卒。寶因作搜神記。中云「有所感起」是也。」

春秋傳曰：「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，趙宣子未出境而復。太史書「趙盾弑其君。」宣子曰：「不然。

」對曰：「子爲正卿，亡不越境，反不討賊，非子而誰？」孔子曰：「董狐，古之良

史也！書法不隱。趙盾，古之賢大夫也！爲法受惡。」

許文思往顧和許，顧先在帳中眠，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。既而喚顧共

行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，易己體上所著。許笑曰：「卿乃復有行來衣乎？」

康僧淵目深而鼻高，王丞相每調之。僧淵曰：「鼻者面之山，目者面之淵，

山不高則不靈，淵不深則不清。」

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，阮思曠語之曰：「卿志大宇宙，勇邁終古！」

何曰：「卿今日何故忽見推？」阮曰：「我圖數千戶郡，尙不能得，卿迺圖作佛，

不亦大乎？

【註】充崇釋氏，甚加敬也。

庾征西（翼）大舉征胡，既成行，止鎮襄陽。○殷豫章（羨）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。庾答書曰：『得所致，雖是敗物，猶欲理而用之。』

【註】○晉陽秋曰：『翼率衆入沔，將謀伐狄，既至襄陽，狄尙彊，未可決戰。會康帝崩，兄冰薨，留長子方之守襄陽，自馳還夏口。』

桓太司馬（溫）乘雪欲獵，先過王劉諸人，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，問『老賊欲持此何作？』桓曰：『我若不爲此，卿輩亦那得坐談？』

褚季野問孫盛卿，『國史何當成？』孫云：『久應竟，在公無暇，故至今日。』

褚曰：『古人述而不作，何必在蠶室中？』○

【註】○漢書曰：『李陵降匈奴，武帝甚怒，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，帝以遷爲陵遊說，下遷腐刑。乃述唐虞以來，至於獲麟，爲史記。』遷與任安書曰：『李陵既生降

，僕又茸之以蠶室。』蘇林注曰：『腐刑者，作密室蓄火，時如蠶室。舊時平陰有蠶室獄。』

謝公（安）在東山，朝命屢降而不動，後出爲桓宣武（溫）司馬，將發新亭，朝士咸出瞻送。高靈時爲中丞，亦往相祖，先時多少飲酒，因倚如醉，戲曰：『卿屢違朝旨，高臥東山，諸人每相與言，「安石不肯出，將如蒼生何？」今亦蒼生將如卿何？』謝笑而不答。

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，兄弟已有富貴者，翕集家門，傾動人物。劉夫人戲謂安曰：『大丈夫不當如此乎？』謝乃捉鼻曰：『但恐不免耳！』

支道林因人就深公（竺法深）買印山，深公答曰：『未聞巢。』由買山而隱！

【註】○逸士傳曰：『巢父者，堯時隱人。山居不營世利，年老以樹爲巢，而寢其上，故號巢父。』

王劉每不重蔡公（謨），二人嘗詣蔡，語良久乃問蔡曰：『公自言何如夷』

甫[?]答曰：『身不如夷甫。』王劉相目而笑曰：『公何處不如？』答曰：『夷甫無君輩客！』

張吳興（玄之）年八歲，虧齒，先達知其不常，故戲之曰：『君口中何爲開狗竇？』張應聲答曰：『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！』

郝隆○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，人問其故，答曰：『我曬書。』

【註】○征西寮屬名曰：『隆字佐治，汲郡人。仕吳至征西參軍。』

謝公始有東山之志，後嚴命屢臻，勢不獲已，始就桓公（溫）司馬。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，中有「遠志」，○公取以問謝，『此藥又名「小草」，何一物而有二稱？』謝未即答。時郝隆在坐，應聲答曰：『此甚易解，處則爲遠志，出則爲小草。』謝甚有愧色。桓公目謝而笑曰：『郝參軍此過乃不惡，亦極有會。』

【註】○本草曰：『遠志，一名棘宛，其葉名小草。』

庾園客詣孫監，值行見齊莊在外，尙幼而有神意，庾試之曰：「孫安國何在？」卽答曰：「庾穉恭家。」庾大笑曰：「諸孫大盛，有兒如此！」又答曰：「未若諸庾之翼翼！」還語人曰：「我故勝，得重喚奴父名！」

【註】孫放別傳曰：「放兄弟並秀異，與庾翼子園客同爲學生。園客少有佳稱，因談笑嘲放曰：「諸孫於今爲盛。」盛，監君諱也。放卽答曰：「未若諸庾之翼翼。」放應機制勝，時人仰焉。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，無以踰也。」

范玄平○在簡文坐，談欲屈，引王長史（濛）曰：「卿助我！」王曰：「此非拔山力○所能助！」

【註】○范汪別傳曰：「汪字玄平，潁陽人；左將軍略之孫。少有不常之志，通敏多識，博涉經籍，致譽於時。歷吏部尙書徐兗二州刺史。」○史記曰：「項羽爲漢兵所圍，夜起歌曰：「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騅不逝。」」

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，三月三日，會作詩，不能者罰酒三升。隆初以不能

受罰，既飲，攬筆便作一句云：「姬隅躍清池。」桓問：「姬隅是何物？」答曰：「蠻名魚爲姬隅。」桓公曰：「作詩何以作蠻語？」隆曰：「千里投公，始得蠻府參軍，那得不作蠻語也！」

袁羊嘗詣劉恢，恢在內眠未起，袁因作詩調之曰：「角枕粲文茵，錦衾爛長筵。」劉尙晉明帝女，主見詩不平曰：「袁羊古之遺狂！」

【註】○唐詩曰：「晉獻公好攻戰，國人多喪，其詩曰：「角枕粲兮，錦衾爛兮。予美亡此，誰與獨旦？」袁故嘲之。」○晉陽秋曰：「恢尙廬陵長公主，名南弟。」

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：「聊復放一曲。」劉眞長笑其語拙，問曰：「君欲云那放？」殷曰：「榆臘亦放，何必其鎗鈴邪？」

桓公既廢海西，立簡文，侍中謝公見桓公拜，桓驚笑曰：「安石卿何事至爾？」謝曰：「未有君拜於前，臣立於後。」

【註】○晉陽秋曰：「海西公諱奕，字延齡；成帝子也。興寧中即位，少同閹人之疾，使宮人與左右淫通，生子，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，過京都，以皇太后令。廢帝爲海西公。」

郗重熙與謝公書道：「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，○不知桓公德衰，爲復後生可畏？」

【註】○史記曰：「楚莊王觀兵於周郊，周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王，王問鼎大小輕重。對曰：「在德不在鼎。」莊王曰：「子無阻九鼎，楚國折鉤之喙，足以爲九鼎也。」」

張蒼梧○是張憑之祖，嘗語憑父曰：「我不如汝。」憑父未解所以。蒼梧曰：「汝有佳兒。」憑時年數歲，斂手曰：「阿翁詎宜以子戲父？」

【註】○張蒼梧碑曰：「君諱鎮，字義遠；吳國吳人。忠恕寬明，簡正貞粹。泰安中，除蒼梧太守。討王含有功，封興道縣侯。」

習鑿齒，孫興公未相識，同在桓公坐，桓語孫：「可與習參軍共語。」孫云：

「蠢爾蠻荆，敢與大邦爲讐？」習云：「薄伐獫狁，至於太原。」

【註】習鑿齒，襄陽人；孫興公，太原人；故因詩以相戲也。

桓豹奴○是王丹陽○外生，形似其舅，桓甚諱之。宣武云：「不恆相似，時似耳。恆似是形，時似是神。」桓逾不說。

【註】○豹奴，桓嗣小字。中興書曰：「嗣字恭祖，車騎將軍沖子也。少有清譽。仕至江州刺史。」○王氏譜曰：「混字奉正，中軍將軍恬子。仕至丹陽尹。」

王子猷詣謝萬，林公（支遁）先而坐，瞻矚甚高。王曰：「若林公鬚髮並全，神情當復勝此不？」謝曰：「脣齒相須，不可以偏亡。鬚髮何關於神明？」林公意甚惡，曰：「七尺之軀，今日委君二賢！」

郗司空（鑒）拜北府，○王黃門詣郗門拜，云：「應變將略，非其所長。」驟詠之不已。郗倉○謂嘉賓曰：「公今日拜子猷，言語殊不遜，深不可容。」嘉賓

曰：「此是陳壽。」作諸葛評。④人以汝家比武侯，復何所言？」

【註】①南徐州記曰：「舊徐州都督，以東為稱；晉氏南遷，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將，北府之號，自此起也。」②倉，郗融小字也。郗氏譜曰：「融字景山，愜第二子。

辟琅邪王文學，不拜而蚤終。」③王隱晉書曰：「壽字承祚，巴西安漢人。好學善著述。仕至中庶子。初壽父為馬謖參軍，諸葛亮誅謖，髡其父頭。亮子瞻，又輕壽。

故壽撰蜀志，以愛憎為評也。」④蜀志陳壽評曰：「亮連年動衆，而無成功，蓋應變將略，非其所長也。」

王子猷詣謝公，謝曰：「云何七言詩？」子猷承問答曰：「昂昂若千里

之駒，汎汎若水中之鳧。」

【註】①東方朔傳曰：「漢武帝在柏梁臺上，使羣臣作七言詩，七言詩自此始也。」

王文度、范榮期，俱為簡文所要，范年大而位小，王年小而位大，將前更相推在前，既移久，王遂在范後。王因謂曰：「簸之揚之，糠粃在前。」范曰：「洮之

汰之，砂礫在後。」

劉遵祖○少為殷中軍（浩）所知，稱之於庾公，庾公甚忻然，便取為佐。既見，坐之獨榻上與語，劉爾日殊不稱，庾小失望，遂名之為「羊公鶴」。昔羊叔子有鶴善舞，嘗向客稱之，客試使驅來，氈氈而不肯舞，故稱比之。

【註】○徐廣晉紀曰：「劉爰之字遵祖，沛郡人。少有才學，能言理。歷中書郎宣城太守。」

魏長齊○雅有體量，而才學非所經，初宦當出，虞存嘲之曰：「與卿約法三章：○談者死，文筆者刑，商略抵罪。」魏怡然而笑，無忤於色。

【註】○魏氏譜曰：「顓字長齊，會稽人。祖胤，處士。父說，大鴻臚卿。顓仕至山陰令。」○漢書曰：「沛公入咸陽，召諸父老曰：「天下苦秦苛法久矣，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。一殺人者死，傷人及盜抵罪。」」

郗嘉賓書與袁虎，道戴安道謝居士云：「恆任之風，當有所私耳。」以袁無恆，故以此激之。

范啟與郗嘉賓書曰：『子敬舉體無饒，縱掇皮無餘潤。』郗答曰：『舉體無餘潤，何如舉體非眞者？』范性矜假多煩，故嘲之。

二郗（愔，曇）奉道，二何（充，準）奉佛，皆以財賄謝中郎（萬）云：『二郗詔於道，二何佞於佛。』

【註】中興書曰：『郗愔及弟曇，奉天師道。』晉陽秋曰：『何充性好佛道，崇脩佛寺，供給沙門以百數。久在揚州，徵役吏民，功賞萬計，是以爲遐邇所譏。充弟準，亦精勤，唯讀佛經，營治寺廟而已矣。』

王文度在西州，與林法師講，韓孫諸人並在坐。林公理每欲小屈，孫興公曰：『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中，觸地掛闕。』

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，戲之曰：『夷齊巢許，一詣垂名，何必勞神苦形，支策據梧邪？』郗未答。韓康伯曰：『何不使游刃皆虛？』○

【註】○莊子曰：『昭文之鼓琴，師曠之支策，惠子之據梧，三子之智幾矣，皆其盛也。』

故載之。末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，三年之後，未嘗見全牛也。用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數千牛，而刀刃若新發於硯。文惠君問之。庖丁曰：「彼節者有間，而刀刃無厚，以無厚入有間，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。」

簡文在殿上行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：「此噉名客！」

簡文顧曰：「天下自有利齒兒！」後王光祿（蘊）作會稽，謝車騎（玄）出曲阿祖之，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坐，謝言及此事，因視孝伯曰：「王丞齒似不鈍。」王曰：「不鈍頗亦驗。」

謝遏夏月嘗仰臥，謝公清晨卒來，不暇著衣，跣出屋外，方躡履問訊，公曰：「汝可謂前倨而後恭。」

【註】

○戰國策曰：「蘇秦說惠王而不見用，黑貂之裘敝，黃金百斤盡，大困而歸。父

母不與言，妻不爲下機，嫂不爲炊。後爲從長行過洛陽，車騎輜重甚衆，秦之昆弟妻嫂，側目不敢視。秦笑謂其嫂曰：「何前倨而後恭？」嫂謝曰：「見季子位高而金多

「秦嘆曰：『一人之身，富貴則親戚畏懼，貧賤則輕易之，而况於他人哉！』」
顧長康作殷荊州（仲堪）佐，請假還東，爾時例不給布飗，顧苦求之，乃得發。至破冢，遭風大敗，作牋與殷云：『地名破冢，真破冢而出，行人安穩，布飗無恙。』

苻朗○初過江，王咨議○大好事，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，終無極已，朗大患之。次復問奴婢貴賤，朗云：『謹厚有識中者，乃至十萬；無意爲奴婢問者，止數千耳。』

【註】○裴景仁秦書曰：『朗字元達，苻堅從兄。性宏放，神氣爽悟。堅常曰：『吾家千里駒也！』堅爲慕容冲所圍，朗降謝玄，用爲員外散騎侍郎。吏部郎王忱，與兄國寶，命駕詣之。沙門法汰問朗曰：『見王吏部兄弟未？』朗曰：『非一狗面人心，又一人面狗心者是邪？』忱醜而才，國寶美而狠故也。朗常與朝士晏，時賢並用唾壺，朗欲夸之，使小兒跪而張口，唾而舍出。又善識味，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訖，問「關中之食，孰若於此？」朗曰：『皆好。惟鹽味小生。』即問宰夫，如其言。或人殺雞

以食之，朗曰：「此雞棲恆半露。」問之，亦驗。又食鵝炙，知白黑之處，咸試而記之，無毫釐之差。著苻子數十篇，蓋老莊之流也。朗矜高忤物，不容於世，後衆讒而殺之。」
○王氏譜曰：「肅之字幼恭，右將軍羲之第四子。歷中書郎驃騎咨議。」

東府客館是版屋，謝景重詣太傅（謝安）時賓客滿中，初不交言，直仰視

云：「王乃復西戎其屋。」○

【註】○秦詩敍曰：「襄公備其兵甲，以討西戎，婦人閱其君子，故作詩曰：「在其版屋，亂我心曲。」」毛公注曰：「西戎之版屋也。」

顧長康噉甘蔗，先食尾。人間所以云：「漸至佳境。」

孝武屬王珣求女婿，曰：「王敦桓溫磊砢之流，既不可復得，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，酷非所須，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。」珣舉謝混。後袁山松○欲擬

謝婚，王曰：「卿莫近禁鬻。」

【註】○續晉陽秋曰：「山松，陳郡人。祖喬，益州刺史。父方平，義興太守。山松歷

祕書監吳國內史，孫恩作亂見害。初帝爲晉陵公主訪壻於王珣，珣舉謝混，云：「人才不及真長，不減子敬！」帝曰：「如此便已足矣。」

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，因共作了語。顧愷之曰：「火燒平原無遺燧。」桓曰：「白布纏棺豎旒旎。」殷曰：「投魚深淵放飛鳥。」次復作危語。桓曰：「矛頭淅米劍頭炊。」殷曰：「百歲老翁攀枯枝。」顧曰：「井上轆轤臥嬰兒。」殷有一參軍在坐，云：「盲人騎瞎馬，夜半臨深池。」殷曰：「咄咄逼人！」仲堪眇目故也。

【註】○中興書曰：「仲堪父嘗疾患經時，仲堪衣不解帶數年，自分劑湯藥，誤以藥手拭淚，遂眇一目。」

桓玄出射，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，垂成唯少一破，劉謂周曰：「卿此起不破，我當撻卿。」周曰：「何至受卿撻？」劉曰：「伯禽之貴，尙不免撻，而況於卿？」周殊無忤色。桓語庾伯鸞曰：「劉參軍宜停讀書，周參軍且勤學。」

問。

【註】○尙書大傳曰：「伯禽與康叔見周公，三見而三答。康叔有駭色，謂伯禽曰：『有商子者，賢人也，與子見之。』乃見商子而問焉。商子曰：『南山之陽有木焉，名喬。』二三子往觀之，見喬實高然而上。反，以告商子。商子曰：『喬者，父道也。南山之陰有木焉，名曰梓。』二三子復往觀焉，見梓實晉晉然而俯。反，以告商子。商子曰：『梓者，子道也。』二三子明日見周公，入門而趨，登堂而跪。周公拂其首，勞而食之，曰：『爾安見君子乎？』禮記曰：『成王有罪，周公則撻伯禽。』亦其義也。○晉東宮百官名曰：『庾鴻字伯鸞，潁川人。』庾氏譜曰：『鴻祖義，吳國內史。父楷，左衛將軍。鴻仕至輔國內史。』

桓南郡(玄)與道曜講老子，王侍中(禎之)爲主簿在坐，桓曰：『王主簿可顧名思義。』王未答，且大笑。桓曰：『王思道○能作大家兒笑！』

【註】○思道，王禎之小字也。老子明道，禎之字思道，故曰「顧名思義。」

祖廣○行恆縮頭，詣桓南郡，始下車，桓曰：『天甚晴朗，祖參軍如從屋漏』

中來。」

【註】○祖氏譜曰：「廣字淵度，范陽人。父台之，仕光祿大夫。廣仕至護軍長史。」

桓玄素輕桓崖，○崖在京下有好桃，玄連就求之，遂不得佳者。玄與殷仲文書，以爲嗤笑曰：「德之休明，肅慎貢其楛矢，○如其不爾，籬壁間物，亦不可得也。」

【註】○崖，桓脩小字。續晉陽秋曰：「脩少爲玄所侮，於言端常嗤鄙之。」○國語

曰：「仲尼在陳，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，楛矢貫之，石罍尺有咫。問於仲尼。對曰：「隼之來遠矣。此肅慎之矢也。昔武王克商，通道於九夷百蠻，使各以方賄貢，於是肅慎氏貢楛矢。古者分異姓之職，使不忘服也，故分陳以肅慎之貢。若求之故府，其可得。」使求得之，金楛如初。」

世說新語

排調第二十五

輕詆第二十六

王太尉(衍)問眉子：「汝叔(王澄也)名士，何以不相推重？」眉子曰：「何有名士終日妄語？」

庾元規語周伯仁：「諸人皆以君方樂。」周曰：「何樂？謂樂毅邪？」庾曰：「不爾。樂令(廣)耳。」周曰：「何乃刻畫無鹽？」以唐突西子也！」

【註】○史記曰：「樂毅，中山人。賢而爲燕昭王將軍，率諸侯伐齊，終於趙。」○列女傳曰：「鍾離春者，齊無鹽之女也。其醜無雙，黃頭深目，長壯大節，鼻昂結喉，肥項少髮，折腰出胸，皮膚若漆。行年三十，無所容入，衞嫁不售，乃自詣齊宣王，乞備後宮，因說王以四殆。王拜爲正后。」○吳越春秋曰：「越王句踐得山中採薪女子，名曰西施，獻之吳王。」

深公(竺法深)云：「人謂庾元規名士，曾中柴棘三斗許。」

庾公(亮)權重，足傾王公(導)。庾在石頭，王在冶城，坐大風揚塵，王以扇

拂塵曰：『元規塵汗人！』

【註】按，王公雅量通濟，庾亮之在武昌，傳其應下，公以識度裁之，囂言自息，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？

王右軍少時甚澀訥，在大將軍（王敦）許，王庾二公後來，右軍便起欲去，大將軍留之曰：『爾家司空元規復何所難？』

王丞相（導）輕蔡公，曰：『我與安期千里，共游洛水邊，何處聞有蔡充兒！』

【註】晉諸公贊曰：『充字子尼，陳留雍丘人。』充別傳曰：『充祖睦，蔡邕孫也。充少好學有雅尚，體貌尊嚴，莫有嫚慢於其前者。高平劉整有雋才，而車服奢麗，謂人曰：『紗縠人常服耳，常遇蔡子尼在坐，終日不自安。』見憚如此。是時陳留爲大郡，多人士，琅邪王澄嘗經入境，問：『此郡多士有誰乎？』吏曰：『有江應元，蔡子尼。』時陳留多居大位者，澄問：『何以但稱此二人？』吏曰：『向謂君侯問人，不謂位也。』澄笑而止。充歷成都王東曹掾，故稱東曹。』

○妒記曰：『丞相曹夫人性

甚忌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，乃至左右小人，亦被檢簡，時有妍妙，皆加誚責。王公不能久堪，乃密營別館，衆妾羅列，兒女成行。後元會曰：「夫人於青疏臺中，望見兩三兒騎羊，皆端正可念，夫人遙見，甚憐愛之，語婢「汝出問是誰家兒？」給使不達旨，乃答云：「是第四五等諸郎。」曹氏聞，驚愕大恚，命車駕，將黃門及婢二十人，人持食刀自出尋討。王公亦遽命覲，飛轡出門，猶患牛遲，乃以左手攀車闌，右手捉塵尾，以柄助御者打牛，狼狽奔馳，劣得先至。蔡司徒聞而笑之，乃故詣王公，謂曰：「朝廷欲加公九錫，公知不？」王謂信然，自敍謙志。蔡曰：「不聞餘物，唯聞有短轅犢車，長柄塵尾。」王大愧，後貶蔡曰：「吾昔與安期千里，共在洛水集處，不聞天下有蔡充兒！」正忿蔡前戲言耳。」

褚太傅（裒）初渡江，嘗入東，至金昌亭。○吳中豪右，燕集亭中。褚公雖素有重名，于時造次不相識別，敕左右多與茗汁，少箸粽汁，盡輒益，使終不得食。褚公飲訖，徐舉手共語云：「褚季野！」於是四坐驚散，無不狼狽。

【註】○謝歆金昌亭詩敘曰：「余尋師來入經吳，行達昌門，忽視斯亭，傍川帶河，其榜題曰「金昌。」訪之耆老，曰：「昔朱買臣仕漢，還爲會稽內史，逢其迎吏逆旅北

舍，與買臣爭席，買臣出其印綬，羣吏慚服自裁，因事建亭，號曰「金傷」，失其字義耳。」

王右軍在南，丞相與書，每嘆子姪不令，云：「虎純○虎犢○還其所如。」

【註】○虎純，王彭之小字也。王氏譜曰：「彭之字安壽，琅邪人。祖正，尚書郎。父彬，衛將軍。彭之仕至黃門郎。」虎犢，彪之小字也。○王氏譜曰：「彪之字叔虎，彭之第三弟。年二十，而頭須皓白，時人謂之王白須。少有局幹之稱。累遷至左光祿大夫。」

褚太傅南下，孫長樂（綽）於船中視之，言次及劉眞長死，孫流涕，因諷詠曰：「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！」褚大怒曰：「眞長平生何嘗相比數，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！」孫回泣向褚曰：「卿當念我！」時咸笑其才而性鄙。

謝鎮西（尚）書與殷揚州（浩）爲眞長求會稽，殷答曰：「眞長標同伐異，俠之大者，常謂使君降階爲甚，乃復爲之驅馳邪？」

桓公（溫）入洛，過淮泗，踐北境，與諸僚屬登平乘樓，眺矚中原，慨然曰：「遂使神州陸沈，百年丘墟，王夷甫諸人，不得不任其責！」○袁虎率爾對曰：「運自有廢興，豈必諸人之過？」桓公慄然作色，顧謂四坐曰：「諸君頗聞劉景升？」○不有大牛重千斤，噉芻豆十倍於常牛，負重致遠，曾不若一羸犢。魏武入荊州，烹以饗士卒，於時莫不稱快。」意以况袁，四坐既駭，袁亦失色。

【註】○八王故事曰：「夷甫雖居台司，不以事物自嬰，當世化之，羞言名貌，自臺郎以下，皆雅崇拱默，以遺事爲高。四海尙寧，而識者知其將亂。」晉陽秋曰：「夷甫將爲石勒所殺，謂人曰：『吾等若不祖尙浮虛，不至於此！』」○劉鎮南銘曰：「表字景升，山陽高平人。黃中通理，博識多聞。仕至鎮南將軍荊州刺史。」

袁虎、伏滔同在桓公府，桓公每遊燕，輒命袁、伏，袁甚恥之，恆嘆曰：「公之厚意，未足以榮國士，與伏滔比肩，亦何辱如之？」

高柔○在東，甚爲謝仁祖所重，既出，不爲王劉所知。仁祖曰：「近見高柔，

大自敷奏，然未有所得。眞長云：「故不可在偏地居，輕在角觴中爲人作議論。」高柔聞之，云：「我就伊無所求。」人有向眞長學此言者，眞長曰：「我實亦無可與伊者。」然遊燕，猶與諸人書：「可要安固。」安固者，高柔也。

【註】○孫統爲柔集敍曰：「柔字世遠，樂安人。才理清鮮，安行仁義。婚泰山胡母氏女，年二十，既有倍年之覺，而姿色清惠，近是上流婦人。柔家道隆崇，旣罷司空參軍，安固令，營宅於伏川，馳動之情旣薄，又愛玩賢妻，便有終焉之志。尙書令何充取爲冠軍參軍，備俛應命，眷戀綢繆，不能相舍。相贈詩書，清婉辛切。」

劉尹（談）江彪、王叔虎、孫興公同坐，江王有相輕色，彪以手歛叔虎云：「酷吏詞色甚彊。」劉尹顧謂：「此是曠邪，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。」

【註】言江此言，非是醜拙，似有忿於王也。

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：「所牧何物？殆非眞豬。儻遇風雲，爲我龍攄。」時人多以爲能。王藍田語人云：「近見孫家兒作文，道何物眞豬也。」

【註】列仙傳曰：「商丘子晉者，商邑人。好吹竽牧豕，年七十，不娶妻而不老。問其道要，言「但食老朮菖蒲根飲水，如此便不饑不老耳。」貴戚富室，聞而服之，不能終歲輒止，謂將有匿術。孫綽爲贊曰：「商丘卓犖，執策吹竽。渴飲寒泉，饑食菖蒲。所收何物？殆非真豬。儻逢風雲，爲我龍攄。」」

桓公欲遷都，以張拓定之業，孫長樂上表諫，此議甚有理，桓見表心服，而忿其爲異，令人致意孫云：「君何不尋遂初賦，而彊知人家國事？」

【註】孫綽表諫曰：「中宗龍飛，實賴萬里長江，畫而守之耳。不然，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，江東爲豺狼之場矣。」綽賦遂初，陳足道。

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，言至款雜，劉夫人在壁後聽之，具聞其語，謝公明日還，問「昨客何似？」劉對曰：「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！」謝深有愧色。

【註】劉夫人，劉惔之妹。

簡文與許玄度共語，許云：「舉君親以爲難。」簡文便不復答。許去後而言曰：「玄度故可不至於此！」

【註】按，邴原別傳：「魏五官中郎將，嘗與羣賢共論曰：『今有一丸藥，得濟一人疾，而君父俱病，與君邪？與父邪？』諸人紛葩，或父或君。原勃然曰：『父子一本也。』亦不復難。」君親相校，自古如此，未解簡文諄許意。

謝萬壽春敗後，還書與王右軍云：「慙負宿願！」右軍推書曰：「此禹湯之戒。」

【註】春秋傳曰：「禹湯罪己，其興也勃焉，」言禹湯以聖德自罪，所以能興；今萬失律致敗，雖復自咎，其可濟焉，故王嘉萬也。

蔡伯喈嗜暎笛椽，孫興公聽妓，振且擺折，王右軍聞，大嘆曰：「三祖壽（一作臺）樂器虺瓦（一作虺凡）弔孫家兒打折！」

【註】伏滔長笛賦敍曰：「余同寮桓子野，有故長笛，傳之耆老云：『蔡邕伯喈之所製也。初邕避難江南，宿於柯亭之館，以竹爲椽，邕仰眄之，曰，良竹也。取以爲笛，音聲獨絕。歷代傳之至於今。』」

王中郎（坦之）與林公（支遁）絕不相得，王謂林公詭辯，林公道王云：「

箸膩顏恰，綸布單衣，挾左傳，逐鄭康成車後，問是何物塵垢囊？」

【註】裴子曰：「林公云：『文度箸膩顏，挾左傳，逐鄭康成，自爲高足弟子，篤而論之，不離塵垢囊也。』」

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：「余與夫子交非勢利，心猶澄水，同此玄味。」王

孝伯見曰：「才士不遜，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？」

謝太傅（安）謂子姪曰：「中郎（謝萬）始是獨有千載！車騎（謝玄）曰：

「中郎衿抱未虛，復那得獨有？」

庾道季詫謝公（安）曰：「裴郎（啓）云：『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，何得爲

復飲酒？』裴郎又云：『謝安曰：支道林如九方臯之相馬，略其玄黃，取其儁逸。

』○謝公云：『都無此二語，裴自爲此辭耳。』庾意甚不以爲好，因陳東亭經

酒壚下賦，讀畢，都不下賞裁，直云：『君乃復作裴氏學！』於此語林遂廢，今時

有者，皆是先寫，無復謝語。

【註】○支遁傳曰：「遁每標舉會宗，而不留心象喻，解釋章句，或有所漏，文字之徒，多以爲疑。謝安石聞而善之，曰：「此九方臯之相馬也，略其玄黃，而取其雋逸。」列子曰：「伯樂謂秦穆公曰：「臣所與共儻繮薪菜者，有九方臯，此其于馬，非臣之下也。」公使行求馬，反，曰：「得矣。牡而黃。」使人取之，牝而驪。公曰：「毛物牡牝之不知，何馬之能知也？」伯樂曰：「若臯之觀馬者，天機也。得其精，亡其麤；在其內，亡其外；見其所見，不見其所不見；視其所視，遺其所不視。若彼之所相，有貴於馬也。」既而馬果千里足。」○續晉陽秋曰：「晉隆和中，河東裴啓，撰漢魏以來，迄於今時，言語應對之可稱者：謂之語林。時人多好其事，文遂流行。後說太傅事不實，而有人於謝坐敍其黃公酒壚，司徒王珣爲之賦，謝公加以與王不平，乃云：「君遂復作裴郎學！」自是衆咸鄙其事矣。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，安問其歸資。答曰：「嶺南凋弊，唯有五萬蒲葵扇，又以非時爲滯貨。」安乃取其中者捉之，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，價增數倍，旬月無賣。夫所好生羽毛，所惡成瘡疖，謝相一言，挫成美於千載，及其所與，崇虛價於百金，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！」

王北中郎（坦之）不爲林公所知，乃箸論「沙門不得爲高士論。」大略

云：「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，沙門雖云俗外，反更束於教，非情性自得之謂也。」

人問顧長康：「何以不作洛生詠？」答曰：「何至作老婢聲？」

【註】○洛下書生詠音重濁，故云老婢聲。

殷顛，庾恆，○並是謝鎮西外孫。○殷少而率悟，庾每不推，嘗俱詣謝公，謝公熟視殷曰：「阿巢，○故似鎮西。」於是庾下聲語曰：「定何似？」謝公續復云：「巢頰似鎮西。」庾復云：「頰似足作健不？」

【註】○庚氏譜曰：「恆字敬則。祖亮，父蘇。恆仕至尙書僕射。」○謝氏譜曰：「尙長女僧要，適庾蘇；次女僧韶，適殷歆。」○巢，殷顛小字也。

舊目韓康伯，「將肘無風骨。」

【註】說林曰：「范啓云，「韓康伯似肉鴨。」」

苻宏○叛來歸國，謝太傅每加接引，宏自以有才，多好上人，坐上無折之

者。適王子猷來，太傅使共語，子猷直執視良久，回語太傅云：『亦復竟不異人！』
宏大慚而退。

【註】○續晉陽秋曰：『宏，苻堅太子也。堅爲姚萇所殺，宏將母妻來投，詔賜田宅。桓玄以宏爲將，玄敗，寇湘中伏誅。』

支道林入東，見王子猷兄弟，還人問『見諸王何如？』答曰：『見一羣白頸烏，但聞喚啞啞聲。』

王中郎舉許玄度爲吏部郎，郗重熙曰：『相王好事，不可使阿訥○在坐頭。』

【註】○納，詢小字。

王興道○謂『謝望蔡○霍霍如失鷹師。』

【註】○永嘉記曰：『王和之字興道，琅邪人。祖翼，平南將軍。父胡之，司州刺史。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。』○望蔡，謝悵小字也。

桓南郡每見人不快，輒嘆云：「君得哀家梨，當復不烝食不？」

【註】舊語：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，大如升，入口消釋。言愚人不別味，得好梨蒸食之也。

世說新語

輕詆第二十六

假譎第二十七

魏武（曹操）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，觀人新婚，因潛入主人園中，夜叫呼云：『有偷兒賊！』青廬中人皆出觀，魏武乃入，抽刃劫新婦，與紹還出，失道墜枳棘中，紹不能得動，復大叫云：『偷兒在此！』紹遑迫自擲出，遂以俱免。

【註】曹瞞傳曰：『操小字阿瞞，少好譎詐，遊放無度。』孫盛雜語云：『武王少好俠，放蕩不脩行業，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，讓乃手戟於庭，踰垣而出，有絕人力，故莫之能害也。』

魏武行役，失汲道，軍皆渴，乃令曰：『前有大梅林，饒子甘酸，可以解渴。』士卒聞之，口皆出水，乘此得及前源。

魏武嘗言：『人欲危己，己輒心動。』因語所親小人曰：『汝懷刃密來我側，我必說心動，執汝使行刑，汝但勿言其使，無他，當厚相報。』執者信焉，不以

爲懼，遂斬之。此人至死不知也。左右以爲實，謀逆者挫氣矣。

【註】曹瞞傳曰：「操在軍廩穀不足，私語主者曰：『何如？』主者云：『可以小斛足之。』操曰：『善。』後軍中言操欺衆，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：『行小斛，盜軍穀。』遂斬之。仍云：『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。』其變詐皆此類也。」

魏武常云：「我眠中不可妄近，近便斫人，亦不自覺，左右宜深慎！」此後陽眠，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，因便斫殺。自爾每眠，左右莫敢近者。

袁紹年少時，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，少下，不箸。魏武揆之，其後來必高，因帖臥牀上，劍至果高。

【註】按，袁曹後由鼎峙，迹始攜貳，自斯以前，不聞讐隙，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劍也。

王大將軍（敦）旣爲逆，頓軍姑孰。晉明帝以英武之才，猶相猜憚，乃箸戎服，騎巴賓馬，齎一金馬鞭，陰察軍形勢。未至十餘里，有一客姥，居店賣食，帝過謁之。謂姥曰：「王敦舉兵圖逆，猜害忠良，朝廷駭懼，社稷是憂，故劬勞晨夕，用

相覘察，恐形迹危露，或致狼狽，追迫之日，姥其匿之。』便與客姥馬鞭而去，行敦營匠而出。軍士覺曰：『此非常人也！』敦臥心動曰：『此必黃須鮮卑奴來！』命騎追之，已覺多許里，追士因問向姥，『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？』姥曰：『去已久矣，不可復及。』於是騎人息意而反。

【註】異苑曰：『帝躬往姑孰，敦時晝寢，卓然驚悟曰：「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，何不縛取？」帝所生母荀氏，燕國人，故貌類焉。』

王右軍年減十歲時，大將軍甚愛之，恆置帳中眠。大將軍嘗先出，右軍猶未起，須臾錢鳳入，屏人論事，都忘右軍在帳中，便言逆節之謀。右軍覺，既聞所論，知無活理，乃剔吐汗頭面被褥，詐孰眠。敦論事造半，方意右軍未起，相與大驚曰：『不得不除之！』及開帳，乃見吐唾縱橫，信其實孰眠，於是得全。于時稱其有智。

【註】○晉陽秋曰：『鳳字世儀，吳嘉興尉子也。姦慝好利。爲敦鎧曹參軍，知敦有不臣心，因進說。後敦敗見誅。』按，諸書皆云王允之事，而此言羲之，疑謬。

陶公（侃）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，令誅庾公（亮），謂必戮庾，可以謝峻。庾欲奔竄則不可，欲會恐見執，進退無計。溫公（嶠）勸庾詣陶，曰：『卿但遙拜，必無他。我爲卿保之。』庾從溫言詣陶，至便拜。陶自起止之，曰：『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行？』畢，又降就下坐。陶又自要起同坐，坐定，庾乃引咎責躬，深相遜謝。陶不覺釋然。

【註】晉陽秋曰：『是時成帝在襁褓，太后臨朝，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，欲以風軌格政，繩御四海，而峻擁兵近甸，爲逋逃藪，亮圖召峻，王導下壺並不欲。亮曰：『蘇峻豺狼，終爲禍亂，晁錯所謂削亦反，不削亦反。』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。峻怒曰：『庾亮誘殺我也！』遂克京邑。平南溫嶠聞亂，號泣登舟，遣參軍王愆期，推征西陶侃爲盟主，俱赴京師。時亮敗績奔嶠，人皆尤而少之。嶠愈相崇重，分兵以配給之。』

温公喪婦，從姑劉氏家，值亂離，散唯有一女，甚有姿慧，姑以屬公，覓婚，公密有自婚意，答云：『佳婿難得，但如嶠比云何？』姑云：『喪敗之餘，乞粗存活，便足慰吾餘年，何敢希汝比？』卻後少日，公報姑云：『已覓得婚處，門地粗可，婿身名宦，盡不減嶠。』因下玉鏡臺一枚，姑大喜，既婚交禮，女以手披紗扇，撫掌大笑曰：『我固疑是老奴，果如所卜！』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，北征劉聰所得。

【註】○晉陽秋曰：『聰一名載，字玄明，屠各人。父淵，因亂起兵死。聰嗣業。』王隱晉書曰：『建興二年，嶠爲劉琨假守左司馬都督，上前鋒諸軍事，討劉聰。』

諸葛令（恢）女，庾氏婦，既寡，誓云：『不復重出！』此女性甚正彊，無有登車理。恢既許江思玄婚，乃移家近之，初誑女云：『宜徙。』於是家人一時去，獨留女在後。比其覺，已不復得出。江郎莫來，女哭詈彌甚，積日漸歇。江彪暝入宿，

恆在對床上，後觀其意轉帖，彪乃詐厭，良久不悟，聲氣轉急。女乃呼婢云：「喚江郎覺！」江於是躍來就之，曰：「我自是天下男子，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？既爾相關，不得不與人語。」女默然而慚，情義遂篤。

愍度道人○始欲過江，與一僮道人爲侶，謀曰：「用舊義往江東，恐不辦得食。」便共立心無義。既而此道人不成渡，愍度果講義積年。後有僮人來，先道人寄語云：「爲我致意愍度，無義那可立？」○治此計權救饑耳，無爲遂負如來也。」

【註】 名德沙門題目曰：「支愍度才鑿清出。」孫綽愍度贊曰：「支度彬彬，好是拔新。俱稟昭見，而能越人。世重秀異，咸競爾珍。孤桐暉陽，浮磬泗濱。」○舊義者曰：「種智有是，而能圓照，然則萬累斯盡，謂之空無，常住不變，謂之妙有。」而無義者曰：「種智之體，豁如太虛，虛而能知，無而能應，居宗至極，其唯無乎？」

王文度弟阿智，○惡乃不翅，當年長而無人與婚。孫興公有一女，亦僻錯，

又無嫁娶理，因詣文度求見阿智。既見，便陽言：「此定可，殊不如人所傳。那得至今未有婚處？我有一女，乃不惡，但吾寒士，不宜與卿計，欲令阿智娶之。」文度欣然，而啓藍田云：「興公向來，忽言欲與阿智婚。」藍田驚喜，既成婚，女之頑，欲過阿智，方知興公之詐。

【註】○阿智，王虔之小字。虔之字文將，辟州別駕不就。娶太原孫綽女，字阿恆。

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，而有時以多數失，會嘗失官居東陽，桓大司馬（溫）在南州，故往投之。桓時方欲招起屈滯，以傾朝廷，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，桓謂遠來投己，喜躍非常。比入至庭，傾身引望，笑語歡甚，顧謂袁虎曰：「范公且可作太常卿。」范裁坐，桓便謝其遠來意。范雖實投桓，而恐以趨時損名，乃曰：「雖懷朝宗，會有亡兒瘞在此，故來省視。」桓悵然失望，向之虛佇，一時都盡。

【註】中興書曰：「初桓溫請范汪爲征西長史，復表爲江州，並不就。還都，因求爲東陽太守，溫甚恨之。汪後爲徐州，溫北伐，令汪出梁國，失期，溫挾憾奏汪爲庶人。」

世說新語

假譎第二十七

八

汪居吳，後至姑孰，見溫，溫語其下曰：「玄平乃來見，當以護軍起之。」汪數日辭歸，溫曰：「卿適來，何以便去？」汪曰：「數歲小兒喪，往年經亂，權瘞此境，故來迎之。事竟去耳。」溫愈怒之，竟不屑意。」

謝遏年少時，好箸紫羅香囊，垂覆手。太傅患之，而不欲傷其意，乃譎與賭得，卽燒之。

黜免第二十八

諸葛玄在西朝，少有清譽，爲王夷甫所重，時論亦以擬王。後爲繼母族黨所讒，誣之爲狂逆，將遠徙。友人王夷甫之徒，詣檻車與別，玄問：「朝廷何以徙我？」王曰：「言卿狂逆。」玄曰：「逆則應殺，狂何所徙？」

桓公（溫）入蜀，至三峽中，部伍中有得猿子者，其母緣岸哀號，行百餘里不去，遂跳上船，至便卽絕，破視其腹中，腸皆寸寸斷。公聞之，怒，命黜其人。

【註】 荊州記曰：「峽長七百里，兩岸連山，略無絕處。重巖疊障，隱天蔽日。常有高猿長嘯，屬引清遠。漁者歌曰：「巴東三峽巫峽長，猿鳴三聲淚沾裳。」」

殷中軍（浩）被廢，在信安，終日恆書空作字。揚州吏民尋義逐之，竊視唯作「咄咄怪事」四字而已。

【註】 晉陽秋曰：「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，羌姚襄上書歸降，後有罪，浩陰圖誅之。」

會闕中有變，苻健死，浩爲率軍而行，云修復山陵，襄前驅，恐遂反。軍至山桑，聞襄將至，棄輜重馳保譙。襄至，據山桑，焚其舟實，至壽陽，略流民而還。浩士卒多叛征西。温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，奏免浩除名爲民。浩馳還謝罪，旣而遷于東陽信安縣。』

桓公坐有參軍椅，烝蕪不時解，共食者又不助，而椅終不放，舉坐皆笑。桓公曰：『同盤尚不相助，况復危難乎？』敕令免官。

殷中軍廢後，恨簡文曰：『上人箸百尺樓上，儻梯將去。』

【註】續晉陽秋曰：『浩雖廢黜，夷神委命，雅詠不輟，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。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，周年還都，浩素愛之，送至水側，乃詠曹顏遠詩曰：「富貴它人合，貧賤親戚離。」因泣下。其悲見於外者，唯此一事而已。則書空去梯之言，未必皆實也。』

鄧竟陵○免官後，赴山陵過，見大司馬桓公，公問之曰：『卿何以更瘦？』

鄧曰：『有愧於叔達，○不能不恨於破甑！』

【註】○大司馬寮屬名曰：「鄧遐字應玄，陳郡人；平南將軍岳之子。勇力絕人，氣蓋當世，時人方之樊噲。爲桓溫參軍，數從溫征伐，歷竟陵太守。枋頭之役，溫旣懷恥忿，且憚遐，因免遐官，病卒。」○郭林宗別傳曰：「鉅鹿孟敏，字叔達。敦朴質直。客居太原，雜處凡俗，未有所名。嘗至市買甌，荷擔墮地壞之，徑去不顧。適遇林宗，見而異之，因問曰：「壞甌可惜，何以不顧？」客曰：「甌旣已破，視之何益？」林宗賞其介決，因以知其德性，謂必爲美士，勸令讀書。遊學十年，遂知名。三府并辟，不就，東夏以爲美賢。」

桓宣武（溫）旣廢太宰，○父子仍上表曰：「應割近情以存遠計，若除太宰，父子可無後憂。」簡文手答表曰：「所不忍言，況過於言？」宣武又重表，辭轉若切。簡文更答曰：「若晉室靈長，明公便宜奉行此詔，如大運去矣，請避賢路！」桓公讀詔，手戰流汗，於此乃止。太宰父子遠徙新安。

【註】○司馬晞傳曰：「晞字道升，元帝第四子。初封武陵王，拜太宰。少不好學，尙武凶恣。時太宗輔政，晞以宗長不得執權，常懷憤慨，欲囚桓溫入朝殺之。太宗卽位，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琮謀逆，有司奏晞等斬刑，詔原之，徙新安。晞未敗四五年

中，喜爲挽歌，自搖大鈴，使左右習和之。又燕會，使人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，其聲甚悲。後果徙新安。」

桓玄敗後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，意似二三，非復往日。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，甚扶疏，殷因月朔，與衆在聽，視槐良久，嘆曰：「槐樹婆娑，無復生意！」

【註】晉安帝紀曰：「桓玄敗，殷仲文歸京師，高祖以其衛從二后，且以大信，宣令引爲鎮軍長史。自以名輩先達，位遇至重，而後來謝混之徒，皆疇昔之所附也，今比肩同列，常快然自失。後果徙信安。」

殷仲文既素有名望，自謂必當阿衡朝政，忽作東陽太守，意甚不平。○及之郡，至富陽，慨然嘆曰：「看此山川形勢，當復出一孫伯符！」○

【註】○晉安帝紀曰：「仲文後爲東陽，愈憤怒，乃與桓胤謀反，遂伏誅。仲文嘗照鏡不見頭，俄而難及。」○孫策，富春人，故及此而嘆。

儉嗇第二十九

和嶠性至儉，家有好李，王武子求之，與不過數十。王武子因其上直，率將少年能食之者，持斧詣園，飽共噉畢，伐之，送一車枝與和公，問曰：「何如？君李？」和既得，唯笑而已。

【註】晉諸公贊曰：「嶠性不通治，家富擬王公，而至儉，將有犯義之名。」語林曰：「嶠諸弟往園中食李，而皆計核責錢，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。」

王戎儉吝，其從子婚，與一單衣，後更責之。

【註】王隱晉書曰：「戎性至儉，不能自奉，養財不出外，天下人謂爲膏肓之疾。」

司徒王戎，既貴且富，區宅僮牧，膏田水碓之屬，洛下無比，契疏鞅掌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。

【註】晉諸公贊曰：「戎性簡要，不治儀望，自遇甚薄，而產業過豐，論者以爲台輔之

望不重。』王隱晉書曰：『戎好治生，園田周徧天下，翁媪二人，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。』晉陽秋曰：『戎多殖財賄，常若不足，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。』戴逵論之曰：『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，獲免憂禍，既明且哲，於是在矣。或曰：「大臣用心，豈其然乎？」』逵曰：「運有險易，時有昏明，如子之言，則遽瑗季札之徒，皆負責矣，自古而觀，豈一王戎也哉？」』

王戎有好李，賣之恐人得其種，恆鑽其核。

王戎女適裴頡，貸錢數萬，女歸，戎色不說，女遽還錢，乃釋然。

衛江州○在尋陽，有知舊人投之，都不料理，唯餉「王不留行」○一斤。此人得餉便命駕。李弘範○聞之曰：「家舅刻薄，乃復驅使草木。」

【註】○永嘉流人名曰：「衛展字道舒，河南安邑人。祖列，彭城護軍。父韶，廣平令。

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。」○本草曰：「王不留行，生太山，治金瘡，除

風，久服之輕身。」○中興書曰：「李軌字弘範，江夏人。仕至尚書郎。」按軌，

劉氏之甥，此應弘度，非弘範也。

王丞相(導)儉節，帳下甘果盈溢不散，涉春爛敗，都督白之，公令舍去，曰：『慎不可令大郎(王悅)知！』

蘇峻之亂，庾太尉(亮)南奔，見陶公(侃)，陶公雅相賞重，陶性儉吝，及食噉薤，庾因留白，陶問『用此何爲？』庾云『故可種。』於是大歎，庾非唯風流，兼有治實。

郗公(愔)大聚斂，有錢數千萬，嘉賓意甚不同，常朝日問訊，郗家法子弟不坐，因倚語移時，遂及財貨事，郗公曰：『汝正當欲得吾錢耳。』迺開庫一日，令任意用，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，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，周旋略盡，郗公聞之，驚怪不能已已。

【註】中興書曰：『超少卓犖而不羈，有曠世之才。』

世說新語 儉嗇第二十九

汰侈第三十

石崇每宴客燕集，常令美人行酒，客飲酒不盡者，使黃門交斬美人。王丞相（導）與大將軍（王敦）嘗共詣崇，丞相素不能飲，輒自勉彊，至於沈醉。每至大將軍，固不飲，以觀其變。已斬三人，顏色如故，尚不肯飲。丞相讓之。大將軍曰：「自殺伊家人，何預卿事！」

【註】王隱晉書曰：「石崇爲荊州刺史，劫奪殺人，以致巨富。」王丞相德音記曰：「丞相素爲諸父所重，王君夫問王敦，「聞君從弟佳人，又解音律，欲一作妓，可與共來。」遂往。吹笛人有小忘，君夫聞，使黃門階下打殺之，顏色不變。丞相還，曰：「恐此君處世，當有如此事。」」兩說不同。

石崇廁，常有十餘婢侍列，皆麗服藻飾，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，無不畢備，又與新衣箬令出，客多羞不能如廁。王大將軍往，脫故衣箬新衣，神色傲然。羣

婢相謂曰：「此客必能作賊！」

【註】 語林曰：「劉實詣石崇如廁，見有絳紗帳大牀，茵蓐甚麗，兩婢持錦香囊，實遽反走，即謂崇曰：「向誤入卿室內。」崇曰：「是廁耳。」」

武帝嘗降王武子家，武子供饌，並用瑠璃器，婢子百餘人，皆綾羅綺襪，（一作羅）以手擎飲食，烝純肥美，異於常味，帝怪而問之，答曰：「以人乳飲純。」帝甚不平，食未畢便去。王（愷）石（崇）所未知作。

王君夫○以糒糲澳釜，石季倫用蠟燭作炊，君夫作紫絲布步障，碧綾裏四十里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，石以椒爲泥，王以赤石脂泥壁。

【註】 晉諸公贊曰：「王愷字君夫，東海人；王肅子也。雖無檢行，而少以才力見名，有在公之稱。既自以外戚，晉氏政寬，又性至豪。舊制煇不得過江，爲其羽櫟酒中，必殺人。愷爲翊軍時，得煇於石崇而養之，其大如鵝，喙長尺餘，純食蛇虺。司隸奏按愷，崇，詔悉原之，即燒於都街。愷肆其意色，無所忌憚。爲後軍將軍卒，諡曰醜。」

石崇爲客作豆粥，咄嗟便辦，恆冬天得韭薺，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，而與愷出遊，極晚發，爭入洛城，崇牛數十步後，迅若飛禽，愷牛絕走不能及。每以此三事爲搯腕，乃密貨崇帳下都督，及御車人，問所以，都督曰：「豆至難煮，唯豫作熟末，客至，作白粥以投之。韭薺，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。」復問馭人牛所以駛，馭人云：「牛本不遲，由將車人不及制之耳。急時聽偏轅，則駛矣。」愷悉從之，遂爭長。石崇後聞，皆殺告者。

【註】晉諸公贊曰：「崇性好俠，與王愷競相誇衒也。」

王君夫有牛，名「八百里駿」，常瑩其蹄角。王武子語君夫：「我射不如卿，今指賭卿牛，以千萬對之。」君夫旣恃手快，且謂駿物無有殺理，便相然可，令武子先射。武子一起便破的，卻據胡牀，叱左右：「速探牛心來！」須臾炙至，一臠便去。

【註】相牛經曰：『牛經出甯戚，傳百里奚，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，以相牛，千百不失。本以負重致遠，未服輜駟，故文不傳。至魏世，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。其後王愷得其書焉。臣按其相經云：「陰虹屬頸，千里。」注曰：「陰虹者，雙筋白尾，骨屬頸，甯戚所飯者也。」愷之牛，其亦有陰虹也。甯戚經曰：「槌頭欲得高，百體欲得緊，大腓疎肋難齡齡，龍頭突目好跳。又角欲得細，身欲促，形欲得如卷。」』

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衽，因直內箸，曲閣重闈裏，不聽人將出，遂饑經日，迷不知何處去，後因緣相爲垂死，迺得出。

石崇與王愷爭豪，並窮綺麗，以飾輿服。武帝愷之甥也，每助愷。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，賜愷，枝柯扶疎，世罕其比。愷以示崇，崇視訖，以鐵如意擊之，應手而碎。愷既惋惜，又以爲疾己之寶，聲色甚厲。崇曰：『不足恨，今還卿。』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，有三尺四尺，條幹絕世，光彩溢目者六七枚，如愷許比，甚衆。愷惘然自失。

【註】續文章志曰：『崇資產累巨萬金，宅室輿馬，僭擬王者。庖膳必窮水陸之珍。後房百數，皆曳紈繡珥金翠。而絲竹之藝，盡一世之選。築榭開沼，殫極人巧。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，競相高以侈靡，而崇爲居最之首，琇等每愧羨以爲不及也。』

王武子被責，移第北邙下，于時人多地貴，濟好馬射，買地作埽，編錢匝地，竟埽，時人號曰「金溝」，（溝，一作埽。）

【註】晉諸公贊曰：『濟與從兄恬不平，濟爲河南尹未拜，行過王宮，吏不時下道，濟於車前鞭之，有司奏免官。論者以濟爲不長者。尋轉太僕，而王恬已見委任，濟遂斥外。』

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，見顏○原（憲）象而嘆曰：『若與同升孔堂，去人何必有間！』王曰：『不知餘人云何子貢？』去卿差近。石正色云：『士當令身名俱泰，何至以饔牖語人！』

【註】○家語曰：『顏回字子淵，魯人。少孔子二十九歲，而髮白，三十二歲蚤死。』
○史記曰：『端木賜字子貢，衛人。嘗相魯，家累千金。終于齊。』
○原憲以饔

爲戶牖。

彭城王○有快牛，至愛惜之，王太尉與射賭得之。彭城王曰：『君欲自乘，則不論；若欲噉者，當以二十肥者代之。』既不廢噉，又存所愛。王遂殺噉。

【註】○朱鳳晉書曰：『彭城穆王權，字子輿，宣帝弟，馮子。太始元年封。』

王右軍少時，在周侯（顛）末坐，割牛心噉之，於此改觀。

【註】俗以牛心爲貴，故羲之先噉之。

忿狷第三十一

魏武有一妓，聲最清高，而情性酷惡，欲殺則愛才，欲置則不堪。於是選百人，一時俱教，少時還，有一人聲及之，便殺惡性者。

王藍田性急，嘗食鷄子，以筋刺之，不得，便大怒，舉以擲地，鷄子於地圓轉未止，仍下地以屐齒蹶之，又不得，瞋甚，復於地取內口中，齧破即吐之。王右軍聞而大笑曰：「使安期有此性，猶當無一豪可論，况藍田邪？」

【註】中興書曰：「述清貴簡正，少所推屈，惟以性急爲累。」安期，述父也，有名德。

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，許司州言氣少有悖逆於螭，便作色不夷，司州覺惡，便輿牀就之，持其臂曰：「汝詎復足與老兄計？」螭撥其手曰：「冷如鬼手，馨彊來捉人臂！」

【註】○王恬，小字麟虎。○按，王氏譜，胡之是恬從祖兄。

桓宣武（溫）與袁彥道樛，袁彥道齒不合，遂厲色擲去五木。溫太真云：「見袁生遷怒，知顏子爲貴。」

謝無奕性麤彊，以事不相得，自往數王藍田，肆言極罵。王正色面壁不敢動。半日謝去，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：「去未？」答云：「已去。」然後復坐。時人歎其性急，而能有所容。

王令（獻之）詣謝公（安），值習鑿齒已在坐，當與併榻。王徙倚不坐，公引之與對榻。去後，語胡兒曰：「子敬實自清立，但人爲爾多矜咳，殊足損其自然。」

【註】劉謙之晉紀曰：「王獻之性甚整峻，不交非類。」

王大，王恭嘗俱在何僕射○坐，恭時爲丹陽尹，大始拜荊州。訖將乖之際，大勸恭酒，恭不爲飲，大逼彊之轉苦，便各以裙帶繞手，恭府數千人，悉呼入齋，

大左右雖少，亦命前意，便欲相殺。何僕射無計，因起排坐二人之間，方得分散。所謂勢利之交，古人羞之。

【註】○中興書曰：『何澄，字子玄。清正有器望。歷尚書左僕射。』

桓南郡（玄）小兒時，與諸從兄弟各養鵝，共鬪。南郡鵝每不如，甚以爲忿，迺夜往鵝欄間，取諸兄弟鵝悉殺之。既曉，家人咸以驚駭，云是變怪。以白車騎（桓沖）車騎曰：『無所致怪，當是南郡戲耳。』問果如之。

世說新語

忿狷第三十一

讒險第三十二

王平子形甚散朗，內實勁俠。

【註】 鄧粲晉紀曰：「劉琨嘗謂澄曰：『卿形雖散朗，而內勁俠。以此處世，難得其死！』澄默然無以答。後果爲王敦所害。劉琨聞之曰：『自取死耳！』」

袁悅○有口才，能短長說，亦有精理。始作謝玄參軍，頗被禮遇，後丁艱，服除還都，惟齋戰國策而已。語人曰：「少年時讀論語老子，又看莊易，此皆是病痛事，當何所益邪？天下要物，正有戰國策。」既下，說司馬孝文王，大見親待，幾亂機軸，俄而見誅。

【註】 ○袁氏譜曰：「悅字元禮，陳郡陽夏人。父朗，給事中。仕至驃騎咨議。太元中，悅有寵於會稽王，每勸專覽朝權，王頗納其言。王恭聞其說，言於孝武，乃託以它罪，殺悅於市中。既而朋黨同異之聲，播於朝野矣。」

孝武甚親敬王國寶、王雅。○雅薦王珣於帝，帝欲見之，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，帝微有酒色，令喚珣垂至，已聞卒傳聲，國寶自知才出珣下，恐傾奪其寵，因曰：『王珣當今名流，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，自可別詔召也。』帝然其言，心以爲忠，遂不見珣。

【註】○雅別傳曰：『雅字茂建，東海沂人。少知名。』晉安帝紀曰：『雅之爲侍中，孝武甚信而重之。王珣王恭，特以地望見禮，至於親幸，莫及雅者。上每置酒燕集，或召雅未至，上不先舉觴。時議謂珣恭宜傳東宮，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尙書左射。』

王緒數讒殷荊州（仲堪）於王國寶，殷甚患之，求術於王東亭曰：『卿但數詣王緒，往輒屏人，因論它事，如此，則二王之好離矣。』殷從之。國寶見王緒，問曰：『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？』緒云：『故是常往來，無它所論。』國寶謂緒於己有隱，果情好日疎，讒言以息。

【註】按，國寶得寵於會稽王，由緒獲進，同惡相求，有如市賈，終至誅夷，曾不攜貳，豈有仲堪微聞，而成離隙？

尤悔第三十三

魏文帝忌弟任城王○驍壯，因在卞太后閣共圍碁，並噉棗，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，自選可食者而進，王弗悟，遂雜進之；既中毒，太后索水救之，帝預敕左右毀餅罐，太后徒跣趨井，無以汲，須臾遂卒。復欲害東阿（曹植），太后曰：「汝已殺我任城，不得復殺我東阿！」①

【註】①魏略曰：「任城威王彰，字子文，太祖卞太后第二子。性剛勇而黃須，北討代郡，獨與麾下百餘人，突虜而走。太祖聞曰：『我黃須兒可用也！』」魏志春秋曰：「黃初三年，彰來朝。初彰問璽綬，將有異志，故來朝不即得見，有此恐懼而暴薨。」②魏志方伎傳曰：「文帝問占夢周宣吾，『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，何謂？』宣悵然不對。帝固問之。宣曰：『陛下家事雖欲爾，而太后不聽，是以欲滅更明耳。』帝欲治弟植之罪，逼於太后，但加貶爵。」

王渾後妻，琅邪顏氏女，王時爲徐州刺史，交禮拜訖，王將答拜，觀者咸曰：

「王侯州將，新婦州民，恐無由答拜。」王乃止。武子以其父不答拜，不成禮，恐非夫婦，不爲之拜，謂爲顏妾。顏氏恥之，以其門貴，終不敢離。

陸平原（機）河橋敗，爲盧志所讒被誅。臨刑嘆曰：「欲聞華亭鶴唳，可復得乎？」^①

【註】^①王隱晉書曰：「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，使陸爲都督前鋒諸軍事。」機別傳曰：「成都王長史盧志，與機弟雲趣舍不同。又黃門孟玖求爲邯鄲令於穎，穎教付雲，雲時爲左司馬，曰：「刑餘之人，不可以君民！」玖聞此怨雲，與志讒構日至。及機於七里澗大敗，玖誣機謀反所致，穎乃使牽秀斬機。先是夕夢黑幔繞車，手決不開，惡之。明旦秀兵奄至，機解戎服，箸衣帽見秀，容貌自若，遂見害，時年四十三。軍士莫不流涕。是日天地霧合，大風折木，平地尺雪。」干寶晉紀曰：「初陸抗誅步闡，百口皆盡，有識尤之。及機雲見害，三族無遺。」^②八王故事曰：「華亭，吳由拳縣郊外墅也，有清泉茂林。吳平後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。」語林曰：「機爲河北都督，聞警角之聲，謂孫丞曰：「聞此不如華亭鶴唳。」故臨刑而有此嘆。」

劉琨善能招延，而拙於撫御，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，其逃散而去亦復如

此所以卒無所建。

【註】鄧粲晉紀曰：「琨爲并州牧，糺合齊盟，驅率戎旅，而內不撫其民，遂至散軍失士，無成功也。」

王平子始下，丞相（王導）語大將軍（王敦）：「不可復使羌人東行。」平子面似羌。

王大將軍起事，丞相兄弟詣闕謝，周侯深憂諸王，始入甚有憂色。丞相呼周侯曰：「百口委卿！」周直過不應。既入，苦相存救。既釋，周大說飲酒。及出，諸王故在門，周曰：「今年殺諸賊奴，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。」大將軍至石頭，問丞相曰：「周侯可爲三公不？」丞相不答。又問：「可爲尙書令不？」又不應。因云：「如此，唯當殺之耳！」復默然。逮周侯被害，丞相後知周侯救己，嘆曰：「我不殺周侯，周侯由我而死，幽冥中負此人！」

【註】虞預晉書曰：『敦克黃邑，參軍呂濬說敦曰：「周顛戴濶，皆有名望，足以惑衆。視近日之言，無慙懼之色，若不除之，役將未歇也。」敦卽然之，遂害濶顛。初濬爲臺郎，濶既上官，素有高氣，以濬小器待之，故售其說焉。』

王導、溫嶠俱見明帝，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，溫未答，頃王曰：『溫嶠年少未諳，臣爲陛下陳之。』王迺具敍宣王創業之始，誅夷名族，寵樹同己，及文王之末，高貴鄉公事。明帝聞之，覆面箸牀曰：『若如公言，祚安得長！』

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：『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。』有人答曰：『唯周侯、邑五馬領頭而不克。』大將軍曰：『我與周洛相遇，一面頓盡，值世紛紜，遂至於此！』因爲流涕。

【註】鄧粲晉紀曰：『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樽，臨當成都馬頭被殺，因謂曰：「周奕世令望，而位不至三公，伯仁垂作而不果，有似下官此馬。」敦慨然流涕曰：「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，披襟使許之三公，何圖不幸，王法所裁！悽愴之深，言何能盡！」』

溫公（嶠）初受劉司空使勸進，母崔氏固駐之，嶠絕裾而去。迄於崇貴，鄉品猶不過也。每爵皆發詔。

【註】○溫氏譜曰：「嶠父禕，娶清河崔叅女。」虞預晉書曰：「元帝卽位，以溫嶠爲散騎侍郎，嶠以母亡，逼賊不得往臨葬，固辭。詔曰：「嶠以未葬，朝議又頗有異同，故不拜，其令入坐議，吾將折其衷。」」

庾公（亮）欲起周子南，○子南執辭愈固，庾每詣周，庾從南門入，周從後門出。庾嘗一往奄至，周不及去，相對終日，庾從周索食，周出蔬食，庾亦彊飯極歡，并語世故，約相推引，同佐世之任。既仕，至將軍二千石，而不稱意，中宵慨然曰：「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！」一嘆遂發背而卒。

【註】尋陽記曰：「周邵，字子南。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，庾亮臨江州，聞翟周之風，束帶躡履而詣焉。聞庾至，轉避之。亮復密往，值邵彈鳥於林，因前與語。還便云：「此人可起。」卽拔爲鎮蠻護軍西陽太守。」其集載與邵書曰：「西陽一郡，戶口差實，非履道真純，何以鎮其流遁？詢之朝野，僉曰足下。今具上表，請足下臨之。」

，無讓。』

阮思曠奉大法，敬信甚至，大兒○年未弱冠，忽被篤疾，兒既是偏所愛重，爲之祈請三寶，晝夜不懈，謂至誠有感者，必當蒙祐。而兒遂不濟，於是結恨釋氏，宿命都除。

【註】○阮氏譜曰：『牖字彥倫，裕長子也。仕至州主簿。』

桓宣武（溫）對簡文帝，不甚得語，廢海西後，宜自申敍，乃豫撰數百語，陳廢立之意。既見簡文，簡文便泣下數十行，宣武矜愧，不得一言。

桓公臥語曰：『作此寂寂，將爲文景所笑！』既而屈起坐曰：『既不能流芳後世，亦不足復遺臭萬載耶？』

【註】續晉陽秋曰：『桓溫既以雄武專朝，任兼將相，其不臣之心，形於音迹，曾臥對親僚撫枕而起曰：「爲爾寂寂，爲文景所笑！」衆莫敢對。』

謝太傅（安）於東船行，小人引船，或遲或速，或停或待，又放船從橫，撞人

觸岸，公初不呵譴。人謂公常無嗔喜，曾送兄征西（謝奕）葬還，日暮雨駛，小人皆醉，不可處分，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，聲色甚厲。夫以水性沈柔，入隘奔激，方之人情，固知迫隘之地，無得保其夷粹。

簡文見田稻不識，問：「是何草？」左右答：「是稻。」簡文還，三日不出云：「寧有賴其末，而不識其本？」

桓車騎（沖）在上明政獵，東信至，傳淮上大捷，語左右云：「羣謝年少大破賊。」因發病薨。談者以爲此死，賢於讓揚之荆。

【註】續晉陽秋曰：「桓沖本以將相異宜，才用不同，忖己德量不及謝安，故解揚州以讓安。自謂少經軍鎮，及爲荊州，聞苻堅自出淮肥，深以根本爲慮，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。時安已遣諸軍，且欲外示閒暇，因令沖軍還。沖大驚曰：「謝安乃有廟堂之量，不閑將略。吾量賊必破襄陽，而并力淮肥，今大敵果至，方遊談示暇，遣諸不經事年少，而實寡弱，天下誰知，吾其左衽矣！」俄聞大勦克舉，慚慨而薨。」

桓公(玄)初報破殷荊州(仲堪)曾講論語至「富與貴，是人之所欲，不以其道得之不處。」玄意色甚惡。

周祗隆安記曰：「仲堪以人情注於玄，疑朝廷欲以玄代己，遣道人竺僧憊齋寶物，遣相王寵幸媒尼左右，以罪狀玄，玄知其謀而擊滅之。」

紕漏第三十四

王敦初尙主，○如廁，見漆箱盛乾棗，本以塞鼻，王謂廁上亦下果，食遂至盡。既還，婢擊金澡盤盛水，琉璃盃盛澡豆，因倒箸水中而飲之，謂是乾飯。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。

【註】

○敦尙武帝女舞陽公主，字修禕。

元皇初見賀司空(循)言及吳時事，問「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？」司空未得言，元皇自憶曰：「是賀劭。」○司空流涕曰：「臣父遭遇無道，創巨痛深，無以仰答明詔。」元皇愧慙，三日不出。

【註】

○劭，卽循父也。皓凶暴驕矜，劭上書切諫，皓深恨之。親近憚劭真正，譖云謗

毀國事，被詰責。後還復職，劭中惡風，口不能言語，皓疑劭託疾，收付酒藏，考掠千數，卒無一言，遂殺之。

蔡司徒渡江見彭蜺大喜曰：「蟹有八足，加以二螯。」令烹之。既食，吐下委頓，方知非蟹。後向謝仁祖說此事。謝曰：「卿讀爾雅不熟，幾爲勸學死。」

任育長○年少時，甚有令名。武帝崩，選百二十挽郎，一時之秀彥。育長亦在其中。王安豐選女壻，從挽郎摻其勝者，且擇取四人，任猶在其中。童少時神明可愛，時人謂育長影亦好。自過江，便失志。王丞相（導）請先度，時賢共至石頭迎之，猶作疇日相待，一見便覺有異，坐席竟下飲，便問人云：「此爲茶爲茗？」覺有異色，乃自申明云：「向問飲爲熱爲冷耳。」嘗行從棺邸下度，流涕悲哀。王丞相聞之曰：「此是有情癡。」

【註】○晉百官名曰：「任瞻字育長，樂安人。父琨，少府卿。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。」

謝虎子○嘗上屋薰鼠，胡兒旣無由知，父爲此事，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，

戲笑之，時道此非復一過。太傅（謝安）既了己之不知，因其言次，語胡兒曰：「世人以此謗中郎（謝據），亦言我共作此。」胡兒懊熱，一月日閉齋不出。太傅虛託引己之過，以相開悟，可謂德教。

【註】○虎子，據小字。據字玄道，尚書褒第二子。年三十三亡。

殷仲堪父○病虛悸，聞牀下蟻動，謂是牛鬪。孝武不知是殷公，問仲堪：「有一般病如此不？」仲堪流涕而起曰：「臣進退唯谷。」

【註】○殷氏譜曰：「殷師，字師子。祖識，父融，並有名。師至驍騎咨議。生仲堪。」續晉陽秋曰：「仲堪父曾有失心病，仲堪腰不解帶，彌年父卒。」

虞嘯父○爲孝武侍中，帝從容問曰：「卿在門下，初不聞有所獻替。」虞家富春近海，謂帝望其意氣，對曰：「天時尚煥，鬻魚蝦鱖，未可致尋，當有所上獻。」帝撫掌大笑。

【註】○中興書曰：「嘯父會稽人，光祿潭之孫，右將軍純之子。少歷顯位，與王廞同

廢爲庶人。義旗初，爲會稽內史。」

王大喪後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，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：「荊州事已行。」國寶大喜，而夜開閣，喚綱紀話勢，雖不及作荊州，而意色甚恬。曉遣參問，都無此事，卽喚主簿數之曰：「卿何以誤人事邪？」

【註】晉安帝紀曰：「王忱死，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，孝武中詔用仲堪，乃止。」

惑溺第三十五

魏甄后惠而有色。先爲袁熙妻，甚獲寵。曹公之屠鄴也，令疾召甄，左右白：

「五官中郎已將去。」公曰：「今年破賊，正爲奴。」

【註】魏略曰：「建安中，袁紹爲中子熙娶甄會女。紹死，熙出在幽州，甄留侍姑。及

鄴城破，五官將從而入紹舍，見甄怖以頭伏姑御上，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，見其色非凡，稱歎之。太祖聞其意，遂爲迎娶，擅室數歲。」世語曰：「太祖下鄴，文帝先入袁尙府，見婦人被髮垢面，垂涕立紹妻劉後，文帝問知是熙妻，使令攬髮，以袖拭面，姿貌絕倫。既過，劉謂甄曰：「不復死矣。」遂納之。有子。」魏氏春秋曰：「五官將納熙妻也，孔融與太祖書曰：「武王伐紂，以姐己賜周公。」太祖以融博學，真謂書傳所記，後見融問之。對曰：「以今度古，想其然也。」」

荀奉倩與婦至篤，冬月婦病熱，乃出中庭自取冷，還以身熨之。婦亡，奉倩後少時亦卒，以是獲譏於世。奉倩曰：「婦人德不足稱，當以色爲主。」裴令（願）聞之曰：「此乃是興到之事，非盛德言，冀後人未昧此語。」

【註】 粲別傳曰：「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，自宜以色爲主。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，粲於是聘焉。容服帷帳甚麗，專房燕婉。歷年後，婦病亡。未殯，傅嘏往嘑粲，粲不明而神傷，嘏問曰：『婦人才色並茂爲難，子之聘也，遺才存色，非難過也，何哀之甚？』」粲曰：「佳人難再得！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，然未可易遇也。」痛悼不能已，歲餘亦亡。亡時年二十九。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，所交者一時俊傑，至葬夕，赴明者裁十餘人，悉同年相知名士也，哭之感慟路人。粲雖褊隘，以燕婉自喪，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。」

賈公閻後妻郭氏，酷妒，有男兒名黎民，生載周，充自外還，乳母抱兒在中庭，兒見充喜踊，充就乳母手中嗚之，郭遙望見，謂充愛乳母，卽殺之。兒悲思啼泣，不飲它乳，遂死。郭後終無子。

孫秀 〇 降晉，晉武帝厚存寵之，妻以姨妹蒯氏，〇 室家甚篤，妻嘗妒，乃罵

秀爲貉子。秀大不平，遂不復入。蒯氏大自悔責，請救於帝。時大赦，羣臣咸見，旣出，帝獨留秀，從容謂曰：「天下曠蕩，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？」秀免冠而謝，遂

爲夫婦如初。

【註】○太原郭氏錄曰：『秀字彥才，吳郡吳人。爲下口督，甚有威恩，孫皓憚欲除之，遣將軍何定遡江而上，辭以捕鹿三千口供廚。秀豫知謀，遂來歸化。世祖喜之，以爲驃騎將軍交州牧。』○晉陽秋曰：『蒯氏，襄陽人。祖良，吏部尙書。父鈞，南陽太守。』

韓壽○美姿容，賈充辟以爲掾，充每聚會，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，說之，恆懷存想，發於吟詠。後婢往壽家，具述如此，并言女光麗，壽聞之心動，遂請婢潛修音問，及期往宿。壽躑捷絕人，踰牆而入，家中莫知。自是充覺女盛，自拂拭，說暢有異於常。後會諸吏，聞壽有奇香之氣，是外國所貢，一著人則歷月不歇。○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，餘家無此香，疑壽與女通，而垣牆重密，門閣急峻，何由得爾，乃託言有盜，令人修牆。使反曰：『其餘無異，唯東北角如有人跡，而牆高非人所踰。』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，卽以狀對。充祕之，以女妻壽。

【註】①晉諸公贊曰：『壽字德真，南陽赭陽人。曾祖暨，魏司徒，有高行。壽敦家風，性忠厚。』②十洲記曰：『漢武帝時，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，大如雀卵，黑如桑椹，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。』蓋此香也。郭子謂與韓壽通者，乃是陳騫女，卽以妻壽，未婚而女亡，壽因娶賈氏。故世因傳是充女。

王安豐（戎）婦常卿安豐，安豐曰：『婦人卿壻，於禮爲不敬，後勿復爾。』
婦曰：『親卿愛卿，是以卿卿，我不卿卿，誰當卿卿？』遂恆聽之。

王丞相（導）有幸妾姓雷，頗預政事納貨，蔡公謂之雷尙書。

【註】語林曰：『雷有寵，生活，洽。』

仇隙第三十六

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，^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，^②後秀爲中書令，岳省內見之，因喚曰：「孫令憶疇昔周旋不？」秀曰：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？」岳於是始知必不免。後收石崇，歐陽堅石同日收岳。^③石先送市，亦不相知。潘後至，石謂潘曰：「安仁，卿亦復爾邪？」潘曰：「可謂『白首同所歸。』」^④潘金谷集詩云：「投分寄石友，白首同所歸。」乃成其讖。

【註】^①千寶晉紀曰：「石崇有妓人綠珠，美而工笛，孫秀使人求之，崇別館北邙下，方登涼觀，臨清水，使者以告，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：「任所以擇。」使者曰：「本受命者，指綠珠也，未識孰是？」崇勃然曰：「綠珠吾所愛，不可得也。」使者曰：「君侯博古通今，察遠照邇，願加三思。」崇不然，使者已出又反，崇竟不許。」^②王隱晉書曰：「岳父文德，爲琅邪太守，孫秀爲小吏給使，岳數蹴蹋秀，而不以人遇之也。」^③晉陽秋曰：「歐陽建字堅石，渤海人。有才藻，時人爲之語曰

：「渤海赫赫，歐陽堅石。」初建爲馮翊太守，趙王倫爲征西將軍，孫秀爲腹心，撓亂關中，建每匡正，由是有隙。』王隱晉書曰：『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，及謐廢，懼終見危，與淮南王謀誅倫，事泄，收崇及親暱以上皆斬之。初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，及收，與母別曰：「負阿母！」崇家河北，收者至曰：「吾不過流徙交廣耳。」及車載東市，始嘆曰：「奴輩利吾家之財。」收崇人曰：「知財爲害，何不蚤散？」崇不能答。』④語林曰：『潘石同刑東市，石謂潘曰：「天下殺英雄，卿復何爲？」』潘曰：「俊士填溝壑，餘波來及人！」』

劉瓛兄弟少時爲王愷所憎，嘗召二人宿，欲默除之。令作阮，阮畢，垂加害矣。石崇素與瓛琨善，聞就愷宿，知當有變，便夜往詣愷，問二劉所在。愷卒迫，不得諱，答云：『在後齋中眠。』石便徑入，自牽出同車而去。語曰：『少年何以輕就人宿？』

【註】 劉粲晉紀曰：「琨與兄瓛，俱知名，遊權貴之間，當世以爲豪傑。」

王大將軍（敦）執司馬愨王，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，當時不盡知

也。雖愍王家，亦未之皆悉。而無忌^①兄弟皆穉。王胡之與無忌，長甚相暱。胡之嘗共遊，無忌入告母。母請爲饌，母流涕曰：『王敦昔肆酷汝父，假手世將。』^④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，王氏門彊，汝兄弟尚幼，不欲使此聲著，蓋以避禍耳。』無忌驚號，抽刃而出，胡之去已遠。

【註】^①晉陽秋曰：『司馬丞字元敬，譙王遜子也。爲中宗相州刺史，路過武昌，王敦與燕會，酒酣，謂丞曰：『大王篤實佳士，非將御之才。』對曰：『焉知鋌刀不能一割乎？』敦將謀逆，召丞爲軍司馬，丞嘆曰：『吾其死矣！地荒民解，勢孤援絕，赴君難忠也，死王事義也，死忠與義，又何求馬？』乃馳檄諸郡。丞赴義，敦遣從母弟魏乂攻丞，王廙使賊迎之，薨於車。敦旣滅，追贈驃騎，諡曰愍王。』^②無忌別傳曰：『無忌字公壽，丞子也。才器兼濟，有文武幹，襲封譙王衛軍將軍。』^③司馬氏譜曰：『丞娶南陽趙氏女。』^④王廙別傳曰：『廙字世將。祖覽，父正。廙高朗豪率。王導庾亮遊於石頭，會廙至，爾日迅風飛颿，廙倚船樓長嘯，神氣甚逸。導謂亮曰：『世將爲復讎事。』亮曰：『正足舒其逸耳。』性倨傲，不合己者面拒之，故爲物所疾。加平南將軍薨。』

應鎮南○作荊州，王脩載，譙王子無忌，同至新亭與別，坐上賓甚多，不悟二人俱到，有一客道：『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（王敦）意，正是平南所爲耳。』無忌因奪直兵參軍，刀便欲斫，脩載走投水，舸上人接收得免。

【註】○王隱晉書曰：『應詹字思遠，汝南南頓人；璩曾孫也。爲人私長有淹度，飾之以文才。司徒何充歎曰：「所謂文質之士！」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。』中興書曰：『褚裒爲江州，無忌於坐拔刀斫者之，裒與桓景共免之。御史奏無忌欲專殺害，詔以贖論。』前章旣言無忌母告之，而此章復云客斫其事；且王廙之害司馬丞，遐邇共惜，脩齡兄弟豈容不知？孫盛之言，皆實錄也。

王右軍素輕藍田，藍田晚節論譽轉重，右軍尤不平。藍田於會稽丁艱，停山陰治喪，右軍代爲郡，屢言出弔，連日不果，後詣門自通，主人旣哭，不前而去，以陵辱之。於是彼此嫌隙大構，後藍田臨揚州，右軍尙在郡，初得消息，遣一參軍詣朝廷，求分會稽爲越州，使人受意失旨，大爲時賢所笑。藍田密令從事數

其郡諸不法，以先有隙，令自爲其宜。右軍遂稱疾去郡，以憤慨致終。

【註】中興書曰：「羲之與述志尚不同，而兩不相能。述爲會稽，艱居郡境，王羲之後爲郡，申慰而已，初不重詣，述深以爲恨。喪除，徵拜揚州，就徵，周行郡境，而不歷羲之。臨發，一別而去。羲之初語其友曰：「王懷祖免喪，正可當尙書投老，可得爲僕射，更望會稽？」便自邈然。述旣顯授，又檢校會稽郡，求其得失，主者疲於課對，羲之恥慨，遂稱疾去郡，墓前自誓不復仕。朝廷以其誓苦，不復徵也。」

王東亭與孝伯語，後漸異，孝伯謂東亭曰：「卿便不可復測！」答曰：「王陵廷爭，陳平從默，但問克終云何耳！」

【註】漢書曰：「呂后欲王諸呂，問右相王陵，以爲不可。問左丞相陳平，平曰可。陵出讓平。平曰：「面折廷爭，臣不如君；全社稷，定劉氏，君不如臣。」晉安帝紀曰：「初王恭赴山陵，欲斬國寶，王珣固諫之，乃止。旣而恭謂珣曰：「此日視君，一似胡廣。」珣曰：「王陵廷爭，陳平從默，但問克終如何耳。」」

王孝伯死，縣其首於大桁，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，執視首曰：「卿何故

趣欲殺我邪？」

【註】續晉陽秋曰：「王恭深懼禍難，抗表起兵，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。恭敗，走曲阿，爲湖浦尉所擒。初道子與恭善，欲載出都，面相折數，聞西軍之偪，乃令於兒塘斬之，梟首於東桁也。」

桓玄將篡，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，庾夫人曰：「汝等近過我餘年，我養之，不忍見行此事。」

【註】○桓氏譜曰：「桓沖後娶潁川庾茂女，字姚。」晉安帝紀曰：「脩少爲玄所侮，言論常鄙之，脩深憾焉，密有圖玄之意。脩母曰：「靈寶視我如母，汝等何忍骨肉相圖？」脩乃止。」